

但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商品裏就已經包含了胎芽。因此爲的分析資本主義恐慌的機構，要從頭轉來研究單純商品生產，從牠來認識在牠裏面所包含的恐慌可能性。

恐慌的

可能性及必然性

當生產帶有自然性質的時候，個別的生產者是彼此互不依存的。當只是把剩餘品來交換的時候，生產者對市場的依存性還不很大。甚至在那種場合，即令他不能交換自己的剩餘品，生產也仍能繼續下去。

當生產品從最初就是當做商品來生產，目的是在市場上銷售的時候，從這時起，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商品是賣爲貨幣，但這是意味着：

『倘若沒有別人購買的話，則誰也不能出賣。』（資本論一卷一三二頁）

那末，對於這個人是出賣，對於別個人就是購買。倘若織工把粗布賣給農民，那末對農民這是購買，而對織工則是出賣。這樣看來，買與賣是統一的。但同時，他們自己間却是分離的，是彼此獨立的。

『誰也沒有義務，僅是因爲他已經賣出了，就要立即去購買。』（同上）

賣出了自己的粗布的織工，能够把貨幣留起來，不去完成新的購買。

但在商品生產的時候，個別的個人，他們自己中間是密切地聯繫着的，而且這種社會聯繫，是站在他們的監視以外。織工能够出賣自己的粗布，僅是因爲農民已經賣出了小麥。農民能够出賣小麥，僅是因爲麵包匠已經賣出了他所烙好的麵包，及其他等等。倘若在這種長長的互相聯繫着的生產者的行列中，某人賣出了自己的商品而不購買別的商品，那末就能够引來銷售的停滯。在這裏，遂包括了恐慌的可能性，牠是早已存在單純商品生產及流通裏的。

信用對這種恐慌可能性帶來了愈益向前的發展，在信用中出賣的時候，貨幣由買者交給賣者，是在賣者把商品交給買者經過一定時期以後。貨幣在這裏，是用做支付手段的。但信用却聯繫着全系列的生產者連鎖的相互關係。倘若鎖鍊的一環發生了停滯，那末整個的連鎖就會受到打擊，即是就會發生恐慌。倘若在賒貸中由農民購買了小麥的麵包匠，到期不能對他付給貨幣，那末輪到農民，也就不能對織工等等清付了。當做支付手段的貨幣的機能，把單純商品生產及流通下已經有了的恐慌可能性，引到了愈益向前的發展。

商品生產造出了恐慌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恐慌纔成了必然的。

市場巨大地擴張了。商品是在巨大的數量中生產着。生產的目的是吸取利潤。降低了大眾的生活水準。個別生產間的聯繫成了愈益密切的。其間，企業的全權主人，却是個別的資本家。

在單純商品生產的時候，生產品是牠的生產者的私有物。但這是他自己個體勞動的生產品。在至極的場合，手工業生產的生產品。除包括店主自身的勞動外，還包括有他的職工及學徒的勞動。然而商品却仍是微小的，細碎的生產的生產品。

生產的社會  
性和占有的  
私有資本  
主義的形態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則是別樣。這裏，大規模的企業是屬於個別資本家，在這種企業裏，有成百成千的僱傭工人在工作。這些企業製出了巨大數量的商品。在每個企業裏，勞動是由多數工人共同來進行。個別的企業，都是以最密切的形式，用成千的絲線在自己中間聯繫着：一個對別個供給原料，半製品，補助的材料，機械，機器等等。個別工人的各種工作，結成了一個統一的奔流。

生產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採取社會的性質。這已經不是先前手工業者的小生產了。資本主義使勞動社會化了。每個個別的工作，都成了好像巨大機器的一個小螺旋。



然而這種社會化了的勞動的生產品屬於誰呢？這些生產品是屬於資本家共同勞動的生產品，受到個別資本家私有的剽竊，企業的所有者，把在他的企業上所生產的，並事實上表現為社會生產全部生產品的有效部分剽竊為己有。幾千，幾百萬工人結合起來的勞動的生產品，是受到少數一羣資本家的完全支配，這些資本家並且支配着生產的命運。

在這裏，包含着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

『一切生產，是像這樣鎔合成了統一的社會生產過程，而其間，每個生產，却由個別資本家來管理，依於他的專斷，把社會生產品弄成了他的私有財產。』（伊里奇全集一卷九二頁）

資本主義的工場和工廠，其中結合着好幾千人呻吟的勞動。這些企業中的每個工作，都是對於整個社會生活上所必需的。這些工場及工廠，都利用着一切社會發展的力量，一切科學及技術的力量，幾百幾千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力量。但這些工廠却屬於少數資本家，他們是帶着求利的目的，帶着吸取利潤的目的來經營事業。

資本主義以大生產代替了小生產。以社會的生產代替了個人的生產。在個人生產的時候，關於勞動生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甚至就不能發生。牠自然是屬於生產牠的那個人。以後，這種生產品榨取階層的代表就能由生產者奪去了。在資本主義的時候，社會勞動的生產品，佔有他們的不是生產牠的人，而是資本家。生產按其性質是成了社會的。但與這平行，却保留着個人的佔有，而且他在資本主義的時候，佔有中已經不僅包括着自己勞動的生產品，而且包括了別人勞動的生產品。因此

『生產的形態，和佔有的形態成了不容和解的矛盾。』（伊里奇全集一卷九二頁）

正是這種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社會性和佔有私有性間的矛盾——把恐慌在資本主義時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

資本主義  
的根本矛  
盾怎樣顯  
現出來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性質間的矛盾——在許許多多的形態中顯現出來了。首先牠是在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間的矛盾的形式中顯現出來了。

『在集中於資本家手中的生產手段，和除勞動力外把一切都喪失了的生產者中間，完成了充分的破裂。』（恩格斯反杜林論二五六頁）

再生產與資本積蓄，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一方面是引到了把無數量財富，在少數一羣資本家手中的增長，另一方面却引到了榨取，壓迫和貧窮的增長，但與之同時，更引到了普羅列塔利亞廣大羣衆鬥爭的憤激及意志的成長。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是明顯地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即是在無計劃性中曝露出來了。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增大着生產的無規律性，無秩序性，無計劃性。把巨量的商品拋到市場上，其間，市場能够容納多少，却是不知道的。

由於布爾喬亞尋求利潤，瘋狂地在種種商品中發展了生產。在資本主義下，這種商品和那種商品是一樣好，只要牠能給與企業者更多的利潤。每個企業者，都趨向儘可能大的去擴大生產規模，大則對他利潤越多。完全顯然，在這種追求利潤中，在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鬥爭中間，不可避免地會破壞那種維持各種部門間的適應所必需的複雜條件。



『在社會生產中，是無政府狀態統治着。但商品生產和一切其他的生產形態一樣，却有牠自己所固有的及和牠不可分離的法則，這種法則，雖然是無政府狀態，却在無政府狀態中，並以無政府狀態為中介而顯現出來。』（恩格斯反杜林論九五頁）

資本主義激化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強化了個別企業上的勞動組織。企業上的生產組織，是幫助資本主義殺敗小生產的強有力的武器。

『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是以個別工場上生產的有組織，和全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間的對立現於表面。』（恩格斯反杜林論三五八頁）

因為自己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資本主義一方面引到無限的擴大生產，而另一方面引到相對的縮小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生產傾向無限的增大  
 資本主義生來就是傾向無限擴大生產及生產的可能性。每個資本家都有自己的目的，是儘可能獲取更多的利潤。但求達到這種目的，他必須擴大自己的企業，僱傭補充的工人，拋出更多的商品。

豺狼的競爭法則，強制每個資本家愈益擴大自己的生產，改良技術，引用新的機器。但應用新技術，是來擴大生產的可能性。依照恩格斯特有的說法，是使『勞動的原野成了戰場。』（反杜林論二五八頁）在這種戰鬥中，個別資本家都放出各種各樣的武器。以更低的價格拋出的大批商品，這是有最大作用的一種武器，特別是在前帝國主義時代。

信用的發展，給與了個別資本家擴大生產的可能性，遠超過他們自己資本的規模所能達到的那種界限。

銀行給與了他們對別人資本的處分權。他們使用這種資本以購買補充的機器及原料，以愈益擴大生產。信用在競爭的鬥爭中，用做了強有力的武器。

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利潤率不斷的趨向減低，也鞭策着資本家去擴大生產。他們努力增大利潤的數量，以補償利潤率的下落。但求能增加利潤的數量，就必需擴大生產的規模，增加所製成的商品的數量。

資本家都努力一個追越一個來擴大生產。他們

『爭先地投身在這種一般雜亂的對利潤的追求中，因自己難能抑制的貪慾，來癡狂地提高價格，來加強生產，並造出了更多的混亂及騷擾。某種捉住了最平靜的及最鍊達的人的瘋狂的活躍一開始，就都着手來鍛冶，紡紗，織布，在巨大的數量中來生產一切可能的商品，彷彿是要煥然一新地把一切來對全人類供給一樣。』  
(恩格斯英國勞動者羣的狀況三七七頁)

但這種生產的擴大，却引起了『消費沒有相適應的擴大』(伊里奇全集三卷三一頁)在這裏，種根了囊括資本主義生產的，恐慌狀態中週期打擊的必然性。

有支付能  
力的需求  
要相對縮小

擴大生產，資本家常常很少有關心滿足勞動大眾的需要。他們只有關心自己私有的利益。這是社會的生產握在少數一羣——資本家手中的直接結果。

為的取得利潤，資本家應當出賣自己的商品。為的這樣，他就需要尋找購買者。購買者當然是國民大眾，因為商品是以巨大的數量生產了。

『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十分之九的國民都是窮人；是領取最貧乏工資的工人，是大批比工人生活得還更壞的農民。』(伊里奇全集四卷一六六頁)



追求利潤，一方面引到生產的擴大，但另一方面，牠把廣大的勞動大眾引到了貧窮化。資本家採用新的機器，這些機器縮減了工人手的需要，把『多餘的』工人擲到了街頭，並被剝奪了生存資料。

『在資本使勞動成爲更生產的那種程度中，就和資本數量的比較說來，資本對勞動的需要是減少了。』  
(卡爾)

產業預備軍的存在，是資本家手裏反對勞動鬥爭中的强有力的武器。資本家把工資減低到了極限。工人不僅是相對地貧窮，而且是絕對地貧窮。國民全體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就和生產巨大成長的比較說來，是相對地縮小了。

資本家怎樣爭奪商  
品的銷路  
競爭。  
爲的獲取利潤，不只是生產商品就完了，且必需找尋牠的購買者。資本家中間進到了狂暴的

書籍中引來的，如下一段美國競爭中的決鬥半滑稽的記述指示出來了：  
「我得到結論，倘若我接受一切由廣告得來的忠告的指導，就會把我引到最可笑的攝生及滑稽化的生活。」

「乘鐵路去旅行」——有一系列的廣告在介紹着。這些啓事應當是鐵路公司來公佈，但天鵝絨的工場家却也能這樣去做。他們能夠來計算，倘若乘鐵路去旅行的人民愈多，那末客車裏的天鵝絨就會磨損得更多，則鐵路也就被迫要更多的來購買牠了。

「但我却從別一方面一大系列的廣告中遇到對立的要求，這些廣告却勸告我『更多的留在家裏，』牠並這樣活現地描述着家庭生活的美妙。我的行李都已經包裝好了，以便乘鐵路去旅行（到對於旅行能夠到

的各地去)當我一眼看到這些「家庭」廣告中一個的時候,我即刻就解開了自己的物件,並着上了便鞋。這些東西我都有。顯然,這一類的「家庭」廣告,是便鞋工場家聯合會所公佈的。

「倘若我如同做肉饅頭生產的國民公司所宣傳的一樣,就去吃更多的肉饅頭,如同豆製品的生產者所主張的一樣,去吃更多的豆製品,如同製冰人協會所勸告的一樣,去喝更多的冰淇淋,如同西印度香蕉生產者所推薦的一樣,去吃更多的香蕉,如同蘆筍國際消費者協會所忠告的一樣,去吃更多的蘆筍——我想,最後就要接受那個最後的公司的忠告,牠的標語是「請用更多的棺材。」

「好些這種間接及直接忠告的來源,有時是非常神祕和微妙的深刻地攪亂着讀者。我想這是工場家在對我說:「請吃更多的糖果,」——但突然發現末尾微細的簽名,牠却指出了廣告的作者是牙醫聯合會。

「這幾乎把我引到了難能希望安靜的激怒,——在同一天裏,所碰到的製造褲子的工場家的廣告,這個廣告對我宣傳要更多的坐着,而別一個靴底工場家聯合會的廣告,牠却又對我勸告要更多的站着。」

生產過剩

的恐慌

由何發生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出現了生產可能性巨大增長,與勞動大眾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縮小間的最深刻的矛盾。生產力進到了無限的增長。但這種趨向,却不可避免地要和廣大勞動羣衆的消費有限的範圍相抵觸。榨取的增大,這不僅意味着生產的增大。榨取的增大,並且意味着大眾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的縮小,意味着商品銷售可能性的縮小。工人和農民大眾的購買能力,停在很低的水準上。

這種情況,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方式間的矛盾——不可避免的結果。由這裏發生了資本主義時期生產過剩恐慌的必然性。



『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基礎，牠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自身的體制裏。恐慌的基礎，是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結果佔有的資本主義形態間的矛盾裏。資本主義的這種根本矛盾的表現，是在期待取得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的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可能性巨大的增長，和資本家在任何時期，都努力把他們的生活水準限於最小界限中的，好幾百萬勞動大眾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的縮小，這兩者間的矛盾裏面。爲的在競爭中得勝及榨出更多的利潤，資本家被迫發展技術，引用合理化，加強榨取工人，並把自己企業生產的可能性提高到極限。爲的誰也不對誰落後，全體資本家都被迫這樣或那樣來採納這種瘋狂發展生產可能性的方法。但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在最後決算中是基本購買者的好幾百萬工農大眾的購買能力，却停留在最低的水準上。由這裏發生了生產過剩的恐慌。』（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〇——三五二頁）

資本主義的恐慌，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時期，就伴隨着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的工業發生之初，恐慌就震撼着資本主義，經過一定的期間又反復着。恐慌是隨着資本主義制度同時出生。在一百多年的期間，牠們每經過八——十二年，就對資本主義世界撼擊一次。

第一次的一般恐慌，爆發在一八二五年以後，恐慌在一八三六年，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七年，一八七三年，一八九〇年，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七年都重複了。從一八四七年起，恐慌不僅是包括一個國家，而是包括了帶有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國家。

如同由這種恐慌年代的約說中所看到的一樣，恐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全期間，經過一定期間就重複着。在資本主義下，恐慌是顯有週期性的（即是牠們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重複着）。一個恐慌與個別恐慌中間，資本主義的工業演着一定的循環（或是說週期）。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的時期，恐慌通常是代替爲蕭條，以後

這種蕭條逐漸地轉到穩健的靈活，但輪到靈活遂又代替為繁榮，當時追求利潤及擴大，生產却達到最高的界限。那時恐慌又從新襲來了，於是又從頭開始着整個循環。

恩格斯以如下的形式，說明了由一個恐慌到別個恐慌間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行程。

『從一八二五年開始，當時爆發了第一次的一般恐慌，整個的工業界及商業界，一切文明民族，以及他們或多或少野蠻的鄰人的生產和交換，大體十年就有一次出軌。商業停止了，市場充滿了大批找不到銷路的生產品，現金由流通中消失了，信用破壞了，工場停工了，工人喪失了一切生活資料，原因是他們對這些資料生產了過分太多的數量。一個接連着一個破產，一個跟着一個拍賣。當所積聚的商品沒有銷散的時候，自然是按照或多或少減低了的價格，當生產和交換的運動還沒有恢復的時候，蕭條延長到整年累月，大批的生產力及生產品都破壞了，都浪費了。運動是一步一步地加速起來，慢步代替為快步。產業的快步轉到跑步，跑步又把自己的地位讓給了狂奔。工業，商業，信用及投機，都是在做真正的障礙物賽跑。但在拼命的飛跑以後，又從新跌進了崩解的陷坑。每次從頭又都是這樣。』（恩格斯反杜林論二〇六頁）

在大戰以後的時代，資本主義的這種圖畫變更了。資本主義現在是經歷着衰落，牠是活生生地在朽腐着。現在的恐慌，比較先前任何時候，是無比及更有力的震撼着牠的基礎。先前的產業循環的發展，是顯著地變質了。產業的興旺，在許多國家完全沒有，在別一些國家牠却很薄弱，而且也是非常短促的。因此，在現今的恐慌期間，是愈益深進地在沒落。

恐慌週  
期的原因

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基礎，如同我們看到的，是種根於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伴隨着資本主義從出生以至滅亡。然而恐慌



却僅是一時一時的爆發着，牠們不是帶有繼續不斷的性質。

『在恐慌的時候，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佔有間的矛盾，這兩種敵對的力量，轉到了殘酷的衝突。商品流通立時中斷了；貨幣由流通工具成了牠的障礙；商品生產及流通的一切法則都相反地作用起來了。』（恩格斯反杜林論二六〇頁）

新的生產擴大是以如何的形式來進行呢？在恐慌爆發了及經濟生活陷於荒涼以後，對於由衰落轉到靈活需要一定的激動。這種使生產生產手段的主要工業部門進到靈活的激動，是企業的翻新設備。工場，工廠在恐慌以後，需要新的更好的設備。牠們定購機器，這創出着一直達到工業最僻遠的角落的新的波浪。其間，能够估計企業的設備，平均大約能用十年。這樣看來，大約是經過十年的期間，工業就需要更新固定資本。大約經過十年的期間，工業就能取得那種由更新企業設備所給與的激動。

『布爾喬亞以怎樣的方法來克服恐慌呢？一方面是被迫破壞大批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是侵奪新市場及更澈底的榨取舊市場。有什麼結果呢？在這裏，牠準備了更全面的及更有力的恐慌，並減少了對牠們預防的手段。』（卡爾及恩格斯著作選集一卷一五八頁）

### 三 布爾喬亞如何解釋恐慌

在自己的祖國沒

有預言者

一九二九年秋天，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世界任何時候都未曾知道過的，如此深刻及尖銳的恐慌。恐慌的根源地是美國。恐慌以最大的力量襲擊了這個國家。

恐慌爆發起來，對於布爾喬亞和他的政治家及學者，好像是晴天霹靂。在恐慌的前後，他們還

在宣傳着千載「繁榮的」王國。「繁榮的」主要國家，恰恰這就是美國。歐洲的布爾喬亞及其第二國際陣營內的從僕，束裝到這裏作專門的旅行，目的是去揭發美國「繁榮的」「秘密」，並把這樣奇蹟的藥方，搬到貧窮化的歐洲來。

美國總統卡爾溫柯立芝，把自己的職位讓給從新當選的格爾伯爾特·胡佛，在他致國會的告別書裏，寫過如下的幾行。

「任何時期，議會觀察國家的情況，在自己前面都沒有比較現在更順利的光景。……我們的奮發及勤勉創造的巨大財富，感謝我們的經濟，我們積蓄着了，分配在我們國民最廣大的階層中間了。生活水準，越過了必需的最小限度生活的範圍，提高到了奢侈的程度。增大了的工業生產品，由於增大了的需要，及擴大了的對外貿易，都容納下去了。國家現在看來是能夠滿足，對於將來也能够樂觀。」

從美國政府的領袖記述了這些驕傲的字句時候起，沒有經過一年，恐慌就以全力爆發了。

關於「無  
恐慌的」  
資本主義  
的傳說

卡爾早就指摘了他同時代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說他們把每次恐慌都解釋為「例外」，只要恐慌一過去，就認定這是最後的恐慌。這確實和布爾喬亞對於戰爭的問題所表現的一樣。把每次戰爭都解釋為最後的戰爭。只要戰爭一過去，就開始熱烈的準備新戰爭。

關於資本主義無恐慌發展的傳說，布爾喬亞及其第二國際陣營中的從僕們，特別熱中地在現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前夜宣傳過。當恐慌爆發了的時候，布爾喬亞及其從僕們，長期間企圖裝做彷彿絕對沒有發生的樣子。僅是等到還要更加否定就成了完全不合理及滑稽的時候，他們纔「承認」恐慌的襲來。

布爾喬亞如何解釋恐慌呢？他們若是承認實際的原因，——就是承認資本主義體制的破產。但布爾喬亞



對於這事正是畏之如火。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不去觀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機構，他們僅是敘述那種現於布爾喬亞社會表面的現象。他們企圖以恐慌個別的徵候，來搪塞牠的根本原因。

在恐慌的時候，商品找不到銷路。一切資本家都突然絕對需要貨幣了。誰都感到貨幣缺乏。沒有什麼東西能拿來償付債務。沒有用來償付債務的貨幣，遂引到企業的崩解。銀行沒有支付公衆存款的能力，牠們都破產了。

恐慌的原因，是在貨幣中表示出來，因此許多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遂由這裏作出了結論。他們並製出了種種『醫治』貨幣制度之魔術般的方法及其組織，在這下面，恐慌好像就會排除似的。

別一些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企圖把恐慌解釋為消費不足或是不均衡。對這，要更詳細的來討論。

消 費	和	生 產
--------	---	--------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滿足消費，而是利潤。因此卡爾和恩格斯說過，在資本主義下，是『為生產而生產，為積蓄而積蓄』支配着。

然後在最後的結算中，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是和消費聯繫着的，是依存於消費的。在這裏，包含着無疑的矛盾。但這種

『矛盾，不是空論，而是實際的生活。』（伊里奇全集二卷四一三頁）

資本主義，隨着生產趨向無限的增大，同時更具有使廣大的國民羣衆，把消費減低到最可憐的水準的趨向。資本主義市場的廣大，在一定的程度裏，是依藉生產手段市場的增大來進行，生產手段市場的增大，替自己能找到銷路，却是擴大企業的結果。然而應用這些生產手段的企業，歸結起來，仍是製出愈益增多着的大批用

做消費的商品。而消費資料的市場，却因無產大衆貧窮化的結果，而被限制被緊縮了。

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就已經存在。在那裏，牠包括爲在階層榨取下，生產常常不能保障滿足消費的需要。大衆的消費是非常低下的。所生產的生產品的絕大部分，都落在榨取者的手中；生產的水準並不很高。直接生產者是被註定了貧困及飢餓。大衆的消費不足是存在的。然而不是和忍飢受餓的大衆同時，却有過剩的商品霉爛在堆棧裏。

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帶有完全別樣的性質。牠

『只有使國民財富，是和人民貧窮的增長平行地在增長起來，社會生產力是和人民消費的增長不相適應的在增長起來，這些生產力不是利用在勞動大衆的利益上。』（伊里奇全集，二卷四二二頁）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不是生產跟着消費，而且相反，是消費跟着生產。牠們間的聯繫，僅是間接的，這種聯繫，只有在最後的結算裏纔能顯出來。

『雖然是間接的，但這種聯繫總是有；消費在最終的結算中，仍應當跟着生產，倘若生產力把生產引到無限的增大，而消費却被人民大衆的無產狀態所限制，那末矛盾在這裏是無可置疑的。』（伊里奇全集，二卷四二四頁）

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下不是根本的，而是派生的矛盾。牠是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形態間的矛盾——的必然結果。不理解這種聯繫，就會引到錯誤的結論。

例如民粹派把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認爲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他們從這裏作成了關於資本主義不



可能性的結論。他們說，生產不是跟着消費，牠却離開消費而在前面走得很遠的這種制度，是不能存在着。由於這種矛盾，民粹派遂作成結論，認為在資本主義下有經常恐慌的必然性。伊里奇在與民粹派的鬥爭中，指出了：『這種矛盾，不是意味着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性，但牠是意味着轉到高度形態的必然性。若是這種矛盾愈成爲有力的，則這種轉變無論客觀條件或主觀條件，即是工人對於矛盾的認識也就都會愈益發展起來。』

（伊里奇全集二卷四二四頁）

一些布爾喬亞的，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家，企圖專用消費不足來解釋恐慌。這裏，他們首先是抹殺了資本主義恐慌的特殊性，因爲在資本主義以前，就有消費不足。這裏，他們更準備了『療治』資本主義的種種欺騙方法的地盤，這些方法的目的是在於欺騙勞動大眾。所以倘若一切不幸都是在於『消費不足』，那末這只要略略提高消費——事情就算是解決了。由這裏作成『聰明伶俐』的結論，說資本家自身關心提高工人大衆的消費。像這樣，把恐慌由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侶伴，變爲僅是可遺憾的誤解的偶然結果。這種誤解，是由於資本家自己沒有看清自己的利益而推演出來的。所以無庸消滅資本主義，恐慌也是完全可以排除的。這類『理論』就在於努力證明這一點。

然而事實上，大眾的『消費不足』是資本主義根本矛盾不可避免的結果，而這種結果，當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是不能排除的事實上，資本主義不能取消生產的社會性；倘若回歸到小生產，那末這也就不是資本主義了。並確實和這一樣，牠也不能放棄私有資本主義的佔有。消滅了這種佔有，這也就是意味着消滅了資本主義。

『爲的消滅恐慌，必需消滅資本主義』（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頁）

生 產  
的 不 均  
衡 性

布爾喬亞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其他經濟學家，宣佈恐慌的唯一原因，是生產的不均衡性。他們說道：發生恐慌，僅僅是由於破壞了各部門間正常的相互關係。依照他們的確信，大眾有限的消費，對於恐慌沒有任何的關係：要是各個部門間都遵守正常的比例，這就會使一切都有秩序。

這種見解的擁護者之一，是俄國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圖干·巴郎羅夫斯基，曾用過下述的實例來解明他自己的意見：

「假使一切的工人直到一個都被機器代替了，在這種場合，這個唯一的工人，將運轉一切絕大多數的機器，並運用牠們來產出新的機器及資本主義階層的消費資料。消滅了工人階層，但這絕對不會妨礙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實現。」（譯者注：這裏第一句原文用字不適當，直譯應為「假使一切的工人直到一個都被機器代替了」，然而照下文的意思，却應當剩有一個工人，所以這是圖干的錯誤。）

這種實例，鮮明地曝露了這種「理論」的完全不合理，這種理論是說彷彿消費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沒有任何的意義。不用說，資本家非常希望把機器來代替一切工人。然而在沒有工人的地方，也就沒有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是建基在對工人階層的榨取上。關於會沒有工人階層的資本主義的那種幻夢，這是一種愚蠢。

而且也不能想像，生產部門間的相互關係，彷彿對於消費的容量能沒有任何關聯。誰也知道，生產是分做兩大類別：分做生產手段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伊里奇指出了：

『一定的消費狀態，是均衡性的因素之一。』（伊里奇全集二卷四〇〇頁）

把各部門間的比例，由消費的水準分離開來，這是不可能的。伊里奇極力說過：



『甚至在全社會是理想的——順暢的及均衡的再生產和流通的時候，生產的成長和消費的有限範圍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況且實際上實現的過程，不是帶着理想的——順暢的均衡性來進行，而只是在「困厄」、「動搖」、「恐慌」等等中間來進行。』（伊里奇全集二卷四一五——四一六頁）

被追求利潤所驅使的生產迅速的飛躍發展，及由於榨取的增大而來的人民貧窮的增大，其結果，遂經常的破壞生產各部門間所樹立的相互關係。因此卡爾多次地指示了，說『均衡的生產』和資本主義，是不能並存的東西。資本主義生來就是經常的變更及破壞各部門間的比例。而且趨向一定比例的事實本身，也僅是當做對於均衡性經常破壞的反動，當做對於不均衡性是反動而存在着。

說明了一九〇一年破壞性的恐慌，伊里奇就資本主義恐慌的原因寫着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不外是飛躍的，前進兩步後退一步的發展起來。（且有時兩步都退回來。）如同我們已經考察過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出賣的生產，為市場的商品生產。各個資本家都是各自孤獨地來管理生產，誰也不能確實知道，市場上需要何種生產品及多少數量。都是任意地在生產着，只是關心彼此互相追越而已。生產的數量不能和市場的需要相適應，這完全是當然的。且當巨大的市場，突然在前所未知的及巨大的新地域上擴張了的時候，這種可能性更特別大。』（伊里奇全集四卷一六五頁）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下生產的不均衡性，是確實無疑的事實。而且牠自己表現並不是『偶然地偶發的事件』。如同布爾喬亞的理論所表現的一樣。反之，牠是資本主義不能剝除的屬性。牠是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必然的結果。在分裂為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性質間矛盾的社會裏，對於各部門間必需的相互關係，是不外使用無數的動搖及均衡破壞的方法來樹立起來。

布爾喬亞的理論家，必需把不均衡性由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中割裂開來，是爲的把恐慌由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伴侶，而變做是由均衡破壞而來的，『偶然』產生的大意。所以只要樹立各部門間正常的相互關係，那時恐慌就會被排除，而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會依然生動和健全起來——這就是該種『理論』在最後結算中的全部意義。

#### 四 恐慌的意義

恐慌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行程，有着巨大的意義。在恐慌期間，特別鮮明地顯示了資本主義對於管束由自身生活所喚起的勢力無能爲力，特別顯明地曝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再生產的無政府性，無秩序性。而且，恐慌更曝露了資本主義的貪暴性質，在牠下面，耗費地毀壞了大量財富，同時廣大的人民羣衆，却甚至連最不可缺的需要都不得滿足。伊里奇說道：

『恐慌顯示了現代社會能够生產無比更多的，用來改善全體勞動人民生活的生產品，倘若土地，工場，機器等等，不是被由貧民吸出百萬財富的少數私有財產者所佔有的話。』（伊里奇全集四卷一六六頁）

恐慌銳化了階層的矛盾，惡化了工人的狀況，把失業增大到巨大的規模。恐慌迫使許許多多就對資本主義的關係說來，先前是和平或冷淡性質的工人，現在都來積極地參加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恐慌曝露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並顯示了牠滅亡的必然性。

恐慌及生  
產力與生  
產關係間  
的矛盾

最深刻的矛盾。恐慌鮮明地曝露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及把牠引到不可避免滅亡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



恐慌帶來了生產力巨大的浪費及消失。

『在商業恐慌的時候，不僅有系統地毀壞了製造品的巨大部分，而且有已經創造了的生產力的巨大部分。』（卡爾和恩格斯著作選集一卷一五七頁）

機器站着不動，機械生鏽，工場建築物放着朽腐。在恐慌的條件中，資本家特別毀滅了大批已成品以及生產手段。在現今的恐慌條件中，這種破毀更達到特別巨大的規模。巴西焚燒了大批咖啡，丹麥絕滅了良種的家畜。許多地方把牛乳倒在河裏，把魚拋在海裏。美國及加拿大把小麥來燃動機車。英國及德國拆毀了造船所，鎔礦爐，整個的工廠。

在恐慌的時期，恐慌大大的掠奪了社會主要的及基本的生產力——人類的勞動力。恐慌把幾十萬幾百萬工人擲到了街頭。牠把好幾百萬人委諸長期失業。失業延長到整年累月。達到一定年齡的工人，已經再沒有回去做工的希望。還未成年的這一輩的工人階層，也不能達到生產。勞動居民的青春，注定了無希望的生活。痛苦喪失了數年頑強工作所養成的熟練。學校裏面所訓練的技術人員——工程師的新幹部，不能求得應用所學得的知識；老工程師間也在汹涌着失業。

資本主義所膨脹的強大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狹窄的範圍內不能容納了。

『現在布爾喬亞的社會，好像魔術般所造出的強有力的生產手段及交通工具，却像魔術師一樣，對於他的魔咒所喚來的地下力量，他却沒有能力來管束。』（卡爾和恩格斯著作選集一卷一五七頁）

在恐慌的時候，

『資本主義生產的全機構，在牠所創造的生產力的重壓下破毀了。』（恩格斯反杜林論二六一頁）

有豐富的生產手段，消費資料及勞動力，但這裏却同樣破毀了再生產行程。

「這些生產手段變為資本的必要性，好像幽靈一樣，站在工人與生產手段及消費資料中間。牠唯一阻礙着物的生產動力和人的生產動力的結合。牠唯一妨害着生產手段變為生產品，且妨害了工人生活下去及勞動下去。」（恩格斯反杜林論二六一頁）

恐慌把鮮明的陽光，照現了資本主義制度歷史的有限性。恐慌對於資本主義，是用做死滅的威脅。恐慌曝露了資本主義對於在自己範圍內所成長的生產力今後管束的無能為力。

恐慌鮮明地圖解了引用排除布爾喬亞制度的矛盾的，並揭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無限廣漠的，革命的代替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無恐慌的發展

和恐慌以空前的力量，狂襲着的資本主義世界顯著的對比，是以迅速的速度，沿着不屈不撓上升的途徑，及歷史中無比繁榮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

社會主義的革命，從根破壞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他消滅了資本主義裂開着的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在蘇聯中止了存在。肅清了私有資本主義的佔有。社會的生產力不是握在少數一羣資本家的手中，而是握在勝利地建設着社會主義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手中。

在蘇聯，生產的擴大不是緩慢地進行，而是比較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最繁榮的年代還更非常迅速地進行。然而蘇聯生產的成長，不是被求利的趨向所指導，而是被社會主義的利益所指導。

「生產的發展所屬從的，不是競爭及保障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有計劃的領導及有系統的提高勞



動大衆物質及文化水準的原則。」（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九七頁）

因此蘇聯不畏懼生產任何的成長。生產的成長，在蘇聯的條件裏，不會有生產過剩的恐慌。反之，一切新的大批生產品，生產的愈益發展，在蘇聯，是激勵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大衆去英勇的突擊的勞動所希望的目標。

『在我們這裏，在蘇聯，大衆消費的增長，（購買能力的增長），時時都越過了生產的增長，牠把生產向前推進。』（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九八頁）

否定蘇聯建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托洛茨基派，是帶着關於蘇聯恐慌必然性的許多預言來出場。這些預言，是無情地為實際生活所粉碎了。關於蘇聯有『恐慌的』誹謗的確定，托洛茨基主義企圖來抹殺及掩蔽，特別顯明地在襲擊着資本主義的恐慌的襯托上所曝露的，社會主義經濟巨大的優越性。

挺身反對全線展開社會主義的進攻的右派機會主義者，也企圖用經濟恐慌來對黨威嚇。他們預言在國家迅速的工業化及推廣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結果中，就有震撼的必然性。他們在『計劃的』發展的名義下，宣傳向資本主義投降。他們的預言，是同樣被蘇聯的實際性所反駁了。

擊破了托洛茨基主義和右派，黨沿着積極的克服困難的道路上，確信地把工人階層引導出來了，這些困難，是在執行把落後的貧窮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改革為先進的工業強國的這種偉大任務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這些困難誠然不少。但牠們和資本主義下的恐慌却有霄壤之別，因為這是發育上的困難。

在蘇聯十六次黨大會上約瑟夫說過：

『我們困難的特點，是牠們自身給與了我們對牠們克服的基礎。』（伊里奇主義問題三八七頁）

蘇聯如同懸崖一樣，堅定地並鞏固地站立在包括了資本主義全世界的經濟震撼的駭浪中間。蘇維埃的

塔。國家，是指示全體勞動大眾走上消滅恐慌，消滅僱傭奴隸制度的道路上的，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引導的燈



##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及其主要特徵

在『康姆宣言』中，卡爾和恩格斯寫過：

帝國主義  
是資本  
主義的  
最高階段

『自己的階層統治還不到一百年，布爾喬亞就創造了比較一切先前世代總共的，還更多的，及更大規模的生產力。征服自然力，採用機器，把化學應用於工業及農業，用汽船航行，鐵路，電報，

把整個整個大陸都變成生產領域，把河流都設備到以適於航行，全體居民好像是由地下喚出來的一樣——

由先前的幾百年中，如何能預感到，在社會勞動的內部睡着有這樣的勞動力呢？』（著作選集，一卷一五六頁）

這幾行字句，是在一八四七年寫的。從那時起，生產力的發展，又向前遠遠地邁進了。地球被鐵路網環繞了，海裏航行着巨大的汽船，牠在一百年以前，是沒有也不能想像的。電力成爲發展的強有力的發動機；牠推動着巨大的輾錘，並迫使茶壺騰沸。無際垠的自然力及科學力，都用來對生產服務。

在十九世紀的期間，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完成了自己勝利的凱歌。牠一國國地都囊括了。但和資本主義的成長同時，並增長了牠裂開了的矛盾。隨着生產的增大，同時增大了對工人階層的榨取。擁有了新的地域及國家，資本主義就把牠的勞動居民放在鐵的貧窮壓榨機中來壓榨了。資本主義的增長了的矛盾，在恐慌中愈益尖銳的顯示出來了。資本主義的關係，逐漸地成了社會向前發展的障礙。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權威地叩擊着歷史的大門。

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發展，引到了新的階段，引到了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是當做資本主義一般主要屬性的發展及直接繼續而成長起來。』（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二頁）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但這種新階段，却是過去時代的直接繼續。工業資本主義所固有的根本的及主要的矛盾——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矛盾，資本家陣營內的鬥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在帝國主義的時候，不僅沒有消滅，而且相反，更達到了最高的尖銳。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過渡到最高的，帝國主義的階段，是包括了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年。到廿世紀的初葉，帝國主義遂終局地構成了。兩個世紀間的界線，同時就是歐洲舊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間的界線。

伊里奇

的帝國  
主義論

卡爾和恩格斯沒有活到帝國主義時代。他們

『僅能推測那些和資本主義新階段的聯繫中，所襲來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〇頁）

實行研究了帝國主義的是伊里奇。

伊里奇研究了是資本主義發展中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立足在卡爾所給的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上，他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階段，『揭露了牠的潰瘡及牠不可避免的滅亡的條件。』（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〇頁）

伊里奇分析帝國主義，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他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學說聯繫着的。站在自己分析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伊里奇提出了並奠定了他自己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學說。在歷史新時代的條件中，伊



里奇把卡爾和恩格斯的學說提高到了新的最高的階段。

伊里奇主義，是在新的環境中，在帝國主義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時代的環境中，卡爾主義愈益向前的發展。

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在約瑟夫的著作中，更取得了愈益向前的發展。在戰後時期的環境中，在兩種體制巨大鬥爭的時代中，約瑟夫在自己許多光輝的著作裏，對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論及一國社會主義勝利論，都給過了愈益精深的探究。

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

决定着資本主義國家一切經濟及政治生活的獨佔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正是獨佔的統治，在帝國主義時代經濟發展的各方面，都印上了自己不可磨滅的戳記。伊里奇對帝國主義給過如下的定義，這個定義包括有五個主要特徵。

『(1) 生產及資本的集中，是達到了如此高度的發展階段的，牠創造了在經濟生活中占有決定地位的獨佔。(2)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結合，並在這種「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創出了金融的寡頭政治。(3) 不同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4) 形成了瓜分世界的資本家的國際獨佔同盟。(5) 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完成了地球上的領土分割。』

『帝國主義——伊里奇說道——是在這種發展階段上的資本主義，當時形成了獨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資本輸出獲得了卓越的意義，國際托辣斯開始瓜分世界，及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地球的一切領土分割完竣。』( 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三頁)

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這是獨佔的統治。正是在資本主義獨佔的轉生中，包含了新時代的本質。伊里奇寫

帝國主義  
是獨佔  
資本主義

道：

『倘若必需對帝國主義給一個儘可能簡短的定義，那末可以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這種定義，恰好包括了最主要的，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是和工業家獨佔同盟的資本相結合的，獨佔的——少數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而另一方面，分割世界，是由在未佔領的，絕非某一個帝國主義列強的領域上無阻礙地擴大的殖民政策，轉到把終極分割了的領土獨佔所有的殖民政策。』（伊里奇著選集一卷五六三頁）

因此伊里奇自己研究帝國主義，是從分析引到獨佔統治的那些條件來開始。

## 一 生產的集中與獨佔

什麼  
是  
獨佔

美國的著作家亨利，有過一部小說，這部小說是以滑稽可笑的形態，美好地解明了種種獨佔的原理。兩個騙徒走到了一個被洪水和全世界隔離了的小城市。他們在一天晚上，收買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三家酒店，把所有的酒都搬運到其中的一家酒店來，而把其餘的兩家關閉了。第二天在潮濕的天氣中求潤一潤咽喉的（即想喝一點酒的）受驚的市民，在一杯酒上被迫支付了三倍的高價。

在這種逸話裏，不壞地探出了獨佔的主要特徵，因而把獨佔和自由競爭區別出來了。當這三家酒店都做買賣的時候，牠們中間是存在着自由競爭。即不許牠過度地提高價格。當所有的酒都落在一家手裏的時候，事情就採取了別種方向。在騙徒手中，使該種商品成了獨佔的所有。他們成了獨佔者。他們就充分地利用自己



的獨佔。

自由競爭和生產集中

在舊的資本主義下，是自由競爭所統治。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那時把自由競爭認做是自然法則。卡爾以自已理論上的及歷史上的對資本主義的研究，證明了：

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三頁

『自由競爭會產出生產集中，而這種集中，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就會引到獨佔。』（伊里

則。自由競爭，是意味着資本主義世界全體反對全體的鬥爭。強有力者絞殺，壓潰弱小者。資本主義虎狼的法則，使弱者沉到水底，而在表面却浮着最大的資本鯨魚。資本的集中與集合，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磨滅的法

的巨頭。各國的統計，都鮮明地證明了集中法則的活動。大生產斬殺小生產，並推進到首要的計劃上。大企業中間，頂尖上又站着比別個更迅速成長起來的最大

德國生產集中

在德國，每一千個企業中，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大企業（五十個工人以上的企業），一八九五年有六個，一九〇七年有九個，一九二五年有十二個。每一千個就業的工人中，落在大企業上的份額，一八八二年為二二〇人。一八九五年為三〇〇人。一九〇七年為三七〇人。一九二五年為

四八〇人。

地位。一九〇七年，在工業，商業及運輸中，計算有三百二十五萬家企業。然而比較少數的大企業，却佔有決定的

有五十工人以上的企業，按自己的數量，在企業的總數中僅占百分之〇·九；但按就業工人的數目，牠們

的份額是百分之三九·四，按發動機的能力是百分之七五·三，按電汽發動機的能力是百分之七七·二。引用了這些材料，伊里奇寫道：

『少於百分之一的企業，却有蒸汽力及電力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頁）

小企業，（雇用五個工人以下的企業）占有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一，但落在牠們上面却僅有蒸汽力及電力的百分之七。

『幾萬家大企業佔有了一切；幾百萬家小企業却什麼也沒有。』（伊里奇同書同頁）

愈益向前的發展，證實了伊里奇的結論。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大企業的份額，在企業總數中由百分之〇·九增到百分之一·二，按工人數目是由百分之三九·四增加到百分之四七·六，按發動機的能力是由百分之七五·三增到百分之七八·九，按電汽發動機的能力是由百分之七七·二增到百分之八〇·四。而小企業的份額，在企業總數中，相反的由百分之九一減到百分之八三·九；他們的電力及蒸汽的動力的份額，由百分之七·四落到百分之七·一。

一千工人以上的最大企業的增長所表現的數字，是更顯著的。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他們的數目由五八六個加到一一二二個，而在牠們中間從事的工人數目，却由一百三十八萬人增到二百五十萬人。牠們在全工業中的份額，按工人數目是由百分之九·六增到百分之一三·四，按電力及汽力是從百分之三二一增到百分之四一·六。

最大企業的這種巨大優勢，這是那種基礎，即在地上面



『使好幾百萬小的，中等的，且甚至有一部分大『老板』，事實上都完全奴屬於幾百個百萬富翁——金  
 融家。』（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頁）  
 美國生產的集中  
 在現代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集中是以巨大的步伐在進行。下表對這事給與了  
 一目瞭然的表現。

一九二九年，按機械發動機的能力，工人在五  
 人以下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三（概數），工人人數  
 由五人至五十人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一四，工人人  
 數由五十至一〇〇〇人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五五，  
 一千人以上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二七。

一年間所生產的生產品在一百萬美元以上  
 的最大企業，對企業總數的百分比是：

年 度	1904	1909	1914	1923	1929
按企業數目	0.9	1.1	1.4	5.3	5.6
按工人人數	25.6	30.5	35.7	56.8	58.0
按生產品總額	38.0	43.8	48.8	66.3	69.3

年 度	帶 有 若 干 工 人 的 企 業			
	五 人 以 下	由 五 人 至 十 人	由 十 一 人 至 一 千 人	一 千 人 以 上
1909	40.3	46.1	13.3	0.3
	42.7	43.4	13.5	0.4
1914	48.9	37.2	13.4	0.5
	48.9	37.2	13.4	0.5
按 企 業 數 目 的 百 分 數	2.6	21.7	60.1	15.6
	2.7	19.5	59.6	18.2
按 工 人 人 數 的 百 分 數	3.2	16.0	56.4	24.4
	3.2	16.0	56.4	24.4

寫道：一九一四年底引用了這些數字伊里奇

『幾乎全國企業全部生產的一半，是握在  
 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企業的手中』（著作  
選集一卷五一頁）

以後的十五年間，最大的工業巨頭的重要性，引到了愈益向前的增大。在一九二九年，握在他們手中的已

經不是一半，而是全體工業生產的十分之七了。

其他國家  
家生產  
的集中

在其他國家，生產的集中也都在不屈不撓地進行。例如法國的工業中，大企業（五十工人以上的）的數目，一九〇六年在企業總數中佔百分之〇·三八，而在一九二六年，就佔有百分之〇·九一。按所僱傭的工人的人數，這些企業的份額，從一九〇六年的百分之三〇·六加到了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四四·八。在帶有一千工人以上的巨大企業中，一九〇六年有工人五十萬人在做工，而在一九二六年，則已經有工人九十萬人在做工了。——（加上亞爾薩斯及勞倫則有一百萬人。）

在日本的工業中，有一千工人以上的企業，一九一四年是八五家，而在一九二六年則有二百四十八家。在牠們裏面，一九一四年有十六萬一千工人在做工，而在一九二六年則有五十一萬二千工人在做工了。

下表指示了帝俄集中的成長：

根據工人數目的 工場類別	工場數目		工人數目 (單位千人)	
	1901年	1910年	1901年	1910年
五十工人以下的工場	12740	9909	244	220
五十一至一百工人的工場	2428	2203	177	159
一百一十五至五百工人的工場	2288	2213	492	508
五百一十至一千工人的工場	403	433	269	303
一千工人的工場	243	324	526	713
總計	18102	15082	1708	1903

集中的  
不均律的  
衡性

各種部門中的生產集中，是以各別的速度進行着。因此在個別部門中，集中的水準遠不是一律的。例如德國，由每百個工人及職員中，有一千工人以上的大企業所占的份額，一九二五年採礦工業為七十人，裁縫工業則為一·六人，冶金工業為四二人，在食品工業中則為三人。



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重工業部門中：礦工業，冶金工業，電氣工業，機械製造工業，化學工業中，集中都進行得更迅速。反之，許多輕工業的部門，按集中的速度則非常落後。在裁縫工業，烟草工業，製鞋工業，玩具工業等中，很多都還是小企業。牠們的技術水準非常低下，這些小企業主要是藉殘酷榨取勞動來支持。

獨佔	集中與獨佔	生產
----	-------	----

生產集中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密接地就會引到獨佔。獨佔——這是手中集中了某種商品生產絕大部分的，資本家的協謀及聯合。例如石油獨佔——這是手中握有石油採掘的絕大部分的，石油企業家的聯合。

當每一部門的生產，散在幾百幾千獨立的中、小企業間的時候，過渡到獨佔是困難的，隨着生產的集中，事情就變更了。

「因為幾十個巨大的企業，容易進行着自己間的妥協，而另一方面，正因企業的大規模，就產出了競爭的困難，獨佔的趨勢。」（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頁）

企業的股份形態，非常促進了大資本勝利的進行，股份公司，處處準備了創造獨佔聯合的基礎。

獨佔的組織，首先是在決定的及領導的工業部門中，——在重工業中發生出來。

在這些部門裏，特別迅速地引來了大生產的勝利，這裏常常更迅速的引來了集中。採掘石油，石煤，鐵礦及鑄煉生鐵，鐵及鋼，在每一個國家，都是集中在幾十個大企業的手中。這些巨頭間的競爭，採取特別殘酷的性質。由這些部門中，把資本自由抽出是非常困難的。這些企業中的每一個，都需要把資本大量支費在建築，設備及巨大的機器上。在不利益的價格的時候，利用這些資本來生產別種商品，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重工業是首先落在獨佔的權威下。然而捉住了重工業，獨佔同樣就會在輕工業部門上擴張起來，使

獨  
佔  
的  
形  
態

這些部門一個個地隸屬於他自己。

按資本主義聯合的形態，是有各種不同的種類。個別企業間關於價格的短期妥協，在初期是帶着偶然的性質。牠們僅是對於各種長期妥協準備着基礎。

個別企業間有時來締結關於根據牠以銷售商品的價格協定，這是常有的事。每個企業都保有自己一半的獨立性。牠僅有義務不把自己的價格落到規定的水準以下，使自己的競爭不致損害同部門其他企業的利益。這樣的協定，叫做『卡特爾』。

當牠們在『新提加』中聯合起來的時候，企業間遂樹立了更密切的聯繫。在這裏，企業喪失了自己商業的獨立性：出賣已製品，而有時購買對於生產的原料，都轉歸新提加總事務所的手中。每個企業繼續獨立經營，但牠現在已經有了一定的標準——商品的數量，多於這種標準以上牠就不能生產。這種數量（牠叫做比率），是由新提加來決定。

在『托辣斯』中的聯合，就達到了更大的程度。在這裏，個別企業完全合併了。先前企業的所有者，成了托辣斯的股東。加入托辣斯的企業，是有了一個總管理部。

托辣斯是獨佔聯合更鞏固的形態。最大的托辣斯，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度的經濟生活裏，確都占有決定的地位。在每一生產部門中，是少數最大企業用合併的方法而形成的極少數托辣斯有着決定的重要性。托辣斯一旦發生了，牠通常就會把起先立在局外的企業一個個地嚥吞下去。

托辣斯都通常帶有康辟納化的性質，牠是結合着和主要生產接近的及有聯繫的鄰接部門的許多企業。獨佔的成長，更非常促進了『康辟納』的發生及擴張。假定石煤工業，在新提加中聯合起來了，並非常地



提高了石煤及焦炭的價格。在冶金中必需多數石煤及焦炭，冶金工廠的所有者，在這種場合，就會努力來設備自己所有的煤礦及焦炭爐。那時他們遂由聯合了的石煤工業家高額的售價中解救出來了，並輪到自己，又有獲取巨大額外利潤的可能性。

康

探恩

企業股份形態的擴張，引到個別企業間樹立密切的聯繫。創出了各種企業利益的複雜編制。銀行在工業的事業中積極的參加及干涉，特別加強了整羣企業間金融聯繫的擴張。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形，當某個強有力的資本主義的團體，購買了某一企業大部分

的股票的時候。我們已經說過，要有全權支配股份企業的可能性，握有大約五分之二的全體股票就成了。握有這種數量的股票，（或是如同習慣說的，統制的股票包）一羣最大的資本家，就能使股份公司，一個接着一個都服從自己的勢力。這種把區域內的個別企業，拉到最大的資本大王的勢力及影響下，是到處都在進行。但這種過程的形態，却是非常各種各樣的。這種在他們的金融相互依存性的地盤上，使個別企業更密切的聯絡，結合及膠着的形態，叫做「康探恩」。

最大規模的托辣斯及康辟納，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是採有康探恩的形態。這種組織形態，在德國更是特別普遍的。

怎樣進

行過渡到獨佔

自由競爭，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間，達到了他最高限度的發展。獨佔在那時，僅表現為幾乎只是可注意的胎芽。一八七三年的恐慌，充當了轉變的契機，在牠以後，繼續了長期的蕭條。獨佔運動的發展，遂揚起了廣大的波浪，首先是在少壯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德國。

在美國，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間，在冶金領域中，石油工業中，鐵路運輸中，都發生了獨佔的聯合。在德國，發

生了卡特爾組織的廣大波浪。但這些卡特爾還是不鞏固的。牠們還是一時的現象。其中許多都在順次的崩裂下不名譽地破滅了。

獨佔同盟的新波浪，是和十九世紀末葉的興旺，及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三年的恐慌連結着的。在這時期

『卡特爾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資本主義遂變成了帝國主義。』（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頁）

在德國，一八九六年，根據壓小了的統計，計有二百五十個卡特爾，而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有了三百八十五個卡特爾，這些卡特爾包括了約有一萬二千個企業。在美國，一九〇〇年有一百八十五個托辣斯，而在一九〇七年就有二百五十個托辣斯了。從二十世紀之初，獨佔並在舊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及法國——普及起來了。牠們在帝俄也發生了。

『對於歐洲，能够確定舊資本主義被新資本主義最後更迭的充分確實的時期：這即是二十世紀的初葉。』（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四頁）

最主要  
各國的獨  
佔同盟

獨佔同盟，在美國是非常更迅速的普及起來：因此把她叫做『托辣斯的國家。』二十世紀之初，美國的托辣斯，就在自己手裏集中了生產的絕大部分。例如石油托辣斯，在自己手裏握有全部石油採量的百分之九五；利用自己的獨佔，石油托辣斯把自己的利潤，從一八八二年的百分之五，在二十世紀之初就提高到百分之四二了。化學托辣斯聯合了百分之八一的生產，鉛托辣斯聯合了百分之八五的生產，及其他等等。美國的鋼鐵托辣斯，在全世界是一個最有力的資本組織。美國的電報及電話公



司，在自己手中握有全國全部電報及電話交通的百分之八〇——八五。美國全部鋼鐵生產的四分之三，是集中三個最大的托辣斯手裏。在電汽技術的工業中，電汽托辣斯（電汽總公司）占有統治的地位。在製糖及烟草工業中，在相當的托辣斯手中，都結合了生產的百分之八十。

美國的石油托辣斯，有資本在十萬萬美元以上。在汽車工業中，是總共有十二個公司；其中五個最大的公司，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四分之三的生產。這五個最大的公司中，又分為兩個自己間殘酷鬥爭着的商號，這是著名的商號福特和牠的對手——汽車總公司。福特公司有資本在十萬萬美元以上。汽車總公司有資本十五萬萬美元。牠在一九二六年所出賣的汽車代價，為十萬萬美元。而福特公司則為七萬五千萬美元。汽車總公司的純利為一萬八千萬美元，而福特公司的純利則約為一萬萬美元。美國巨大的鐵路網，是握在少數一羣億萬富翁的手中。銀行集團摩爾根；一九二七年，在自己手中握有三萬五千公里的鐵路，牠的價值為三十五萬萬美元。在恐慌的襲擊下，甚至最大的獨佔巨頭，也把一切縫口都裂開了。在福特企業上充分地指示出來了，恐慌以前，在牠的企業中，有十二萬工人在做工，而在一九三二年秋季，只保留了不多於一萬五千人。許多最大的托辣斯，都受到全部的破產，例如瑞典火柴托辣斯克列希爾，英國石油大王結測爾登格，也遭遇着很大的困難，他是熱心反對蘇聯的，不變的激勵者之一。

在德國，『鋼鐵同盟』戰前在自己手中握有全部鋼鐵生產的百分之九十；在石煤工業中，萊茵——威特伐爾新提加，在自己開基的時候，已經結合了德國這個最富的石煤區域中石煤全部採掘量的百分之八七。（而以後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在戰後的年間，德國的巨大企業（康探恩）司聽捏士特別著名。這位工業家，是在大戰期間的供給上強

有力地獲利了。戰後他利用馬克的不值錢，廉價收買了各種企業：煤礦及電氣企業，電報局及銀行，造紙工場及汽船公司，冶金工廠及報館。馬克穩定以後，這個僱傭有幾十萬工人及職員的巨大企業破產了，崩解了。

在戰後的期間，德國發生了集中及創造最大獨佔聯合的新波浪。一九二八年年底，在康採恩中結合了股份公司全體資本的三分之二。同時更用合併許多企業的方法，創造了現時德國兩個最大的托辣斯——化學托辣斯及鋼鐵托辣斯。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看到同樣的圖畫。在英國及日本，法國及意大利，甚至在小國如比利時及瑞士，——各處的主要中樞，都是握在極少數最大的獨佔企業的手中，這些企業，是由少數一羣托辣斯的主宰者操縱着的。

帝俄  
的  
獨占

在帝俄，二十世紀之初，獨佔在工業中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俄國在革命以前，是木材的國家，——金屬生產，倘若注意到國家的領土和居民的人數，這是簡直不足道的。按人數的金屬消費，俄國是一個站在最末位的國家。在這種金屬生產中，保有不少『功績』的，是屬於『泊羅達米特』。新提加，這個新提加，是冶金企業的聯合。牠在自己手中，握有黑色金屬全生產的百分之九五，並是市場的全權主人。牠的政策，總括是把全國經常地限於金屬飢荒的狀態，這種形態對工場主保障了肥滿的利潤。

『泊羅都哥爾』新提加，在帝俄也占有很大的重要性。牠是在一九〇六年，由站在法國資本指揮下的唐巴司十八個最大的石煤企業組合起來。牠活動的第一步，就把唐巴司全部石煤採掘量的四分之三握住了。新提加的理事會是在巴黎。新提加人工地樹立了石煤的高度價格。每個企業，只有權銷售嚴格限定了的數量的石煤。違犯了條約，在比率以上多賣了每一蒲特（俄衡量約合十六公斤）石煤，或是按較低的價格，企業就有



義務支付罰金。

製糖業者的同盟，在帝俄享有特別大的名聲。聯合了全國的製糖工廠，這個新提加，把糖的價格提到這樣高，致使勞動大眾在喝茶的時候愈益把糖用做『欣賞品』。全國糖的銷售縮減了。必需找尋出路。出路是找到了。製糖業者把大批的糖輸到英國去。這些糖，按神話般廉賤的價格，非常地低於成本以下來出賣。英國人把俄國的糖用以養豬。對於出口的損失，是由國內最高價格所獲得的高利，及政府所付的出口特別賞金補賞了。

美國的  
鋼鐵  
托辣斯

蘇聯的麻格里托哥爾工廠——五年計劃第一個產兒——按規模是歐洲第一個冶金工廠。並是世界第二個冶金工廠。規模更超過牠的是一個怎樣的工廠呢？

這個工廠，是美國的希里工廠。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冶金工廠。希里工廠的能率，為三百四十萬噸生鐵，四百四十萬噸鋼，及三百三十萬噸熟鐵。牠有十二個熔礦爐，五十二個馬爾丁氏煉鋼爐，三架壓鋼機，一架世界最大的壓製鐵軌機，能率為一百萬噸，約有一千個焦炭爐，一所十六萬啓羅華特的發電所及其他等等。希里工廠，是美國鋼鐵托辣斯的構成部分。這個托辣斯，是一九〇一年成立的。從牠存在的時候起，到一九三〇年，牠發行了四萬六千二百萬噸鋼，並取得了四十五萬萬美元的利潤。牠的固定資本，一九三二年值十五萬萬美元以上。托辣斯有一百四十三個企業，這些企業包括了冶金生產的全部環鎖——由採掘原料以至製造已成品。這裏，包括了鐵礦及煤礦，熔鐵爐及馬爾丁氏煉鋼爐，壓軋機，發電所，運輸原料及已成品的鐵路及汽

梯生及

船及其他等等。

克虜伯

當希特勒獲得德國政權的時候，一切對該國政治生活的熟悉者，都明顯地知道非里茨·梯生成了德國的真實主人。梯生是誰呢？他是德國鋼鐵托辣斯的主人。

德國鋼鐵托辣斯有資本八萬萬馬克，於一九二六年，是由於使德國最大的冶金康辟納聯合的方法組成起來。一九二九年，托辣斯總計有十七萬七千工人及職員。一九三三年，托辣斯在德國全部生產中的份額，石煤約為百分之二十，生鐵為百分之五十，鋼為百分之四十。托辣斯屬有煤礦及鐵礦，冶金工廠及運輸。

德國還有許多大冶金康辟納沒有加入鋼鐵托辣斯。其中最大的是克虜伯商號。

克虜伯企業，是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德國軍隊主要的兵工廠。締和以後，戰勝國強迫克虜伯「改組」了。牠代替坦克車而生產曳引機，代替機槍及子彈而生產分離器。但牠的能力却沒有毀滅掉。現今克虜伯工廠，從新成了狂熱地準備新戰爭的法西主義的德國最大的兵工廠。其中的工人數目，一九二九年達到了九萬人。

康辟納在自己的構成中，有三十五個煤礦和許多焦炭設備，兩座熔鐵廠，九座馬爾丁氏煉鋼廠，唐馬司氏煉鋼廠，鑄鋼廠，電汽熔鍊廠，帶有二十八架壓軋機的七個軋鐵廠，鍛冶——鑄型廠，鑄鐵廠，及機械廠，普通機械製造廠及運輸設備廠，水泥工廠及燒磚工廠，以及許多製造鐵甲，大炮，子彈的軍事企業及其他等等。

德國的

化學  
托辣斯

大戰的時候，德國的政治領袖不少關心到窒素的問題。由硝石提煉窒素。由南美供給硝石，因戰爭把輸送完全阻斷了。其間，沒有窒素就沒有火藥，沒有火藥就不能作戰。

那時著名的化學家賈北爾教授，發明了一種方法，由空氣提煉窒素。在德國中部的小城市列意拉，迅速建築了巨大的建築物。開始了新的生產。

當法西斯主義者獲得政權的時候，他們把賈北爾由德國放逐了，因為他是猶太人。德國帝國主義是這樣報答了著名的化學家。

賈北爾直到自己被逐放以前，仍是德國化學托辣斯中的生產科學導師之一。這個托辣斯，是在一九二六



年，以兩個最大的康辟納聯合的方法組立起來。牠的資本爲十萬萬馬克。在牠的手中，集中了全部主要的化學生產。在托辣斯的企業中，有十萬人以上在做工，這個托辣斯，有巨大的軍事意義：在牠的企業中，是在生產着製火藥用的窒素，毒氣，對於汽車和飛機用的人造汽油，也生產着染料及藥品。

獨佔

代價自由競爭爲資本主義的獨佔，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主要特徵。

競爭

獨佔的創造及成長，並沒有排除資本家間的競爭，而且相反，却使這種競爭或了更尖銳的，更殘酷的。倘若先前在自由競爭統治下的時候，是多數細碎的企業家自己中間在搏鬥，那末現在是强有力的資本家聯合在參加鬥爭了。

有一個滑稽故事，是說到服務於海峽輪渡的兩個輪船公司的競爭的。當一個還沒有宣布免費輸送的時候，牠們是爭先減低價格。那時別一個競爭者，就宣布對每一個搭客奉送麵包。這種奇聞，不壞地捉住了事件的本質。主要是迫滅競爭者，把牠消滅。倘若對於這事，是需要相當的犧牲的，但在一個公司勝利以後，把全部輸送都奪到了自己手裏，他就會提高價格，並百倍的來補償自己用在麵包上的損失。

獨佔者實行決死的鬥爭，來反對不希望加入自己同盟的企業（反對所謂「野雞企業。」）這種鬥爭採用一切方法，以至組織轟炸敵對的企業，以至對他們剝奪水和火。

這裏，是關於比較次要的部門，競爭者的鬥爭的許多記述之一。說的是美國汽車行獨佔的聯合。「倘若車行的所有者，不同意和協會聯合，那末在他的車行裏就會爆裂炸彈，或是他的車夫會遭遇毆打，或是車行裏夜間就有流氓到來，打碎汽車上的玻璃以及巧妙地把車輪截穿。」

在重要的工業部門中，鬥爭也是採用不更單純的方法，在這裏，是兩個巨大的獨佔團體間在互相衝突着。

戰前的時期，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的鬥爭特別著名。把炸藥放在敵手的鐵軌上，組織列車的慘故，這種慘故致使許多人的生命犧牲了，這就是這種鬥爭的武器。近年間，許多的騷擾，是石油獨佔者的活動。企業的所有者胆敢來反對統治的獨佔者，在他的企業上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火災，消滅石油的儲蓄，並暫時停止牠的採掘。

而且，當獨佔者在自己的商品上漲價的時候，這就會惹起是這種商品的消費者及購買者的工業部門慘酷的反抗。當石煤新提高石煤價格的時候，這會惹起一切對他們的企業需要石煤的工場家及工廠家的反抗。其中許多就會企圖把別種燃料來代替煤，例如泥炭、石油，或是電力。冶金工廠需要特別多數的石煤和焦炭，就會努力去設備自己所有的礦山。整個工業部門間展開了拼死活的鬥爭。產業愈益集中，其中獨佔愈益占有更大的作用，這種鬥爭則愈益殘酷。

各種部門的獨佔，他們中間爲自己產品的銷路而進行殘酷的鬥爭。一種商品能用別種商品來代替，石油能用煤炭來代替。反之，獸毛能用生絲來代替，天然絲能用人造絲來代替。不生鏽的鋼能够和有色金屬競爭。鋁能和銅競爭及其他等等。對於各部門間鬥爭的更大的領域，是個人消費的領域。消費者能够付出自己的貨幣，來購買各種的物品。在美國，『爭奪消費者金元的鬥爭』引到了最殘酷的形式。醒目的廣告說服消費者，說他應當備置種種的物品，這些物品，事實上對他未必是需要的。普通的廣告都失去了並中止了影響。那時就想出了種種的詭計。美國百貨商店，把亂堆着商品的桌子，放在過道中間，是爲的使每個觀光者都要觸到這些商品。碰到了桌子，觀光者就會非本心地注意一下這些亂堆着的商品，並購買對他完全不需要的某種物件。

決死的鬥爭，在獨佔聯合的內部也展開了。在新提加、卡特爾或托辣斯中聯合了的昨日的競爭者及敵手，却以別種方法繼續在自己中間搏鬥着。每個都努力由共同的獨佔利潤中，儘可能地奪自己攫取更大的份額。



獨佔內部的鬥爭，常常是用最隱蔽的形式來進行，只有在特別尖銳的場合，牠纔會曝於表面。

像這樣，我們看到，不僅是競爭產生了獨佔，而且輪到獨佔，却又產生了競爭，把競爭強化及銳化到極限。

『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及商品生產一般主要的屬性；獨佔是自由競爭直接的對立，自由競爭在我們眼前變成了獨佔，創出了大規模的生產，排斥了小生產，大生產又為最大的生產所代替，引導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達到由牠裏面成長了並成長着獨佔：卡特爾，新提加，托辣斯，以及和牠們的資本融和着的，十來個能運轉幾十萬萬的銀行。同時，由自由競爭成長出來的獨佔，却沒有排除自由競爭，而是在自由競爭上面及與自由競爭並列存在着，因此產出了許多特別尖銳的及酷烈的矛盾，軋轢及衝突。』（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二頁）

獨佔與  
生產  
社會化

資本主義把生產社會化了。獨佔的統治，把生產社會化引到了資本主義下可能的極限。獨佔把巨大的企業聯繫為一體。牠結合了幾十萬人的勞動。牠常常稽核着銷售的市場及原料的來源。牠在自己手中，握有訓練了的幹部，科學力量，發明及改良。

『取得了生產社會化的巨大的進步。』（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七頁）  
但獨佔却使這種生產社會化，服役於少數資本家的利益。

『作成這種社會化的人類的巨大進步，却被用在投機者的利益上了……』（伊里奇同書五一九頁）  
這裏包括着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全貌上，都蓋上了自己的戳記的驚人矛盾。

『少數的獨佔者對其餘國民的壓迫，成了百倍的更沉重，更明瞭，更不堪忍受。』（伊里奇同書五一八

頁）

資本主義使勞動社會化，替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基礎。

『資本主義在牠帝國主義的階段，密接地引來了生產全面的社會化，這樣一來，牠是把資本家曳入了反於他們的意志及意識的某種新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是由充分的自由競爭轉到了充分的社會化。』（伊里奇同書五一七—五一八頁）

帝國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社會革命的前夜。牠對新制度的勝利準備好了一切前提。但社會主義不能『和平地』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地盤上成長起來，有如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虛偽地所確認的那樣。掃清少數獨佔者政權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這是必需的。只有那時纔能揭開走到為勞動大眾的福利的，生產完全社會化的廣闊途徑。

## 二 銀行的新作用及金融資本

在與帝國主義時期銀行所演奏的新作用的聯繫中，更特別增大了獨佔的力量及重要性。

銀行  
的  
集中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銀行企業和產業企業一樣，也結合起來了。牠的規模及流通額愈益擴大起來了。在牠的手中積集了巨額的資本。這些資本，大部分都是別人的，但銀行自己所有的資本額，也迅速地增大了。銀行的數目減少了，小銀行都關閉了或被大競爭者兼併了。因此銀行的規模擴大了，牠的業務也興旺了。少數大銀行推進到了第一位。牠們占有決定的作用。小銀行愈益退到不重要的計劃裏去了。

例如在德國，有資本一百萬馬克以上的大銀行，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存款：一八〇七——一八八〇年有七十萬萬馬克，一九一二年——一三年有九十八萬萬馬克，一九二七年有一百三十五萬萬馬克，而在一九二九年則有一



百六十九萬萬馬克。柏林的大銀行，在大戰的前夜集中了約有德國一切銀行存款總額的一半，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已經有了三分之二。同時，銀行的數目，却在不屈不撓地減少下去：戰前的年間柏林的大銀行總共有九家，一九二四年就只有七家，一九二七年只有六家，一九二九年只有五家，末了，一九三一年就只有四家了。

英國，一九〇〇年有九十八家銀行，而在一九三二年就總共只有二十七家了。這種縮減，特別是資本不及一百萬英鎊的銀行間進行：牠們在一九〇〇年有七十四家，而在一九三二年却就總共只留存七家了。資本在一百萬英鎊以上的銀行，一九〇〇年，在自己手中握有總存款的百分之六十八。而在一九三二年則有百分之九十七了。

倫敦的五大銀行，一九〇〇年有總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一三年有百分之四十，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則有百分之七十四了。

美國，資本家在五百萬美元以上的大銀行，一九二三年有總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在一九三〇年却有百分之四十三了。反之，資本在一百萬美元以下的銀行的份額，在相同的期間，却由百分之五十八落到百分之四十了。

日本，五家最大的銀行，一九二六年握有總存款的百分之二十四，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經有百分之四十二了。

小銀行沿着一切路線被大銀行所驅逐了。銀行事業的集中，是以迅速的速度在進行。銀行事業的集中，和在工業領域中一樣，不可避免地會引到獨佔。占有決定地位的最大銀行，成爲自己事

銀行的獨佔

業的獨佔者。牠們用或種方法，使小銀行都隸屬於自己。

『大企業，特別是銀行，不僅是直接併吞小企業，而且使牠們和自己「結合起來」，收服牠們包括在「自己的」團體裏，包括在自己的「康探恩」內。』（伊里奇著，選集一卷五二三頁）

這是用收買股票，給予信用及其他等等來達到。小銀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牠們常常成爲大銀行的支行。根據支行數目的增加，能夠判斷銀行獨佔的成長。

德國一九三三年合併成了三家的柏林的六大銀行，一八九五年有四十二處支行，一九〇〇年有八十處，一九一一年有四百五十處，一九三二年就有八百四十四處支行了。

法國的銀行，一八七〇年總共有六十四處支行，一八九〇年有二百六十處，一九〇九年有一千二百處，一九三〇年却有三千三百處支行了。

英國的支行總數，由一九一〇年的七千處，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一萬二千處了。

帝俄彼得堡最大的銀行，在大戰的前夜，每年經營的業務，總數在八十萬萬盧布以上，牠們是站在法國，德國，英國銀行的支配下。

這些材料，指明了：

『囊括全國的，並集合一切資本及貨幣收入的稠密的支行網，是在如何迅速地成長起來。』（伊里奇同

書五二三頁）

發生了『集合，獨佔巨頭的地位，重要及勢力的強化。』（伊里奇同書五二三頁）

集中的結果，只保留着少數最大的銀行。牠們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首腦。牠們中間



『自然就會漸次圖謀及加強傾向到獨佔的妥協，傾向到銀行托辣斯了。』（伊里奇同書五二八頁）  
 例如美國，最高的統治權，事實上是屬於兩個銀行團體：摩爾根和羅克非列爾。德國最近的十年間，也實行了最大銀行的聯合。

銀行最初是支付的中介人。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遂擴大了銀行的信用活動。銀行來買作用的銀行的實資本。牠由當時不能利用資本的資本家取來資本，而把這些資本放給當時需要資本的企業者。銀行收集着種種的貨幣收入，並把牠們交給資本家處分。

銀行事業的集合，情況就變更了。現在銀行已經不限於對個別工業家，當他需要貨幣的時候放以短期的借款。爲的利用積集的巨額資本，銀行遂和工業更密切的聯繫起來了。銀行已經把自己資本的一部分投入了生產，對工業家長期放款以擴大生產及其他等等。

股份公司對銀行給與了最適合的形態，以便把自己的資本投入工業企業。對於這事，只要銀行能够獲得某個企業一定數量的股票就成了。而倘若獲得了股票總數的三分之一，銀行在自己手中，就對整個企業取得了完全的及無限的權力。

所以股份公司，促進了銀行和產業的聯繫及膠着性。輪到自己，銀行又促進了股份企業的成长，使個人的企業都改組（在新的原則上改編）爲股份企業了。銀行更特別從事創設新的股份公司。股票的買賣，在漸漸的程度中都經過銀行來實行。

銀行的作用，在新時代，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是這樣變更了。

『對若干資本家管理活期往來，銀行彷彿執行純技術的，專是輔助的業務。但當這種業務成長到大規模

的時候，那末就顯出少數的獨佔者，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工商事業，使之都隸屬於自己了，——經過銀行的聯繫，經過活期往來及其他的金融業務，——起初就取得了確實探知個別資本家事業狀態的可能性，後來以信用的擴大或縮小，減易或加難爲手段來監督牠們，來影響牠們，末了，完全決定牠們的命運，決定牠們的利益，剝奪牠們的資本，或是給與有迅速地且在大規模中擴大牠們的資本的可能性及其他等等。」（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二四頁）

銀行與工業間的聯繫

當銀行和工業企業辦理個別業務的時候，牠沒有超出卑謙的中介人的地位。但當這些業務有系統地反復着的時候，當某個企業把自己一切的財務契約，都經過一定的銀行來實現的時候，那末銀行和工業企業間的聯繫就鞏固起來了。和這同時，並展開了銀行和工業間人的共通。

銀行的支配人加入了工業企業的理事會。工業獨佔的代表，在自己的輪次也加入了銀行的指導機關。

關於戰前的德國，伊里奇引用過說明這種人的共通的如下的事實。柏林最大的六家銀行，在二百四十四家工業企業中有自己的經理，在四百〇七家中有自己的理事，總共有七百五十一家公司。這些企業中間，是分佈在各種各樣的工業部門裏。而另一方面，這六家銀行的指導機關中，也加入了五十一位工業家，其中有這樣的大企業的經理：如克虜伯商號，漢堡——亞美利加汽船公司等等。

戰後這種人的共通，更強有力地增大了。一九三二年，在柏林最大的三家銀行的指導機關中，加入了七十位工業企業家。其中有克虜伯商號，鋼鐵托辣斯，化學托辣斯，最大的冶金康辟納及其他等等的經理。現在銀行的主腦者，和工業的權威者是這樣混合了，有時很難決定，由這些尊貴的類別中，某個資本巨頭應當放進那一類。



把大批資本投入了企業裏，銀行深切地來注視牠的命運。倘若銀行把資金供給了某一部門的若干大企業，那末牠就會促進牠們中間獨佔的和協。因此銀行

『更好幾倍的加強並加速了資本集中及形成獨佔的過程。』（伊里奇著《選集》一卷五二六頁）

金融寡頭的  
政治

獨佔和金融資本的成長，把資本主義全世界的命運，引到集中在少數最大的資本巨頭的手中。

在獨佔的統治下，少數一羣人在自己手中掌握着國民生活一切領域的鎖鑰。德國資本主義

的大亨，電汽托辣斯經理拿測拉，某一次曾經公開宣言：

『彼此互相知道的三百人，指導着世界經濟的命運，並由自己的集團間，任命自己的承繼者。』

法國，五十——六十個大金融巨頭，是支配了一百〇八家銀行，一百〇五家最大的重工業企業（石煤，冶金等等），一百〇一家鐵路公司，及一百〇七家其他最重要的企業，總共是支配了四百三十一家企業，其中的每家都處分好幾萬萬盧布。

絕大多數的財富，非常迅速地在極少數的一羣人的手中集中起來了。例如英國，在百分之〇·一二五的有產者手中，集中了全國財富百分之三十八；在少於百分之二的有產者手中，握有全國財富百分之六十四。美國，大約是百分之一的有產者，在自己的手中握有全國財富百分之五十九。每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全部經濟生活的命運，都是握在極少一羣銀行家及獨佔者——工業家的手中。誰支配着經濟生活，那末誰就在支配着國家。無論布爾喬亞國家的統治形態為如何，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切權力事實上都是握在金融寡頭的手中，即是握在少數無冕之王的金融——獨佔資本的手中了。公務上的統治者，僅是這些資本巨頭單純的執事員而已。

獨佔資本的巨頭，常常親自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美國在羅斯福以前的大總統是胡佛，他就是一個最大的礦工業家。揚格，因他的名字稱做『揚格計劃』的，他是電汽總公司的社長。美國駐倫敦的大使末爾勒，他是鋁托辣斯的首腦和銀行大廈的所有者，是最大的億萬富翁。美國最大的資本家之一，德曾·拿司科伯，是許多銀行的經理及『摩托總公司』——汽車托辣斯——的指導者，在所謂的『民主』黨中占有顯著的地位。

德國法西斯主義獨裁事實上的激勵者，是煤鐵大王——梯生·克虜伯等等。英國保守黨的指導者及政府好幾次的首領鮑爾溫——是最大的冶金商號所有者。

其他國家，布爾喬亞政府的部長及國家的執政者，退職以後常常把自己的才幹，適用於工業獨佔及銀行獨佔的指導機關。例如一九三三年，在德國鋼鐵托辣斯的指導機關中，加入了一位普魯士部長，一位次長，七位機密顧問，一位前任的警察總監及其他等等。

倘若金融資本巨頭不親自領導政府，那末他們對一切政策上的影響，却並不因此就會減少。他們在自己的手中握有實際的權力。他們能够顛覆及任命政府。

每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切生死問題的決定權，都是握在極少數一羣最大的資本家手中。爲的自己貪慾的利益，資本巨頭就會引起國與國間大規模的衝突，煽動戰爭，壓迫工人運動及殖民地的暴動。

『帝國主義，即是工業國家中的獨佔托辣斯及新提加，銀行及金融寡頭的萬能。』（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頁）

資 本  
金 融

在銀行事業中，集中和集合的法則更顯示得特別有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都只有三五個最大的銀行，牠們在自己手中，握有全部銀行網。其他的銀行，或是對這些巨頭屬於事



實上的服從，僅是表面上保存獨立的，或是僅占有極小的地位。這些銀行巨頭，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工業中的獨佔同盟聯結着的。漸漸地發生了獨佔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

『生產的集中，由其中成長出獨佔：銀行和工業的融合或結合——這是金融資本發生的歷史，以及這種概念的內涵。』（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三三頁）

銀行資本和工業獨佔的結合，這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因此帝國主義，叫做金融資本時代。

### 參 與

### 制 度

服務於少數獨佔者權威的巨大擴張，有廣泛地普及於資本主義各國的所謂的參與制度。為的支配股份公司，在種種場合，有一半股票就成了。經驗上指示，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就能達到這種目的，因為股票的若干部分，是握在小股東的手中，在事業的進行上，他們是顯示任何影響的可能性都被剝奪了的。

參與制度包括如下。指導者在自己手中握有基礎的股份公司。輪到這個『公司』，又統治着依存於牠的『女兒公司』，而女兒公司又統治着依存於牠的『孫女公司』及其他等等。

因為『參與制度』，握有一百萬資本的金融家，比如說，他能够使八百萬資本的『孫女公司』隸屬於自己。倘若參與制度進行得愈遠，那末大資本家的統治地盤也就愈益擴張。

參與制度，巨大地擴張了獨佔者的權力。德國鋼鐵托辣斯前任指導者夫里克，握有資本兩千萬馬克的撒羅聽哈特冶金康辟納，運用複雜的『五層』參與制度，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統治了帶有十七萬萬馬克以上的資本的八十二家公司。

美國『印司爾』電汽康探恩，是在恐慌年間破產了的，牠曾經通過『六層』參與制度，統制過一百三十

二家公司，並支持了二百四十八家公司。

參與制度造出了許多層的寶塔，寶塔的頂上站着金融界最大的巨頭。

### 三 資本輸出

資本輸出  
如  
何進行

「對於帶着自由競爭全權統治的舊資本主義，典型的是商品輸出。對於帶着獨佔統治的新資本主義，典型的是資本輸出。」（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四頁）

以如何的形式來輸出资本呢？因為資本如同我們知道的，不是物件，而是社會關係。但事實上，這種社會關係，是和一定的物件聯繫着的。我們已經知道，資本能夠買賣。牠能够由一國輸出到別國。從事這種事務的，首先是銀行。

假定中國向英國募債，這將如何進行呢？英國的資本家購買債券，把自己的貨幣付給指定的銀行。扣除銀行的一定酬報，中國政府就取得了這筆賣出的總額。中國政府每年應當以預先約好的利息，付給債券所有者。像這樣，英國資本就輸出到中國了。

這種債務和種種內債有什麼區別呢？在內債下，國家是把利息付給自己國內的債權者，在外債的時候，是把利息送到國外了。

在募債下，是進行着借貸資本的輸出。但工業資本也能輸出。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進行的。

假定仍是英國，組成了一家要在中國設備紡織工廠的股份公司。英國的資本家購買股票，把蒐集的資本在上海或中國別的城市來建築紡織工場。自然，設備也是由英國運來。企業的利潤，也落在是這個工場主人的



英國人的手中

爲什  
麼輸出  
資本

在資本主義下，個別國家是不平衡地在發展。早就踏上了資本主義途徑的國家，資本積蓄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在獨佔統治的時候，先進國家顯出了『資本過剩』。

資本因什麼會『過剩』呢？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農業也是可怕地落後於工業。甚至在最富有的國家，大眾的貧窮也是採取驚人的規模。倘若立定目的是來提高農業，提高大眾的生活水準，那末任何的資本過剩都不會有也談不到。

『但那時的資本主義，就不是資本主義了，因爲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大眾半餓的生活水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的及不可避免的條件及前提。』（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四頁）

獨佔限制了投資的可能性。倘若某一部門握在兩三家彼此都是獨佔組織的手中，那末要在這種部門組織新企業是不容易的，且常常是簡直不可能的。『過剩的』資本，遂突出了國境以外。

『資本家不能把自己的收入，用來提高工人階層的福利。他是爲利潤而生活。否則他就不是資本家了。他抽取利潤，是爲的把牠們在補充的資本中積集起來，輸出到那些被資本缺乏所苦惱的較少發展的國家去，目的是抽取新的更大的利潤。』（伊里奇主義問題一八五頁）

資本是由先進國家，向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不久纔開始的落後的國家突進，這裏資本家很少。土地廉賤。原料豐富。工資低下，而工作日則很長。投資能給與更大的利潤。在這些國家裏，並有廣大的銷售市場；資本主義的商品排斥小生產的生產品，把好幾百萬手工業者及家庭手工業者註定了衰滅。

『資本輸出，在牠所趨向的那些國家裏，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示了影響，把資本主義的發展非常地促進

了。』(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六頁)

資本輸出，同時會把那些輸出資本的國家引到相當的蕭條。像這樣，是發展不平衡性的產物的資本輸出，同時却又加強了及銳化了不平衡性。

少數最富  
的國家榨  
取全世界

僅是在二十世紀的初葉，資本輸出纔達到巨大的發展。世界大戰的前夜，資本輸出的絕大多數，是屬於三個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這些國家投在國外的資本，有一千七百五十萬萬——二千萬萬法郎。倘若以百分之五的年利率來計算，(就最低的利息而言)，那末那時在這種資本總額上的收入，每年應為八十萬萬——一百萬萬法郎。引用了這種計算，伊里奇指摘道：

『這是帝國主義者榨取及壓迫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固基礎，是少數最富的國家資本主義寄生態狀的堅固基礎。』(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五頁)

大量的外國資本投入在帝俄。世界大戰之初，在俄國工業企業裏所投入的外國資本，總計有二十萬萬盧布以上。

在俄國的石煤工業中，參加有法國及比利時的資本是如此其大，處分着俄國石煤絕大部分的『汨羅都哥爾』新提加的理事會，是經常地設立在巴黎。俄國的電汽及電汽技術工業，幾乎完全是被德國商號所支配。如『電汽總公司』及『西門子和司克爾特』。俄國石油工業中所投入的資本，都是英國、美國及荷蘭的來源。沙皇的債務，大多數是分配在國外的。外國的高利貸者，把貨幣給與沙皇，用在絞殺革命上，用在戰爭上。俄國每年要付給外國高利貸者巨額的貨幣。十月革命纔明白地把牠取消了。

大戰在世界資本出口中引來了大大的激變。大戰期間，英國把自己在國外的投資，大約賣去了四分之一，



德國喪失了自己所輸出的資本，並成爲輸入資本的國家。然而美國的國外投資却巨大地成長起來了。一九三〇年，英國在國外的投資總額爲九百四十萬萬法郎，法國爲二百七十萬萬法郎，而美國則爲八百一十萬萬法郎。

資本輸出，對於現代列強有如何的重要，下面的計算指示出來了。一九二五年，英國的商品輸出——自己工業的製造品——總額爲七十萬萬盧布。由於這種輸出而來的利潤，大約爲十萬萬盧布。而同時，一九二五年，英國由自己投在別國的資本這一項的利益，取得了總數爲四十二萬萬盧布。所以這種收入，超過輸出工業品的收入四倍以上。

資本輸出，使若干最富的國家，就對一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說來，是站在高利貸者的地位。她們把自己財富的巨大部分投在國外。由於所輸出的資本的收入，對於她們成爲最重要的收入項目之一。

例如一九二九年，投在國外的資本，對國民財富的比率有如下的百分數：英國爲百分之十八，法國爲百分之十五，荷蘭約爲百分之二十，瑞士及比利時爲百分之十二，美國爲百分之四。

高利貸者的國家，由資本主義全世界收集貢物。

金融

資本輸出，創造了使比較落後的國家，對於高利貸者國家密切聯繫及依存的基礎。

本資網

輸出的資本是走向什麼地方呢？有廣大的殖民地的英國，資本主要是輸出到自己的殖民地。其他輸出者，是把她的資本，輸出到那些逐漸捕獲在他們手中的國家。例如美國資本，是輸出到

南美各共和國，這些共和國，事實上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

倘若落後的國家需要借債，那末她只有在這種場合纔能取得，是被迫把借款的最大部分，用在對她放債

的國家的購買上。軍火大王和冶金大王，都是和銀行密切地聯繫着的。牠們想出了成千的方法，來由募債的國家奪取有利的定貨。

『利用「聯繫」以求有利的買賣，代替了市場上公開的競爭。』（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六頁）  
 訂購大砲或鐵軌，建築海港或海船，讓與石油，煤，鐵的採掘權，讓與鐵路的建築權，這是弱國通常獲得借款的代價。

『這樣看來，金融資本在本義上，能够說是在世界各國張開了自己的羅網。』（伊里奇同書五四七頁）

#### 四 資本公司同盟間瓜分世界

爭奪銷  
售市場  
的鬥爭

獨佔的組織，首先是在自己中間，分配牠們獲有完全支配權的國內市場。新提加及托辣斯，人地把價格保持在高度的水準上，這種水準對他們保障了巨大的額外利潤。爲的保持高度的價格，獨佔的組織努力把外國的競爭者屏諸自己的國家以外。爲了這種目的，帝國主義的國家，

對入口的商品徵收很高的關稅。有時商品的稅率，超過商品價值的幾倍以上。

一九二七年，平均的關稅，（對於商品價值的百分比）美國爲百分之三十七，德國爲百分之二十，法國爲百分之二十一，比利時爲百分之十五，阿根廷爲百分之二十九，西班牙爲百分之四十一，奧大利爲百分之十六，巨哥斯拉夫爲百分之二十七，南斯拉夫爲百分之二十三，匈牙利爲百分之二十七，波蘭爲百分之三十二，意大利爲百分之二十二，瑞典爲百分之十六。這都是平均百分數。因爲在許多商品上，（如該國所沒有的工業原料）關稅不能過高，那末在其他商品上，（首先是工業品，一部分食料品）關稅達到非常大的稅率。正是在最



近幾年間，大多數國家，都把關稅實行了新的提高。一九三〇年夏季，美國實行了新稅率，這種稅率，是意味着事實上禁止一切商品的輸入。同時，一九三〇年，德國把農產品的稅率，提高到空前的範圍。用這些方法，使東普魯士的地主，在自己的生產品上取得了漲價的可能性。一切這些，都是由工人階層——消費者的基本大眾來償付。

這樣看來，國內市場，對於獨佔是陷於奴屬的依存中了。但國內市場是有限的。在帝國主義時期，階層矛盾尖銳化了，大眾的貧窮增大了。國內市場沒有力量來容納巨大企業所拋出的大批商品。

『國內市場，在資本主義時期，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國外市場聯繫着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八頁）

獨佔愈益把商品拋到國外市場上來了。但當這些市場被關稅壁壘所圍護了的時候，牠如何來推銷呢？

這裏，是在資本輸出的援助上來進行。最大的資本主義企業，把自己資本的一部分輸出國外。牠們在那裏組織自己的支店，牠們在那裏建築工場和工廠，這些工場和工廠製出大批就在該國內部銷售的商品。

爭奪國外銷售市場的鬥爭，進到了首要的計劃上了。這種鬥爭，是在獨佔資本國家的武裝衝突間來實行。在這種鬥爭中，有巨大力量的獨佔組織都參加着。這種鬥爭，成了最尖銳的和最殘酷的鬥爭。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以及爭奪原料市場的鬥爭，爭奪資本輸出市場的鬥爭，即是爭奪分割一般世界的鬥爭，成爲帝國主義時代不可避免的武裝衝突及破滅性的戰爭的原因之一。

傾

銷

爲的奪取國外的銷售市場，獨佔組織通常都廣大地採用着傾銷。傾銷或是賤價的輸出，——這是把商品在國外市場，按照比較國內市場的價格，以非常更低的價格來出賣，在許多場合，甚

至低於商品的成本以下。根據種種原因，托辣斯必需在國外按照賤價出賣商品。賤價輸出，首先是進行奪取國外市場；其次，在國外銷售商品，給與了強有力地限制國內銷售的可能性，而這却是對於提高及保持高度獨佔價格所必需的。賤價在國外銷售，給與了緊縮國內的銷售而不縮小生產的可能性，縮小生產，就會使生產費用強有力地提高起來。

賤價出口，在帝國主義時期是普通的現象。德國鋼鐵托辣斯，每月都在報紙上公佈自己生產品的價格；各種生產品都公佈兩種價格，——一種是國內市場的價格，而別一種，大約要低三分之一，這是對於國外市場的價格。在帝俄，我們前面所說的製糖業者的新提加，就實行過最真實的傾銷。

資本家及其報紙，常常呼號着關於『蘇聯的傾銷』。這種呼號，僅是進攻蘇聯的方式之一，牠有自己的目的，是對於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進攻世界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地基。關於『蘇聯的傾銷』彷彿銳化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的呼號，更是特別好笑的。蘇聯輸入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按其數量非常之少。蘇聯輸出商品，不是爲的奪取國外市場，而是爲的償付蘇聯所必需的外國商品。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在實行特別猛烈的傾銷。利用對其工人空前的榨取，日本的資本家，把商品侵入了世界市場，他們把這些商品以賤價來出賣。他們不僅由中國排斥了歐洲及美洲的商品，而且把自己的商品，更拋入了工業國家。例如他們把汽車輸入到了美國，把腳踏車在德國賤價出賣，把絲質襯衣輸入到了法國絲製工業的中心——里昂。

獨佔的國際

獨佔的成長，引到各國的獨佔組織，企圖於自己中間來協議分割市場。當某種商品的生產，開始是由各別國家的兩三個最大托辣斯在全世界占有決定地位的時候，牠們間的鬥爭成了非



常尖銳的那時不可避免地就會現出妥協的企圖。妥協普通是預先來分配銷售市場：協定的每個參加者，都取得若干國家，在這些地方，牠能出賣自己的商品，不用擔心協定的其他參加者方面的競爭。這種國際卡特爾，會在大戰以前若干工業領域中存在過。

大戰以前一切電汽設備的生產，是集中在兩個最大的托辣斯手中，這是和銀行有密切聯繫的美國和德國的托辣斯。一九〇七年，牠們中間成立了關於分割世界的協定：牠們中間的每一個，都取得了在自己『處分』下的許多國家。美國的和德國的航海托辣斯間的協定，一直存在到大戰以前。鐵軌新提加和亞鉛新提加也都有過。石油托辣斯間也準備過妥協。

在戰後的時期，組成了許多包括若干歐洲國家的卡特爾。這首先是在經濟恐慌期間崩解了的歐洲鋼鐵卡特爾，其次有包括石塊、化學品、銅、鋁、無線電、鐵絲、人造絲、亞鉛、纖維、磁器生產的卡特爾。在大多數這些卡特爾中，參加有法國、德國、比利時、巨哥斯拉夫、奧大利，其中若干參加有波蘭、瑞士、匈牙利、西班牙，以及北歐各國。一九二九年所爆發的世界恐慌，在大多數這些卡特爾上顯示了巨大的影響。非常激化了牠們中間的內部矛盾，許多卡特爾或是已經崩解，或是站在崩解的前夜。

以爲國際獨佔協定，彷彿是解消矛盾的和平方法，這完全是錯誤的，恰恰相反。

『國際卡特爾，是顯示了現今資本主義獨佔成長到了如何的程度，及資本案同盟間是因什麼在進行鬥爭。』（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三頁）

獨佔者的國際協定顯着脆弱性，在自己最殘酷衝突的根源中溶解了。

在瓜分市場的時候，各方面都是依存於自己的能力和勢力，來取得一種份額。但個別托辣斯的力量是在

變動着。其中每個都在不斷地進行着爭取提高自己份額的深沉鬥爭。勢力的對比變更了，其後遂惹起市場不可避免的再分割，而每次的再分割，却又引到最殘酷的鬥爭。這樣看來，國際的獨佔，不僅不能緩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而且相反，把這些矛盾更促進到了極度的尖銳化。

血  
腥  
的  
國  
際  
戰  
爭

國際獨佔協定，甚至包括了武器生產的領域。製造武器的最大商號——德國有克虜伯，英國有亞姆司特郎格——威克爾司，法國有世捏結爾——克列卓，捷克斯拉夫有世科達——牠們中間是經過長久的年月有成千的絲線聯繫着的。在大戰時期以前，這些商號自己中間瓜分了馬尼亞的手中。而威克爾司的武器，則握在使英國一萬士兵不留一個的土耳其的軍隊手裏。

工場家間的聯繫，在大戰期間也沒有中斷。每個軍火大王，都是自己國內愛國主義者的典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維持自己間實務上的關係。誰也知道，克虜伯供給過威克爾司製炸彈用的導火管。在補償的形式中，他由自己的英國『好友』取得了某種金屬，沒有這種金屬，就不能鍛煉特種品質的鋼。這樣，每個軍火大王，不僅關心毀滅敵對陣營中的生命，而且也關心毀滅自己陣營中的生命。

## 五 列強間瓜分世界及求其再分割的鬥爭

經濟的瓜  
分世界以  
後即是領  
土的瓜分

獨佔者相互間分割了原料，銷售及投資市場，金融資本的無冕王侯間進行了經濟的瓜分世界。資本輸出，使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屬國及半獨立的國家聯繫起來了。國際獨佔使最大的資本家同盟間分配了『勢力範圍。』



獨佔同盟間經濟的瓜分世界，是用做列強間領土的瓜分世界的基礎。帝國主義猛獸，把一切『自由的』土地，都侵奪到了自己的手中。她們以血和鐵使較弱的國家隸屬於自己。把幾萬萬的人都轉入了殖民地的奴隸狀態。

先前的殖  
民地和  
現今的  
殖民地

殖民地不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發明的。牠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甚至就早已存在。古代羅馬有過廣大的殖民地。現今的法國、英國、西班牙、遠至北非洲、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的領土，都是屬於羅馬的殖民地。

在資本主義發生的歷史中，殖民地奏演了卓越的作用。對殖民地的掠奪，是原始積蓄最重要的來源之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牠的全部期間，都是伴隨着先進國家對殖民地的逐取，及歐洲各國殖民地領有的擴張。

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的意義及作用，是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在自由競爭統治的時候，殖民地有如何的意義呢？牠們是用做商品的銷售市場。但在其他國家，商品也能或多或少自由地銷售。其次，在殖民地，是移出了一部分『過剩的人口』。但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不僅走到英國的殖民地去，而且大部分都走到美國去了。殖民地對自己的佔有者，是送給由這裏全部財富中所汲出的直接收入。

在獨佔及資本輸出的時代，殖民地的重要性無限地增大了。牠們成了獨佔者間鬥爭中最大的盾牌。當一切國外市場都被鞏固的關稅壁壘所圍護着的時候，殖民地對獨佔表現為有保障的銷售市場。殖民地是對於投資可靠的場所。殖民地是對於獨佔所必需的原料的源泉。

獨佔者努力把原料的一切源泉，都奪到自己手中。那時，牠們就立於全能主人的地位了。但當牠是安放在殖民地隸屬上的時候，原料市場就更鞏固的可靠了。

『單是殖民地的領有，就能給與獨佔在與競爭者的鬥爭中，抵抗一切意外事件的成功之完全保障。』  
 (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九頁)

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作用的根本變更，在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國家——英吉利的殖民地政策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反映。十九世紀的中葉，英國布爾喬亞著名的政治家基司拉爾說過：『殖民地是放在我們頸上的磨石。』(這等於中國話『吊頸的繩索』)他在這裏表現了布爾喬亞集團的見解。而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布爾喬亞的一位英雄，南非洲的佔領者塞西爾·羅得士說過：『帝國是胃的問題。假如你不希望內戰，你就要成爲帝國主義者。』佔領殖民地，他認爲是避免在工人階層打擊下的資本主義破滅的唯一的手段。

#### 世界分

#### 割完了

英帝國主義者喜歡自誇，說『在英王的領地上，太陽永不沒落』，並實際上，英帝國主義的領土是佈滿了全球，所以每個頃間，都有某處被太陽照耀着。

這些殖民地是什麼時候佔領的呢？遠在一八六〇年，英國的殖民地就有面積二百五十萬方哩及居民一萬四千五百萬人。一八八〇年，面積增大到七百七十萬方哩，而居民則增到二萬六千八百萬人。一八九九年，英國殖民地的面積爲九百三十萬方哩，而居民則爲三萬零九百萬人。

『英國侵奪殖民地大大強化的時期，是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更非常重要的一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五頁)

十九世紀末葉，是侵奪殖民地最激化的時代。除英國外，法國、德國、葡萄牙、比利時都在這時期佔有了許多殖民地。

從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四年，所謂的『列強』侵佔了約有二千五百萬方哩的土地；所以他們掠奪別人



土地的總面積，比較整個歐洲大到兩倍以上。獲得土地最多的是老野獸——英國和法國。較年幼些的野獸——德國、意大利等等來到的時候已經太遲，只能收集些殘羹剩飯了。一切對榨取國家更有利的地方，都是被別國所佔有了的；從別人的桌上拿些剩飯來解饑，或是企圖張牙舞爪由別隻野獸的口中奪出美食。

十九世紀的末葉，世界已經分割完了。『自由的』土地沒有了多少。帝國主義者能取得或種新土地只有一個方法——這就是由自己敵手的捕獲品中奪出一部分來。由於爭取重新分割地球而來的帝國主義者間的決鬥，現在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鬥爭，則又不可避免地會引到武裝衝突，引到戰爭。

世界大戰的時候，地球上的居民十七萬五千萬人中，約有六萬萬人是生活在殖民地，四萬萬人生活在半殖民地（中國、波斯等等）。這樣看來，人類的一大半，約有十萬萬人，是壓伏在最大野獸國家的統治下。

世界大戰刪改了殖民地領有的圖畫。德國喪失了自己的殖民地。英國、法國、美國的殖民地都增大了。對日本也出現了殖民地。

一九三二年，地球的總人口大約多於二十萬萬人以上。其中蘇聯為一萬六千三百萬人，蘇維埃××為八千萬人，列強的居民為三萬四千三百萬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為二萬二千四百萬人，由殖民地的隸屬中完全解放或大體解放了的國家（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為三千萬人。

殖民地的人口，為六萬六千二百萬人，半殖民地及屬國的人口，為五萬二千萬人。在帝國主義者壓迫下的人口，總計為十一萬八千二百萬人，即是全人類一半以上。

『帝國主義，是少數「先進」國家，對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居民，加以金融奴屬及殖民地壓迫的全世界的體制。』（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頁）

##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是普羅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 一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

帝國主義  
是資本  
主義的  
特殊階段

帝國主義，表現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中的特殊階段。新的階段有自己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根本變革。資本主義的發展，把牠引到了獨佔的轉生。獨佔的階段，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一切矛盾巨大的成長聯繫着的。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特殊的歷史階段。這裏就是伊里奇帝國主義學說的礎石。並且伊里奇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學說，也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正確的理解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聯繫着的。

第二國際陣營中布爾喬亞的從僕們，爲的辯護自己反叛的政策，盡量粉飾及塗抹了帝國主義的真實本質。在世界大戰的年間，考茨基認定帝國主義僅僅表現爲個別國家的侵略政策。托洛茨基也宣傳過這種見解。在這樣的見解下，是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牠的經濟分離開了。

『得出了經濟中的獨佔，和政治中非獨佔的，非暴力的，非侵略的活動形式是可以調和的……代替對資本主義最新階段最根本矛盾深刻的暴露，而取得了對他們的塗抹及鈍化，代替卡爾主義而取得了布爾喬亞的改良主義。』（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五——五六六頁）

這樣的解釋帝國主義，是用做反叛的結論的基礎：以爲只要代替侵略的政府爲比較愛好和平的政府，就



能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性。這樣的解釋帝國主義，是用做把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任務，替換為改良主義者的吝嗇政策的基礎。這樣的解釋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叛徒，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為的擁護『自己的』政府，開闢了廣闊的原野。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特殊階段。但這種特殊階段，是在資本主義一般的基礎上成長起來。帝國主義並沒有廢止，也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反之，牠却把這些矛盾引到了極度尖銳化。因為牠是當做資本主義一般主要屬性的發展及直接繼續而成長出來的。

『但資本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只是在自已發展的一定的，最高的階段上，當資本主義的若干主要屬性，變為自己的對立性的時候。』（伊里奇前書五六二頁）

以為帝國主義彷彿和舊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共通性的觀念，這是深刻錯誤的。這樣的『純帝國主義論』，布哈林和他若干同一見解的人們，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曾經提出過。在一瞥之下，這種理論好像是很『左的』。她盡量強調了帝國主義的特性。但在這種『左的』表皮裏，她却隱藏着機會主義的內容。因為她抹殺了並掩蔽了那種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恰好就是帝國主義和舊資本主義聯結及併合而發生出來的。

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經濟基礎是獨佔。獨佔在經濟生活及社會生活各方面都蓋上了自己的戳記。獨佔是帝國主義五大特徵的基礎。伊里奇寫道：

獨佔是帝國主義最深刻的基礎

『代替自由競爭為獨佔，這是經濟的根本特色，是帝國主義的本質。獨佔制度是在五種主要形式裏表現出來：（1）卡特爾，新提加及托辣斯；生產的集中達到了產出這些資本家獨佔同盟的階段；（2）大銀行的獨佔狀態；三——五個巨大的銀行，操縱美國，法國，德國全部的經濟生活；（3）托辣斯及金融巨頭

侵佔了原料來源。(金融資本是和銀行資本結合了的獨佔的工業資本)(4)國際卡特爾開始瓜分世界(經濟的)。佔有了全世界的市場，並把世界市場『互惠地』分割了的——當戰爭的時候也沒有把牠再分割——這樣的國際卡特爾，計算起來已經有了一百以上！站在和經濟的、政治的——領土的瓜分世界的密切聯繫中的資本輸出，這是和非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輸出不同的，特殊性質的現象——領土的分割世界有密切的聯繫。(5)領土的(殖民地)瓜分世界完竣。』(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九二頁)

因此伊里奇常常把帝國主義叫做獨佔的資本主義。

伊里奇在別一地方指示了：

『經濟上，帝國主義(或是金融資本「時代」——問題不在文字上)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即是說當時生產成了這般大的及最大的，使自由競爭為獨佔所代替了。這裏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獨佔是在托辣斯、新提加等等中，在巨大銀行的全能中，在收買原料來源及其他等等中，在銀行資本的集中及其他等等中表現出來了，一切問題都是在於經濟的獨佔。』

這裏表現出來了對於帝國主義見地上根本的差異，一方面是伊里奇，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家希爾費丁。希爾費丁視為最重要的，不是在於最新的帝國主義生產機構的領域上所發生的那種變革，而是在於那種在流通領域上發生出來的，首先是在信用領域上，在銀行範圍內發生出來的變化。在這裏，暴露了希爾費丁對卡爾主義的偽造所特有的交換概念。代替生產的優位(即是優勢的，決定的重要性)出現了流通優位。交換概念，這是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所特別專有的。在蘇維埃的條件中，建基對於卡爾主義觀念論的偽造上的交換概念，孟利維克的魯賓曾經宣傳過，他是孟利維克反革命的組織——干涉



代理局——的參加者之一。

交換概念，加上許多和牠有聯繫的，在價值，貨幣，恐慌的理論中的錯誤，早在大戰以前的時候，就把希爾費丁引到了機會主義的結論，這種結論是伊里奇特別注意了的。在大戰以前的時候，希爾費丁這樣來表現了問題，以為要做全國的全能主人，只要佔有柏林六家最大的銀行就成了。這樣來提出問題，抹殺了普羅列塔利亞爭取政權，爭取樹立並鞏固自己的專政，爭取掌握生產，爭取組織工業及農業的生產的，長期革命鬥爭的必要性。這樣來提出問題，抹殺了有克服布爾喬亞對勝利了的普羅列塔利亞每一步上所顯示的殘酷反抗的必要性。

希爾費丁在戰後的時期，他是最無恥的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一，展開了厚顏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這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是現今第二國際正式的學說。她表現為包括在交換概念中的那種思想的愈益發展。關於這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說到。

獨佔的

伊里奇在自己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中，注意到

四種形式

『所考察的時代特有的，獨佔的四種主要形式，或獨佔資本主義的四種主要現象。』（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八七頁）

表現獨佔的這些形態如下：

第一，獨佔，是由生產集中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成長出來。由自由競爭所產出的生產集中裏出了獨佔。

第二，獨佔引到了對主要部門最重要的原料來源的侵奪。

『獨佔的領有最重要的原料來源，可怕地擴大了大資本的權力，並銳化了卡特爾化和非卡特爾化工業間的矛盾。』（伊里奇前書五八七頁）

第三，獨佔是由變成金融資本獨佔者的銀行成長出來。每一個國家，都是由三——五個銀行操縱着好幾萬萬的資本。

『金融寡頭，他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經濟的及政治的設施中，無例外的布置了隸屬關係的密網。——這就是這種獨佔立體的表現。』（伊里奇前書五八七頁）

最後，第四，獨佔是由殖民政策中成長出來。金融資本組織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是當做爭奪原料來源，銷售市場及投資市場。當世界分割了的時候，

『不可避免地要進到獨佔領有殖民地的時代，所以也就會進到爭取分割及再分割世界的，特別尖銳化了的鬥爭的時代。』（伊里奇同書五八八頁）

**獨佔阻礙技術的進步**  
獨佔不可避免地會產出停滯及腐化的趨勢。牠們努力樹立獨佔的價格，並把這種價格維持到高度的水準。在自由競爭的時候，每個資本家努力提高自己的利潤，是借助於縮減生產費用，而為的縮減生產費用，就要採用種種技術的改良。獨佔，因為牠們做到了維持高度的獨佔價格，

所以不關心應用技術的革新。他們反而常常愈益害怕世界上有技術的新發明，這種發明會損害牠們獨佔的地位，或貶低牠們投在生產中的巨額資本。獨佔儘全力人工地來阻礙技術的進步。帝國主義時代知道無數的這種事情。

伊里奇在其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引用過歐士製瓶機器的事情，牠是戰前在美國發明的。德國製瓶卡



特爾收買了歐士的特權，並阻止了牠的應用。在最近二十年間，歐士的機器非常地改善了。但這裏，牠却直到現在，仍然不過在非常小的規模中應用着。牠的應用是被獨佔阻礙了。

數年以前，發明了不會燃燒的電燈——『永用電燈泡』。這種發明到現在還沒有應用，因為牠威脅着縮小電汽技術工業獨佔托辣斯的銷路。瑞典的火柴托辣斯克列希爾，他的觸角幾乎伸到了全世界，牠是在美國銀行的援助下工作着的，大大地被『永久火柴』的發明所苦惱，這種發明是一個威尼斯的化學家所作成的。由石煤提煉石油的方法（所謂石煤液體化）是德國北爾格烏桑教授發明的，被美國石油托辣斯收買了，牠阻礙着這種發明的應用。美國鐵路沒有電汽化，因為這事是對獨佔者不利的。

到停滯及腐化的趨勢是獨佔所固有的。在一定的條件中，這種趨勢在某一期間占着上風。然而，『以為這種腐化的趨勢，會除去資本主義迅速的成長，這却是錯誤的想像』（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八六頁）

反之，對於帝國主義所特有的，恰好是這兩種趨勢的殘酷鬥爭。這種鬥爭產出了最深刻的矛盾。

『整個說來，資本主義比較先前是更非常迅速的成長起來了』（伊里奇前書五八八頁）

但這種成長，是在尖銳化的矛盾中間進行着。最大的托辣斯，備有很好地設備了的實驗室及科學——技術研究所，其中有成千的技師，化學家及物理學家在工作着。然而因為獨佔，只有小部分科學技術思考的成績找到了自己的應用。在一定的條件中，占上風的有時是這一種趨勢，有時却是別一種趨勢；有時是獨佔所固有的停滯的趨勢，有時是技術改良的趨勢。

對托洛茨基主義所特有的，是把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本質完全歪曲。托洛茨基主義，抹殺了在帝國主義時期活動着的這兩種趨勢的鬥爭，——一方面是引到技術停滯的趨勢，別方面是引到生產力發展的趨勢。托

洛茨基主義，企圖像這樣來表現事實，彷彿在帝國主義時代有地位的是技術發展的完全停滯，是生產力發展的完全『堵塞』。這樣的捏造，是托洛茨基主義爲『建立』厚顏的『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所必需的。

資本主義  
是人類發  
展的障礙

頁)

在帝國主義時代，布爾喬亞制度成爲『人類發展的最反動的障礙。』（伊里奇前書五八八）

資本主義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但這些生產力，在布爾喬亞統治權的範圍內，早就覺得太窄狹了。資本主義使自己衰老了。她成爲社會向前發展的障礙。

遠在現今的恐慌以前，甚至在最富的及最先進的國家——美國，最新技術的應用就遇着了巨大的阻礙。

一九二九年，帶有三萬九千工人的二千七百三十家磚瓦工廠，製造了八十萬萬塊磚瓦，那時，只要都帶有工人一百名的六——七個現代的工廠，就能完全滿足美國市場的需要。

美國製鞋工業中，甚至在一九二九年，即是在最繁榮的時代，二十萬零五千六百四十個工人，做出了三萬六千五百萬雙靴子，代替一星期每個工人平均可能作成的八十三雙，而爲三十五雙。

這些實例，能够增加下去以至無數。

現代強有力的技術所提出的巨大任務，在衰老制度的肩上顯示了無能對牠執行。早在大戰以前，英國的化學家廉塞，發明了直接由煤層中提出煤汽的方法。這種發明，提供了一種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中技術的根本革命。但牠却意味着對石煤工業是巨大的損失。因此把牠拋入暗處去了。

在與廉塞的發見的聯繫中，伊里奇一九一三年寫道：

『資本主義的技術，每日都在愈益愈益冲破把勞動大衆判入僱傭奴隸狀態的社會條件』（伊里奇技



術偉大的成功之一全集十六卷三六九頁)

戰後的時期，關於生產力的發展觸及了資本主義制度窄狹的範圍，更給與了許多顯著的實例。

現代的電汽技術，發見了在事實上傳達電力到很遠距離的廣大可能性。能够在費用低廉的地方生產電力，而把牠傳導到工業中心去。電汽經營最合理形態，是把牠們相互間連絡起來，發電的所統一的網。數年以前，德國的技師阿里文，曾經提出統一電汽網的計劃，這個計劃，是把全歐的發電廠聯絡起來。這個草案，技術上完全能够實現，而由牠而來的利益也是非常大的。但這完全顯然，關於牠的實行，當歐洲分爲許多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時候，當社會的全部生命握在少數一羣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獨佔者手中的時候，是不能有也談不到。

現代技術的思考所提出的別一個大規模的技術草案，是說在地中海建築橫切直布羅陀及達韋尼爾海峽的堤障，能達到地中海的水平減低二百米（蒸發的結果）。這是由水裏就可以救出六十六萬平方哩的新陸地。在直布羅陀的水堤上建築發電廠，能够給與一萬六千萬匹的馬力。這表示充分能够把沙哈拉（非洲大沙漠）約有六百萬方哩的沙漠變成繁盛的花園。工作的價值約需八十萬萬美元，比世界大戰的價值要少十五倍。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這種能够替人類帶來巨大利益的草案是不會實現的。

『無論在什麼地方，——一九一三年伊里奇寫道，——每一步上都能遇着問題，但這種問題，人類的全部力量能够立即解決掉。資本主義却把牠妨害了。資本主義積蓄了如同山積的財富，却使人們做這些財富的奴隸。牠解決了最複雜的技術問題，但因為幾百萬居民的貧窮及無知，因為少數百萬富翁愚鈍的吝嗇，却阻止了技術改良的實現。』

帝國主義，這是寄生的，腐化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期，布爾喬亞的寄生狀態愈益更顯明地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  
的腐化與  
寄生狀態

了。絕大多數的布爾喬亞，都對生產過程沒有了任何關係。大多數資本家，這些人們如同習慣上說的，是藉『剪割利券』生活着的。資本家變成了股票、債券、國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的所有者，這些有價證券，替他拿來收入。企業的管理，是握在僱傭的技術人員的手中。

在帝國主義時代，利息生活者階層引到了非常的增大——這些人們，却是藉有價證券的收入而完全遊手好閑生活着的。

『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最本質的經濟基礎之一，愈益激化着使食利階層和生產完全絕緣，在全國蓋上了寄生狀態的戳記，全國都是藉榨取遠隔重洋的國家及殖民地的勞動而生活着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七一頁）

英國，是在對外貿易中占有很大地位的國家。這裏，由國外投資而來的收入，也超過了由國外貿易而來的收入五倍以上。美國由國外投資而來的收入，超過了由對外貿易而來的收入十一——十二倍。食利者的收入，美國於一九一三年為十八萬萬美元，一九三一年為八十一萬萬美元，一九三三年為六十一萬萬美元。美國一九三一年所付出的紅利及利息的總額，超過了全國三千萬農民的總收入一倍半以上。

布爾喬亞及其多數食客，（布爾喬亞的政治家，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僧侶階級等等）消耗了好幾百萬個資本僱傭奴隸苦役勞動的成果。全國（例如瑞士）或廣大的區域，（例如法國及意大利的南部，英國的某些區域）都變成了國際布爾喬亞癡狂的奢侈，浪費自己非勞動的收入的地方。

帝國主義非常強化了對勞動大眾的壓迫。同時更增大了對勞動力的剝竊。巨大數量的工作人手都由生產的領域，移轉到了供應資本家窮奢極侈的一切可能的部門中。從事生產勞動的這一部分的人數減縮了。而



服役於旅館及療養地，華貴的商店及輪船，及其他等等的人數却增大了。

食  
污  
與  
腐  
敗

帝國主義時代，無法形容地銳化着資本主義社會腐敗的過程。貪污的增長，牠伸入了一切政治，社會生活，藝術及其他等等的範圍。伊里奇的話在每一步上都證明了：

「獨佔，牠融合了並操縱了億萬財富，帶着絕對的不可避免性貫穿了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不問是政治機構，抑或是任何其他「特殊部門。」」（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一頁）

最大的獨佔聯合，公然養有某一羣國會議員，最高的政府官吏及其他等等。政府的首領，通常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最大的銀行，康探恩，托辣斯聯絡着的。百萬的「禮物」，使最高的政府官吏給與了托辣斯及銀行在各國任意橫行的可能性。

出版界也是由大資本來維持。老而「有名氣的」布爾喬亞的報紙，在更換了所有者的時候，就一舉改變自己的政治論調。在個別資本巨頭的手中，都握有絕大多數布爾喬亞庸俗的出版品，例如戰後數年間，德國大多數庸俗的出版品，以及大部分「莊重」的報紙，却是掌握在最大的資本家司聽捏士的手中，他是在大戰期間，特別是在大戰以後，使用最猛烈的投機方法而致富的。在司聽捏士康探恩崩解以後，他結合在自己手中的石煤及礦石，海船及電影院，牠的報紙「繼續權」的大部分，都轉到了別一個最大的重工業巨頭——胡根堡的手中。（他是以全力協助喪心病狂的法西主義專政者希特勒，使之獲得政權的德國布爾喬亞的領袖之一。）

直率的詐騙，愚弄，欺瞞及說謊，這是布爾喬亞的最大經濟活動家及政治活動家昇進的普通手段。僅在少數失敗的情形下，纔會把這些罪惡暴露了出來，——那時就被判明聲譽狼藉了。例如一九三二年，轟動全世界

的意萬爾·克列希爾的醜聞，他是瑞典火柴托辣斯的首腦，是狂熱的反蘇維埃的侵略激勵者之一。在破產的急流上他自殺了。在他自殺以後，暴露了全串的詐騙與欺瞞，用這些詐欺，他企圖把他由恐慌狀態中瀕危的崩解下挽救出來。法國也在一九三二年，轟動着股份公司『烏司特里克』的醜聞，牠是握在和顯貴政治家及銀行家有聯繫的少數投機家手中的事業。利用種種虛偽的規約，這家親切的公司，由老實的小布爾喬亞的口袋裏誘出了好幾千萬法郎。一九三三年，美國發現一連串的黑幕事件，引起了許多騷擾，這些事件，都是美國一個最大的資本家——摩爾根所做的。

有些組織得很好的流氓——盜賊團，在美國也大有名並甚至享有聲譽。他們在自己的托辣斯裏聯合起來了，是和警察及政府都保持着很好的關係的。芝加哥的流氓首領阿利——卡磅，更特別長久的享有盛名。關於他，有專門的書籍描述着，他的故事，在庸俗的出版品中充滿了。

『獨佔，寡頭政治，代替自由的趨向為支配的趨向，極少最富強的民族榨取絕大多數的弱小民族——一切這些，產出了那些帝國主義的特徵，這些特徵迫使牠表明是寄生的或朽腐的資本主義。』（伊里奇同書五八八頁）

#### 收買上

#### 層工人

在先進的國家，帝國主義，收買了工人階層的上層。出自殖民地的巨大收入，出自自由後進國家所汲出的額外利潤，出自普羅列塔利亞基本大眾的壓迫及貧窮化，托辣斯的資本，對少數貴族工人層提高了工資並改善了一般生活條件。這種帝國主義所收買的普羅列塔利亞上層，成為布爾喬亞制度的堡壘。第二國際就是建基在這種上層份子上。這種上層，建立了反革命的幹部，這種幹部在緊急的關頭，對鬥爭着的工人背上加以打擊。



然而帝國主義，只有力量收買極少數的工人階層。且因為這種收買，是藉對普羅列塔利亞基本大眾榨取的愈益增大來達到，那末在最後結算中，仍會引到階層矛盾更大的增長，仍會引到階層間的鴻溝更大的深化。

帝國主義  
是資本  
主義破  
滅的時代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特殊的歷史階段。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包括如下：第一，牠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第二，是寄生的或朽腐的資本主義，第三，是瀕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獨佔時代，是寄生的，朽腐的及瀕死的資本主義時代的這種特徵，是區別革命的卡爾——伊里奇主義，和一切種種對卡爾主義歪曲及偽造的分水嶺。

資本主  
義矛盾的  
尖銳化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一切根本矛盾達到了最後的界限，銳化到了極度。這些矛盾中最  
重要的矛盾，如同約瑟夫在其著作『關於伊里奇主義的基礎』中所指示的，是下列的三種矛盾：

第一，這是勞動和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帶來了極少數資本主義獨佔的及銀行的巨頭的無限權力。金融寡頭的壓迫是這樣強烈的，使工人階層以前的鬥爭方法，——他們舊式的職工聯合，議會主義的政黨，都顯示了是完全無力的。帝國主義把工人階層貧窮化的程度，提高到了空前的界限。極少數獨佔的及銀行的巨頭，擴大了對他們的榨取，在他們前面遂斷然提出了關於新的革命鬥爭方法的問題。

『或是向資本乞憐，仍然同從前一樣，叫你（草木般的）活下去，墮落下去，或是拿起新的武器，——這是帝國主義擺在幾百萬普羅列塔利亞大眾前面的問題。』（伊里奇主義問題，三頁）

帝國主義，推動普羅列塔利亞更接近了革命。

第二，是金融巨頭的各種黨徒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爭奪別人的領土，爭奪原料市場，銷售市場，投資市場的

不斷鬥爭中的矛盾。這種個別帝國主義的巨閥間的狂暴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引到戰爭，當時最大的帝國主義列強及成羣的國家，都在爲爭取再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鬥爭中，替極少數最大的億萬富翁爭取財富的新源泉的鬥爭中，使自己的國民血流成河，死屍堆積如山。帝國主義者間的鬥爭，不可避免地會引到他們互相的削弱，引到削弱資本主義一般的地位，這裏遂更接近了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機，爲的挽救社會的破滅，使這種革命成了完全必要的。

第三，是少數所謂『文明』國家，與大多數殖民地及屬國的人民間的矛盾。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世界的幾萬萬人，都呻吟在帝國主義猛獸的支配下。逐求額外利潤，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建築了工場及工廠，敷設了鐵路，粉碎了舊的結構，以火和劍敷設了資本主義諸關係的新道路。帝國主義榨取的增長，引到了殖民地世界解放及革命運動的激化。殖民地及屬國的革命運動，削弱了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地位，動搖了牠的基礎，如同約瑟夫所指示的一樣，會引到把這些國家『由帝國主義的後備軍，變爲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後備軍。』（伊里奇主義問題第四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爲對帝國主義的威脅，對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援軍。

普羅列塔  
利亞革  
命的時代

資本主義一切矛盾非常的銳化，使帝國主義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資本主義的矛盾銳化到了這樣的程度，使資本主義諸關係向後的保存，成了人類社會發展途徑上的障礙。資本主義的諸關係，阻礙着生產力向前的成長，因此資本主義腐朽了，並且開始活生生地解體了。這種腐朽的趨勢，自然沒有革除個別國家，個別部門，甚至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也仍能發展下去。大多數的價值，在帝國主義時期，都不生產地浪費了。資本主義的階層及其全部食客，澈底地成了有害的寄生的贅瘤。牠



們愈益不堪容忍地壓在廣大的勞動者及被剝奪者大眾身上。同時獨佔的資本主義，却創造了實現社會主義一切必要的前提。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崩解及破滅的時代，是普羅列塔利亞正在勝利的革命的時代。伊里奇多次指示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先進國家中的資本，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範圍，使獨佔代替了競爭，創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四九二頁）

在別個地方，伊里奇對這個問題更如下說道：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成熟了及過分成熟了的時代，牠是站在自己崩潰的前夜，牠成熟到了這種程度，要讓位於社會主義了。』

所以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崩潰及破滅的時代，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

## 二 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及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

資本主義  
下發展的  
不平衡性

資本主義的時候，個別的企業，個別的部門，個別的國家，都是在如何發展着呢？在求利潤的角逐中，在全體反對全體的鬥爭中，資本家都努力由一個部門投入別一部門。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下，每個企業的命運，都遭遇了成千的偶然性。恐慌對於一個企業是墳墓，却對別個企業的成長掃出了道路。

『個別企業，個別工業部門，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在資本主義下面是不可避免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四頁）

帝國主義下  
發展的不  
平衡性之  
本質的變更

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和資本主義不可分離的。然而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本質，由前於獨佔的資本主義轉到帝國主義，却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

舊的資本主義，是比較順暢地發展了。那時一個企業、部門、國家，能够追越別個。但這是發生在自由競爭的環境裏面。整個資本主義，那時都是沿着上昇的路線在發展。牠還是進步的制度。

在新的時代，『資本主義順暢的進化，代替爲資本主義飛躍激變的發展了。』（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〇頁）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其中並包括發展的不平衡性，都特別有力地出現了。資本主義成了腐朽的制度，牠整個成了沿着下降的路線在發展。個別企業、部門、國家間的鬥爭，是在武裝衝突及瘋狂地爭奪額外利潤獨佔統治的條件下來進行。

『資本「和平的」擴張，及把牠向「自由」領土上的推廣，代替爲飛躍的發展，代替爲經過資本主義各羣間，以軍事衝突爲手段，再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發展。』（關於反對派）五一二頁）

新部門

超過

舊部門

世界工業新部門及舊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之圖表——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一九一三年指數爲一〇〇）

在個別的企業、部門及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中，反映了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個別企業的命运是不一律的。其中一個以迅速的速度成長起來及強化起來，別一個却衰弱下去及蝕腐下去。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是中小企業在破滅了。

在殘酷的鬥爭中，最大的獨佔也常常沉沒下去，個別的工業巨頭讓位給更狡猾的更強有力的對手。個別部門的發展是飛躍地在進行。在這時候，特別迅速地進行了新部門的發展，和舊部門比較起來，牠們





●一八九四年以前，是英國、美國、法國及德國的總數。●十五國的總數。●從一八八五年至一九〇四年，是十一國的總數，從一九〇五年起，是十二國的總數。●一九〇二年的數字。●一九一三年的數字。●一八九七——一九〇四年間，美國每年的平均數字。●一九〇七——一九一三年間是平均的數字，英、美、法、德的總數。●美國及加拿大的生產數字。●資本主義全世界的生產數字。●窒素化合物，沒有把智利的硝石折成純淨的窒素。●從八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的農業年度的數字。

愈益走到了前面。

資本主義工業的舊部門，在紡織生產的領域中有棉織工業，在冶金領域中有鐵和鋼的生產，在燃料工業領域中有石煤採掘。新時代帶來了新部門特別迅速的發展。人造絲在順利地和棉花競爭，燃料工業中逐漸愈益增大着石油的重要性。鋁在五金中漸次愈益占有顯著的地位。汽車生產取得了巨大意義，計算起來，牠出生總共也不過幾十年。以前是非常薄弱的，化學工業的地位也增大了。

上表一目瞭然地指示出來了個別部門發展中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舊部門和新部門間尖銳的差異。

這個表，給與了關於個別部門發展中的不平衡性最鮮明的表現。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的期間，舊部門在大多數場合，都達到了戰前的水準。只有煉鋼比較一九一三年增大了四分之一，但船舶的發行，却幾乎低落了三分之一。

新部門的發展却完全別樣地進行了。在二十世紀之初，牠們的地位都是非常微小的。（石油除外。）但牠們現在却發酵似的成長起來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石油採掘和戰前的水準比較增大了三倍，汽車



發行增加了八倍半，人造絲的生產擴大了七倍半，窒素生產增加了三倍。

一國上  
昇  
別  
國  
落  
後

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獨佔的統治，強化了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一方面獨佔的聯合，發現了使更年幼的國家趕上並追越老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獨佔是本性地趨向於寄生狀態，趨向於腐化，趨向於阻止技術的進步。獨佔阻礙了一國的發展，而自己却開闢了別國前進的可能性。

資本輸出，也非常地加速了一國的發展，阻礙了別國的向前增長。現代的技術，在更年青的國家前面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牠們能够追越自己更老的敵手，在短期內就能跳越技術發展的許多階段，這些發展階段，對於年老的國家是經過好幾十年纔通過的。

在帝國主義的時候，世界瓜分完了。進行着求世界再分割的鬥爭。這把每個帝國主義的列強，都推上了狂熱的強化自己實力的道路。每個國家都努力追越自己的敵手。

『個別企業，托辣斯，產業部門，國家的平衡發展，在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半世紀以前的德國，倘若把她的資本主義的力量，和當時英國的力量比較起來，是可憐的微小；日本和俄國比較起來也是一樣。經過後十年，這能「推想」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勢力相互關係是保留不變的呢？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八四頁）

下面的表，牠給與了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的鮮明的圖畫。

這個表，是非常有教訓意義的。大戰以前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都增長了。但增長的速度却是不同的。在一八六〇——一八八〇年的期間，比較其他國家進步更快的是美國和俄國；她們的增長速度是百分之一一三。

各國工業生產品增(+)減(-)的百分比率表

國別	1860—1880年	1890—1913年	1913—1929年
日本	—	+245	+197
大度	—	+270	+120
國利	+113	+156	+81
國國	+113	+150	+70
國國	+78	+148	+76
德法	+65	+79	+3
英波	+56	+61	+38
全資本主義世界	+86	+133	-10
			+47

發展最慢的是世界最老的工業國家——英國。她對增長速度是百分之五六，即是比較最快成長的國家大約小了一半。

在次一時期，一八九〇——一九一三年間，這時是已經包括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內的工業增長速度間的差異，已經增大到了兩倍以上。增長最迅速的是百分之二七〇，最緩慢的是百分之六一；最迅速增長的國家比較最緩慢增長的國家，超過到了四倍半。

考察最後的一時期，一九一三——一九二九年間，發展有了更大的不平衡性。兩個國家——英國和波蘭——的工業不僅沒有增長，甚至還更下落了：英國低落了百分之二，波蘭低落了百分之二〇。同時，日本的工業，却幾乎增大到兩倍。速度間的剪刀形是更大的張開了。

像這樣，明白地確證了伊里奇關於那事的議論，即

『金融資本及托辣斯，不是緩和而是深化各部分增長速度力間的差異。』（伊里奇同書五六八頁）

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國追越着別國。個別國家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有的地位變更了。關於

這些激變，下表給與了一目瞭然的表現。

個別國家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席次表：

爭奪世界  
工業首  
位的鬥爭



年	代	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一八八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八八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八八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九〇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九〇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九〇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九二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九二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九二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九二〇年	一	二	三	四	五

精細的讀者會注意到，在一九三二年的表裏脫落了第二位。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事實是列在美國以後的第二位，被新的強國——蘇聯佔有了。一九二九年，蘇聯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於上表列舉的四個資本主義國家以後，還是占有第五位。成功執行第一五年計劃，就使蘇聯提昇到第二位了。

表裏一目瞭然地指出了，這幾十年的期間，資本主義大國間勢力的相互關係變更了。一八六〇年的時候，老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和法國還是占有第一及第二位。年青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德國占有第三，第四位。但經過了十年，美國就超過了法國而占有第二位。又經過十年，美國更超過了英國而占有第一位，直到現在，這個地位仍被美國強固地保有着。同時德國超過了法國而占有第三位。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德國已經愈益前進追越了英國。大戰以前，第一，第二位為美國及德國所占有；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及法國是退到第三，第四位了。戰後的時期，個別國家在世界工業圖表中的『地位』又引來了新的變更。

帝國主義  
下發展  
不平衡  
性的法則

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非常銳化及強化了。牠成爲帝國主義時代不容變更的法則，這個時代，是布爾喬亞制度破滅的時代。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是由伊里奇發見出來：

『研究了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大戰時期，伊里奇得出了關於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及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的法則。』（伊里奇主義問題八二頁）

個別國家在飛躍地發展起來。一些國家超越了別一些國家。

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變更了他們中間勢力的相互關係。這當列強實行分割及再分割世界而不斷鬥爭的時候，在這種條件中更有巨大的重要性。『資本家瓜分世界……是「按照資本」，「按照勢力」——在商品生產的及資本主義的體制中，不能有別種方法的分割。勢力却是依存於經濟的及政治的發展而變更。』（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三頁）勢力相互關係的變更，不可避免地引到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化。世界變成了火藥庫，在這裏，爲的引起轟炸，有一星火火花就足够了。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在約瑟夫的許多著作中更精采地發展了。在和否定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約瑟夫對伊里奇的學說，更給與了愈益向前的發展。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是意味着一國比較別國飛躍的發展，一國迅速的被別國逐出世界市場，在軍事衝突及軍事激變的程序中，來週期的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深化及銳化帝國主義陣營中的衝突，削弱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個別國家的普維列塔利亞遂有突破這種陣線的可能性，社會主義有在單個國家勝利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牠的主要因素是在什麼裏面呢？

第一，是在這種事實裏，帝國主義各羣間，已經把世界分割了，世界上「自由的」沒有佔領的領土已經不多了，爲的佔有新的市場及原料來源，爲的擴張，——就必需以武力把這塊領土由別個手中奪取過來。

第二，是在於技術空前的發展，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水準中激化了的劃一，對於一國飛躍的追越別國的事實，對於勢力較小但在迅速發展起來的國家排斥勢力更大的國家的事實，創出了可能性而且加易了。



第三，是在於個別帝國主義的團體間，舊有的勢力範圍的分配，每次都和世界市場上新的勢力相互關係引到了抵觸，爲的樹立舊勢力範圍的分配和新勢力的相互關係間的「平衡」，必須用帝國主義大戰的方法，來週期的再分割世界。」（「關於反對派」五一五頁）

戰爭及恐  
慌激化了  
發展的  
不平衡性

帝國主義時期不可避免的侵奪的戰爭，帶來了個別國家間勢力的相互關係大大的變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帝國主義大戰，引到德國的破敗，奧——匈的分裂，並在牠的舊址上組成許多新國家。美國由大戰大大的得勝了。她在別人的格鬥上大大的獲利了。她先前是其他國家的債務國，主要是對英國的債務國。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欠她的債了，其中並有英國。美國許多的工業部門，戰後比較戰前生產了大到一倍半至兩倍的商品。

美國住有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以下的居民；他們大約佔有地球面積百分之六的土地。同時，在這兩個國家，直到現今的恐慌以前，獲得世界石煤採掘額百分之四十，水力電力百分之三五，生產了百分之七十的石油。世界小麥及棉花收穫量百分之六十，建築木料百分之五十五，鐵及銅約有百分之五十，鉛及磷約爲百分之四十。美國在恐慌以前，消費了世界鐵生產量的百分之四二，銅爲百分之四七，石油爲百分之六九，樹膠爲百分之五六，錫爲百分之五三，咖啡爲百分之四八，白糖爲百分之二一，生絲爲百分之七二，汽車爲百分之八十。

而大戰以前在世界經濟中占有第一位的英國，却強有力地衰落下去了。英國在戰後，愈益成了高利貸者的國家。許多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特別是煤礦工業，都停留在原先的地位上。同時，與英國競爭的其他國家，却都前進了。

現今的恐慌，對個別資本野獸間的勢力相互關係帶來了大大的變更。現今的恐慌，是以不一律的力量打

擊了各別的國家。牠以最大的力量破毀了美國。美國現在已經不能佔有數年以前所占有的地位了。那時的美國，是歐洲布爾喬亞及其『社會主義的』從僕不可分離的『精神支配者』。現今的恐慌，無情地裸露了美國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全部矛盾。致使大名鼎鼎的美國的『繁榮』沒有保留絲毫痕跡。

美國現在仍是最大的及最有力量的資本主義野獸。然而那種崩裂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是在促進着牠的削弱。

不平衡發展  
的法則與  
普羅列塔  
利亞革命

帝國主義時期不平衡發展的法則，顛覆了關於各國獨佔者間有鞏固的和平妥協的可能性。的理論。帝國主義野獸間矛盾的成長及軍事衝突的必然性，引到帝國主義者互相的削弱，引到帝國主義的世界陣線，成了由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方面容易加以擊破的。在這種基礎上，這種陣線是在那種地點，在帝國主義陣線最薄弱一環的地方，在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的勝利存在最順利條件的地方，就會發生裂口。在帝國主義時代達到了極度尖銳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是和伊里奇關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勝利的學說，及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這種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從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方面惹起了殘酷的攻擊。伊里奇就這種原因寫道：

『經濟及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無條件的法則。由這裏推究到社會主義的勝利，首先在少數或甚至單獨地捉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有可能的。在這個國家勝利的普羅列塔利亞，沒收了資本家，並替自己組織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層吸到自己方面來，煽動他們對資本家暴動，在必要的場合，甚至挺身以武力反對榨取階層及其國家。』（伊里奇關於歐洲合衆國標語著作選集一卷四八五頁）



這樣看來，伊里奇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對於革命的實踐有巨大的意義。約瑟夫指示了，說伊里奇在大戰以前，就立足在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上，就以其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理論，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學說，『即令這個國家甚至在資本主義上是較少發展的國家』——用來對抗機會主義者。

一國社  
會主義  
的勝利

其間，各國的機會主義者，常常企圖藉口說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應當在全世界同時開始，用來隱藏自己對革命的背叛。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從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敵——孟利維克方面，受到猛烈的攻擊，並且第一個次序，是由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方面，托洛茨基主義

是最喪心病狂的孟利維克主義的別動隊之一。牠是反革命的布爾喬亞的先遣隊。托洛茨基及其信徒，確認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均衡性不是擴大而是減小。托洛茨基主義，沒有看到帝國主義時代那些促成發展不均衡性的成長的最主要的矛盾。反對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而鬥爭，托洛茨基主義，引到了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性的孟利維克的結論。對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可能性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否定，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聯繫着的，和不信任普羅列塔利亞和中農大眾有永久同盟的可能性聯繫着的，和不信任普羅列塔利亞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及創造力聯繫着的。

在事實上，揭發托洛茨基主義反革命的性質，特別卓越的地位是屬於蘇聯黨及工人階層的領袖——約瑟夫。在亘及數年黨和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約瑟夫光輝地揭發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是反革命孟利維克的本質，無論他們用如何『左』的口號，也絕不能把牠隱藏起來。

蘇聯社會主義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光輝地確證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整個的崩潰。在總結第一五年計劃的時候，約瑟夫說道：

『五年計劃的總結，粉碎了社會——民主主義者關於單獨地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性的論題。五年計劃的總結，指示了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種社會的經濟基礎，在蘇聯已經建立了。』（五年計劃的總結「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一頁）

### 三 反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的批判

伊里奇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是普羅列塔利亞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中，他們手中的銳利武器。伊里奇曾經指示，說帝國主義是瀕死的資本主義，說帝國主義表現是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伊里奇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是他自己在這一問題中，和一切可能的布爾喬亞及孟利維克的見解不斷的誓不共存的鬥爭過程中完成了，和在帝國主義的問題裏對卡爾主義一切機會主義的歪曲及曲解無情的鬥爭中完成了。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是以不可分離的形式，和伊里奇關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學說聯結着的。別方面，就帝國主義問題的反伊里奇的見解，則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反革命的政治立場聯結着的。在對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理解中的種種歪曲及錯誤，不可避免地會引到機會主義的政治結論。

#### 超帝國

#### 主義論

孟利維克主義在帝國主義大戰的年間，用澈底背叛的及虛偽的超帝國主義論，來對抗伊里奇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牠的著者是考茨基，考茨基對於歪曲及偽造卡爾主義有巨大的經驗，並以對蘇聯干涉最赤裸的激勵及宣傳者之一的資格而出現着。

伊里奇如此堅決地鬥爭着，所反對的考茨基的見解，概括的引述如下：

考茨基否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首先是能以深刻的經濟特性區別出來的特殊階級，新的階



段。根據考茨基的見解，認為帝國主義這不是經濟體制而僅是某幾國資本家所決定的政策。考茨基的根本定義，這個定義是被伊里奇所堅決鬥爭反對的，是說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品。牠是一切工業資本主義的民族，逐漸愈益使農業區域隸從及歸屬於自己的傾向，這和牠們是何種民族的居民則毫無關係。」（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九三頁伊里奇的解註）

「考茨基的這種定義，理論上是澈骨偽造的。」——伊里奇曾經這樣說過。  
這種定義的偽造在什麼地方呢？

伊里奇以如下的形式，對考茨基指摘出來了。

「帝國主義的特性，恰恰不是工業資本的統治，而是金融資本的統治，恰恰不僅是傾向吞併農業國家，而是一切國家。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分割開了，把政治中的獨佔主義，和經濟中的獨佔主義分割開了，以便替自己卑俗的布爾喬亞的改良主義，如「解除武裝」，「超帝國主義」以及和這同類的謊話掃出道路。這種理論偽造的意義及目的，是完全引到塗塞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像這樣，就釋放了結合帝國主義的擁護者，露骨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為「一體」的理論。」（伊里奇同書五九三頁）

伊里奇極力說道，考茨基的定義，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不是卡爾主義的——這種定義，是無論理論上抑或實踐上，都是根本和卡爾主義完全分裂了的那種整個體系的見解的基礎。把政治和經濟分離開來，把帝國主義只表現做資本主義國家所選擇的政策，考茨基是完全站在普羅列塔利亞改良主義者的立場上，這些改

良主義者，認為不去傷害帝國主義經濟體制的不可侵犯性，就能得到更『和平的』政治。

考茨基那種露骨的布爾喬亞的反革命的立場，在他所謂的超帝國主義的議論中，更特別鮮明地表現出來了。這種理論，是直接奠基在他根本反卡爾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定義上。

超帝國主義論，斷言在個別國家獨佔聯合成長的結果中，個別國家間的矛盾及鬥爭就會消滅，各國的資本家自己中間會聯合起來，帝國主義的戰爭會成爲過去，而創造出世界統一的有組織的經濟。這種『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是澈骨地敵視革命的卡爾主義的。牠完全歪曲了帝國主義實際性的圖畫。反駁考茨基的這種捏造，伊里奇寫道：

『你們把考茨基「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的愚蠢的童話，和這些實際性——經濟及政治的條件巨大的分歧，各國成長的速度極不一律，帝國主義國家間凶猛的鬥爭等等——去對比一下吧。這難道不是一個膽怯的小市民隱匿可怕的現實的反動企圖嗎？考茨基當做「超帝國主義」的胎芽的國際卡特爾……難道沒有指示我們分割及再分割世界，由和平的分割轉到非和平的分割，以及由非和平的分割轉到和平的分割的實例嗎？難道美國等等的金融資本，比如說，當德國參加國際鐵軌新提加，及國際商船托辣斯的時候，和平分割了全世界，現在不是根據用完全非和平的方法所改變的新的勢力關係，在再分割世界嗎？』（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八頁）

考茨基塗

抹資本主

義的矛盾

據這種理由，伊里奇寫道：

在帝國主義的時候所激化了的個別國家不平衡的發展，遂把超帝國主義論整個顛覆了。根

『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內容空虛的論調，其間是獎勵了並援助了帝國主義的擁護者



的那樣深刻錯誤的思想，彷彿金融資本的統治，會削弱全世界經濟內在的矛盾及不平衡性。那時事實上，金融資本的統治却是使牠們激化起來了。」（伊里奇同書五六七頁）

是布爾喬亞的改良主義者及帝國主義的辯護者的考茨基，儘量塗抹着帝國主義最尖銳的矛盾。他否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特殊階段的那種情況。爲的抹殺這種最新階段的一切主要特性，這種否定對於他却是必需的，因爲這些特性，帝國主義纔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超帝國主義論，如同許多他以後的變種一樣，自己所趨向的尖端（↓），是反對在帝國主義時期達到了極度尖銳化的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超帝國主義論，否定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的激化，並抹殺鮮明地證明了關於這種不平衡性顯然的事實。考茨基否定是資本主義發展中，新時代主要特徵的獨佔統治的重要性。他否定獨佔和趨向腐化是有聯繫的。他細心地塗抹着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質。他更否定帝國主義是瀕死的資本主義的那種情況。

反之，他的超帝國主義論，是由這裏出發，認爲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認爲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不會汲盡自己的可能性。考茨基在這裏，遂分配在布爾喬亞一切學術從僕的立場上，這些學術從僕，忠心擁護着說資本主義將更長久的存在下去，牠現在僅是剛剛達到成年。

盧森堡

的理論

考茨基在帝國主義這一問題中的立場，是國際孟利維克主義的觀念論者所特有的。偉大的

德國女革命家羅查·盧森堡，她是於一九一九年被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賊徒殘忍地磔

殺了的。她在對帝國主義的見解中，作成了顯然是考茨基類型的錯誤。盧森堡論及帝國主義，不是當做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特殊階段，而只是當做新時代的一定政策。

在她自己主要的理論著作『資本積蓄』裏，盧森堡對於崩潰的必然性，不是由帝國主義時代達到極度銳化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中引導出來，而是由資本主義和外界環境的衝突中，由在所謂純資本主義中剩餘價值現實的不可能性中引導出來。（所謂的純資本主義，即是僅由資本家和工人，而沒有大批在小商品生產者的形式中的「非資本主義的中間層」所組成的資本主義社會。）

盧森堡是停留在牛孟利維克的立場上，未能提高到伊里奇對帝國主義的理解，未能提高到正確的理解帝國主義的主要特性及特徵。盧森堡在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中的理論錯誤，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她在許多最重要的基本政治問題中的錯誤立場聯繫着的。如關於社會民主黨分裂的問題，農業及民族問題，關於在運動中黨及自然契機的作用問題等等，由盧森堡錯誤的再生產論所推演出來的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被『左派』社會——民主黨自發地利用了，他們恰好是運用這種革命的口號，熱望由革命的行動中來抑制工人大眾，事實上解除工人階層的武裝，在他們中間散佈不抵抗的精神及宿命論，消滅他們對熱烈鬥爭的意志。

盧森堡在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中所容許的考茨基類型的錯誤，使她和考茨基及考茨基主義保持不決裂，用做她和考茨基中央聯絡的橋樑，以至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當考茨基完全反叛，並根本轉到反革命的帝國主義陣營已經顯明了的時候。

### 托洛茨

### 基主義

托洛茨基主義在帝國主義論的領域中的立場，僅僅表現是考茨基理論的變種之一。伊里奇在大戰期間，常常斷言托洛茨基是考茨基主義者，說他是分配在考茨基的立場上，掩蔽及擁護考茨基對卡爾主義的曲解。擁護考茨基的立場，他特別顯明地挺身反對伊里奇的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這誠然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已經看到，伊里奇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徹底拆毀了背叛的及反



革命的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童話。在否定伊里奇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上，托洛茨基主義奠定了自己革命的，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性的結論。

有組織  
的資本  
主義論

在戰後的期間，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成了第二國際的信條。她最親近的，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

這種理論有名的宣傳者，是希爾費丁。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確認隨着獨佔的成長，最後能够擊退市場盲目力的權威。資本主義彷彿就會組織起來，會消滅競爭，會排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也會成爲過去，有計劃的，有意識的組織就開始統治起來。由這裏，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作成結論，說托辣斯和卡特爾能够和平地成長到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說只是餘下着來援助托辣斯者及銀行家去整理經濟，那時現今的資本主義，無需種種鬥爭及革命，就完全不知不覺地『伸進』社會主義裏去了。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宣傳者，儘量塗抹那種事實，即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成了腐朽的，寄生的制度。伊里奇指示過，說希爾費丁在大戰以前，就否定帝國主義所固有的寄生狀態及腐朽，站在這種關係中，甚至低到了若干布爾喬亞的學者以下，在研究帝國主義的時候，這些布爾喬亞的學者，也不能不注意這些非常刺眼的現象。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牠宣告能够完全和平的及無痛苦的轉到社會主義，這只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的叛徒的手中，用來愚弄最落後的工人階層的欺騙手段，使他們和革命鬥爭脫離了手段。

這種反革命的理論，在每一步上，都被現代資本主義的實際所顛覆了。這種理論，第一次和伊里奇給的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比較的時候就粉碎了。

我們早就看到，帝國主義不能排除，反而是令人難信地強化着及激化着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根本矛盾。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資本主義下不僅不能消滅，反而是採取着特別可驚的規模，並惹起特別悲慘的結果。獨佔聯合間的競爭，比較個別資本家間的競爭更要殘酷許多倍。帝國主義時期的恐慌，成了更尖銳的，破壞性更大的，牠的結果，也就愈益大大的打擊了工人階層。關於這種事實，一九〇七年的恐慌已經證明了，牠以特別的力量，破壞了獨佔有最大成長的國家——美國。現今資本主義全世界的恐慌，更把布爾喬亞的從僕們所傳播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奇談，完完全全地暴露出來了。

### 右派機會主義

關於有組織資本主義的奇談，在蘇聯的黨及第三國際許多別國的黨裏，右派機會主義者是會經合唱過的。布哈林認定，彷彿

『市場、價格、競爭、恐慌等等問題，漸次成了世界經濟的問題，在國內就以組織的問題來代替了。』

由這裏，右派機會主義者作成了結論，彷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緩和了。資本主義鞏固了，只能在將來爆發了帝國主義新的戰爭以後，纔能談到革命的高潮。

布哈林容認這種關於有組織資本主義論最粗野的錯誤，並不是偶然的。這種反伊里奇的立場，對於他是密切地和他從大戰開初就做過的，在帝國主義論的領域上全串的錯誤聯繫着的。伊里奇爲反對布哈林對於帝國主義問題上的錯誤而鬥爭，經過了好幾年之久——從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布哈林是以他所謂的『純』帝國主義論來和伊里奇對立着。用『左的』口號來迷惑並掩護自己，這種理論的擁護者，事實上，是和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的見解混和着。



布哈林『純』帝國主義論的根本罪過，包括是她非常單純化地及不正確地表現了帝國主義的實際性。這種理論的擁護者，塗抹了帝國主義所固有的最深刻的矛盾。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閉上了眼睛，即沒有看到帝國主義是由舊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發展起來，這種結果，使帝國主義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反而把牠們銳化到了極度。

一九一九年，第八次黨大會上，在自己關於黨的綱領的報告中，伊里奇說到自己和布哈林意見的差異，指出了

『缺欠資本主義的主要基礎的純帝國主義，任何時候都沒有存在過，任什麼地方不能存在，並且將來任何時候也不能存在。』（伊里奇全集二十四卷一三一頁）

在同一的演說中，伊里奇更說到：

『布哈林同志的具體主張——這是金融資本的書本上的說明……在世界任何地方，缺欠自由競爭的獨佔資本主義，在一切部門都沒有存在過，將來也不能存在。』

伊里奇更繼續說到：

『倘若在我們前面是純粹的帝國主義，牠若是澈骨改造過了的資本主義，那末我們的任務就十萬倍的容易了。這許是給與了這種體制，當時一切許是隸屬於唯一的金融資本。那時就只餘下着剪除最上層，並把其餘的都轉歸普羅列塔利亞的手中就完了。這似乎是非常愉快的，但這在實際上却沒有。實際上發展却是那樣，是迫使完全別樣地來進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是舊的資本主義，牠在許多領域中直接成長到了帝國主義。』

由布哈林是所謂「左翼共產主義者」團體領袖之一的時候，他數年間所擁護的「純」帝國主義的錯誤理論，曾用做有組織資本主義論的直接基礎。

資本主義現今的恐慌，鮮明地暴露了這種理論整個的破產。完全顯然，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這種機會主義的奇談，是由希爾費丁假借過來的，和卡爾——伊里奇主義沒有任何的共通。伊里奇多次極力說過，由競爭中成長出來的獨佔，却沒有排除競爭，而是在牠上面存在，以及與牠並存，這就惹起了一切矛盾和衝突的特別尖銳化。伊里奇寫道：

「帝國主義複雜化了及尖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使獨佔和自由競爭「糾纏在一起」，但帝國主義却不能排除交換、市場、競爭、恐慌及其他等等。

「帝國主義的瀕死的，但不是死滅了的資本主義；瀕死的，但不是死滅的。不是純粹的獨佔，而是獨佔和交換、市場、競爭、恐慌並存——這就是帝國主義一般最本質的特性。」

伊里奇因此極力說道：

「正是這種彼此矛盾着的「因素」——競爭和獨佔——的統一，對於帝國主義纔是本質的，正是牠在準備着崩解，即是在準備着社會主義的革命。」



##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 一 大戰及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起源

帝國主義  
與資本主  
義的破滅

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在帝國主義時代，達到了牠自己最高的發展。一方面產生了極少數的資本巨頭，另一方面產生了極大多數被剝奪了的人民。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圖畫。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進到了頹廢及朽腐。現行的制度成了向前發展的障礙。人類的思考，科學及技術，都在慶祝着對自然的一切新的勝利。人類使非常可怕的自然力，一個個地服從於自己。然而這些勝利的成果，却僅是被極少數的『選民』收奪去了。而且，資本主義的諸關係，縮狹了許多光輝的發明及發見的應用的原野。

全體人類是成了充分富有的，使人類能够有保障地過着舒適的生活。障礙却是資本主義諸關係。巨量的財富，不是對廣大羣衆有益地來利用，而對他們有害。帝國主義時期不可避免的毀滅性的戰爭，奪去了幾百萬人的生命，消滅了無數世代的艱苦勞動的成果。

社會主義或是滅亡，社會主義或是不可避免的退化——在帝國主義時代擺着這樣的問題。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應當執行巨大的重要性的任務，即是把人類由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挽救出來。在爭取顛覆帝國主義

統治的鬥爭中，普羅列塔利亞在全世界被剝削的階層裏，替自己找到了無數的同盟者。在自己背脊上體受着帝國主義主人一切魅力的殖民地國家的勞動大眾，破產的農民大眾及勞動者的中間階層——普羅列塔利亞在求顛覆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就是由這些地方汲取助力。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國主義的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奠下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在全世界歷史中開闢了新的地帶——『這是戰爭及革命的時代。』（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二頁）在人類發展中開始了新的時代——

『展開起來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當時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一國已經勝利了，粉碎了布爾喬亞的民主，並揭開了普羅列塔利亞民主的紀元——蘇維埃的紀元。』（同書二頁）

世界分解為兩個陣營：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及凱旋的社會主義世界。兩個世界的鬥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根本的及決定的特徵。

怎樣掀起了  
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年  
的世界大戰

大戰時期，帝國主義者愚弄人民斷定說大戰是實行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民族利益，爭取人類永久的理想。這完全是鮮廉寡恥的欺騙。帝國主義宣傳的毒物，是沿着無數的支流散佈出來。議會裏『人民的代表』金融巨閥所支持的報紙，有着講壇的僧侶，都以成千的聲調重複着欺人的法螺。第二國際陣營中的社會主義者，做出了卑污的事情，把普羅列塔利亞國際主義的旗幟，變成替

『自己的』帝國主義者擦皮鞋的破布了。

實際上，戰爭是這樣引起的，是由於

『兩個最有力量的億萬富翁的團體，英——法人的及德國人的團體，爭求世界再分割的衝突。』（伊里



奇全集二十卷四十二頁

這是兩個帝國主義布洛克間的戰爭，即是兩羣同盟國間的戰爭。

第一個布洛克，叫做協約國的，加入有英國、法國、俄國、意國、比利時及塞爾維亞；一九一五年，更加入了羅馬尼亞，一九一七年春季，當俄國打倒專制政體以後，更加入了美國。這個布洛克的領袖是英法帝國主義。帝俄對於自己『同盟者』的義務，是和抽絲一樣擔任供給堵炮眼的人肉。小國是不能演奏獨立的作用。

第二個布洛克，領導的是少壯的德帝國主義，除德國外，更加入了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蘇丹、土耳其。不僅是同盟者，也就是德國資本的殖民地。

帝國主義不可避免惹起戰爭。帝國主義是和爭奪原料市場，銷售市場，投資市場的鬥爭，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帝國主義是和爭求再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鬥爭，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這種鬥爭，是

『尋求「太陽下的土地」的新興金融團體及強國方面，特別凶猛地反對頑強地緊握着這些佔有地的老金融團體及強國。』（伊里奇主義問題三頁）

爲『太陽下的土地』而鬥爭的新興強國，這是德國。頑強地緊握這些佔有地的老強國，是英國和法國。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得比較後些，但在帝國主義時代，牠帶有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使德國作成了巨大的飛躍。她加入了一等工業強國的隊伍。但世界已經分配了，殖民地已經分割了。德國有的份額，是等於佔殖民地的奢侈宴席上的殘羹。德國帝國主義決定以暴力來爭取侵奪品的再分割。她特別凶猛地準備戰爭。但老帝國主義列強——英國和法國，却是很少有自發地讓出侵奪品的傾向的，她們都充分擴充軍備了。英法方面並無異議地要把美味由德國及其同盟者的身旁切開了。所以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她於一九一四年夏天爆

發了。

『這種戰爭，是純粹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德國及英法的布爾喬亞，由於掠奪別國，由於絞殺弱小民族，由於對世界上的金融統治，由於分割及再分割殖民地。由於用愚弄及離間各國工人的方法來救助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引來的。』（伊里奇）

人 命

毀 滅

戰爭對人民大眾帶來了無數的災難。在全體交戰國中，被徵入伍有六千二百萬人。這次大戰死亡的人數在一千萬以上，負傷的，終身殘疾殘廢了的人數，達到了二千四百萬人。着上了兵士制服的工人及農民，以堵炮眼的人肉的資格送到了前線，他們在那裏等待死亡或受非人的苦難。留在後方，在工廠中爲了極少的工資要工作到精疲力盡。在軍事獨裁的條件中，工人方面任何不滿的表現，都以最獸性的形式無情地鎮壓下去了。企業中的工人，無論什麼時候都立在有派赴前線的威脅下，他們在前線是等待死亡或受重傷。大戰期間，工人大眾是注定了飢餓。

大戰在人類勞動力的領域上，惹起了空前的破滅。

一九一三年，全歐的人口爲四萬零一百萬人；到了一九一九年中，假如沒有戰爭，在通常自然的增殖下，人口應當有四萬二千四百五十萬人，而事實上，却只有三萬八千九百萬。所以，歐洲大戰的結果，損失了三千五百五十萬人，或大約是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大戰在歐洲人口的縮減上的影響，表現爲：第一，是在戰線上作戰中，或是在後方由於傳染病而來的人們直接的縮減；第二，是因男子幾乎完全動員而來的生殖數目的減少；第三，是由於生活條件的惡化（飢餓，辛勞等等）死亡率的增大。

若是更注意到這種歷史中空前大規模的撲滅，主要是發生在交戰國最好勞動力的部分上，那末人類生



產機構破壞的圖畫，就更成爲鮮明的了。

這裏，還應當加上廣大的熟練工人層，在大戰期間，都代替爲較少教養的工人了。像這樣，勞動力熟練降底了，使國民經濟受到更大的損失。

經  
濟  
的  
破  
壞

帝國主義大戰，對經濟帶來了破裂了的創傷。戰爭切斷了個別國家間所存在的聯繫。某幾個作戰國家，是完全和世界截開了的（德國）停止了原料及食糧的輸入。大多數生產的人民——工人和農民，——都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原因是被徵入軍隊了。某幾個國家，工業及農業勞動者總數中，有三分之一都變成了士兵。並且不要忘记，參加戰爭，都是最生產的人民層——壯年的男子。留在家裏，都是些老人，小孩，及婦女。他們的勞動自然是不大生產的。

在戰爭活動的過程中，巨大的區域都完全破壞了，毀滅了。世界大戰的戰線，不僅波及到農業地帶，而且常常侵入最重要的工業地帶。大炮破壞的火焰，掃盪了地面的工場及工廠。擊沉了鑛山及鑛坑，毀滅了整個的城市及工業區域，例如法國的北部，這裏正是世界大戰最重要的戰線——西部戰線。

隨着大戰的推進，把生產引到了強有力的收縮。生產性質的根本變更，更有重大的意義。首要的計劃，是提供對於軍隊的軍事設備，爆炸物的生產。軍事工廠都以全力在工作。牠們都擴大了。建築了新的軍事企業。原料，設備，熟練勞動力，——一切這些，都首先是用在軍事工業上。因而以最有力的程度，縮小了和平的生產。縮小了消費品的生產，也縮小了機器及設備的生產，但對於滿足軍事需要所必需的却在例外。國民的消費降落到最低的水準。

帝國主義大戰上的費用，約爲一萬二千萬萬馬克，同時，參戰各國的總財富，則等於二萬四千萬萬馬克。這

大戰的  
代價  
是多少

樣看來，大戰是吞滅了等於歐洲全體人民許多世代艱苦強制勞動所積蓄的半數。

交戰國每年的人民收入，為三千四百萬萬馬克。倘若我們來計算，每個國家的人民收入，在大戰期間，因為工作人手大量的抽出而減少了三分之一，那末就將等於二千二百五十萬萬馬克了。倘若我們更來計算到，一切非軍事的費用，佔了百分之五十五，那末我們就得到結論，由於當時的人民收入中，能夠用來彌蓋軍事費用，每年不多於一千萬萬金馬克。大戰的四年間，這總共有四千萬萬馬克。所以不足的不是二萬四千萬萬金馬克，而總共僅有一萬六千萬萬金馬克了，即是減小了三分之一。

對於工人  
是苦役  
對於資本  
家是利益

世界大戰延長到四年以上。在這種長久的年月裏，帝國主義者及其第二國際陣營中的從僕，都勸告國民大眾有『忍耐』的必要。躲在後方的資本家及地主的兒子，都在狂叫着『一直戰爭到勝利的結束。』

戰爭對於資本家是金窖。國家按空前有利的價格，來分配巨額的定貨。對於償付軍事定貨的這些貨幣，或是運用印刷機不倦工作的方法，或是運用留在將來的世代去償付的募債的方法收集起來。利潤堆積如山。特別燦爛的是軍事工場家的事業，一般迅速地適應到『防禦上的工作』的重工業也一樣。而且對於軍事需要的適應，幾乎包括了一切企業。糖菓工場、軍隊製造乾糧、縫紉機器廠、『有資格』改產機關鎗，顏料工場來生產火藥及其他等等。

戰爭對陰險的市儈，狡猾的投機師，走私者等等全羣的惡徒帶來了致富。戰時暴富的人們，——所謂的『軍事富翁』——戰後的年間，在各國都高唱着凱旋曲。這是最令人起反感的寄生階層的沉渣。



戰時獨佔的重要性，大大地增長了，強化牠們和國家政權最密切的聯繫。作戰國家的政府，都求助於經濟的『軍事統制』。德國幾乎各方面都是被包圍了的。國外商品的輸入落到了最小的數額。但對於協約國方面的商品輸入，則是由於德國的潛艇，擊沉在英國及法國海岸航行的船舶而衰落了。

在這些條件中，資本主義國家立起了自己的任務，首先是保障軍事的需要。從這種目的，政府除以高度的利潤外，並以一切力量來大大的支持獨佔組織。首先是對牠們供給原料。對牠們給與定貨。對牠們保全勞動力。五穀及食品都是勉強剛够的，這特別是在德國。爲的預防大眾的暴動及救助資本主義，遂都實行五穀專賣。五穀及其他的生產品，都是按照卡片（食糧券）來分配。然而飢餓的卡片上的標準，只是對工人存在。富裕的國民層，能够用貨幣以獲得無限數量的任何種生產品。

因此伊里奇說道：戰爭『對於工人是軍事苦役』。

戰爭深化了工人和資本家間的鴻溝。戰爭帶來了廣大農民大眾的破產。戰爭促進了職員及小布爾喬亞層的蝕腐，把這些社層引到了貧窮化。

戰爭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銳化到了極限。

牠『在一個包裹中蒐集了一切這些矛盾，並把牠們都擲在一個大盤裏，於是促進了並加易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戰鬥。』（伊里奇主義問題四頁）

普羅列塔

利亞的

革命鬥爭

從世界大戰第一砲開始，早已因機會主義的潰瘡所腐蝕的第二國際的黨，就背叛了社會主義戰鬥的旗幟。『社會主義的』領袖，都轉入了『自己的』布爾喬亞的陣營。只有伊里奇煅煉出來的布爾利維克黨，纔領導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鬥爭。各國所組成的和伊里奇同道的小

團體，充當了戰後組織康姆黨的核心。

首先是努力擊破世界戰爭中的『自己的』布爾喬亞，把帝國主義的大戰變為國內戰爭，——這是伊里奇樹立在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面前的任務。雖然有領袖們空前的背叛，雖然有軍事法庭及殘酷的制裁，但前進的工人在大戰期間仍沒有中止自己的鬥爭。

各國特別在大戰最後的年間，都發生了同盟罷工運動。這些罷工，包括了幾十萬工人，在彼得堡，普基諾夫工廠的工人，於一九一六年爆發了大罷工。在德國，是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大罷工，使布爾喬亞特別的不安。這次罷工，帶有鮮明地表現出了的政治性質：工人是抗議德國帝國主義方面絞殺俄國革命的企圖。雖然有反叛了的布爾喬亞的領袖的反動，但幾十萬工人却都拋開了工作。

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首先是在俄國。帝俄不是屬於最先進的及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數內。反之，牠却是落後的及貧窮的國家。孟利維克陣營中的書獃子及空談家，認定革命必定是在最發展的國家首先勝利，他們是準備規定個別國家對於社會主義成熟的『次序』。歷史却殘酷地對他們嘲笑了。

帝國主義，把個別國家聯成了統一的世界經濟體制。在整個資本主義的體制中，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是早已成熟了。在這些條件中，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突破帝國主義陣線總的環鏈，是在比較薄弱的一個環圈上，是在力量的相互關係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最順利的地方。

爲什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首先會在俄國替自己找到了出路呢？

『因爲俄國展開了偉大的民衆革命，牠的領頭是走着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他們是有這樣嚴肅的同盟



者，如被地主所壓迫的及被榨取的好幾百萬的農民。因為在革命對方却是站着這樣令人嘔吐的帝國主義的代表，像帝俄，她是喪失了一切精神上的威信的，她是值得國民一般憎惡的。」（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八頁）

幾十年革命鬥爭中煅煉出來的俄國工人階層，領導她的是以伊里奇及約瑟夫為首領的鐵般的布爾利維克，擁護她的有好幾百萬的農民大眾，在歷史中首先擊破了帝國主義的力量，並創造了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

人類歷史中的新時代

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中揭開了新的一頁。以前的革命，是代替一種榨取形態為別種榨取形態。一九一七年十月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立定了自己的目標，是消滅一切人對人的榨取。

「因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正是意味着人類歷史中的根本轉向，世界資本主義在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向，世界普羅列塔利亞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向，全世界被榨取大眾的生活及傳統中的，文化及意識中的，組織形態及鬥爭方法中的根本轉向。」——這是約瑟夫於十月革命十週年寫的話。

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中第一次樹立了新階層的政權——社會中最被壓迫的及最被剝削的階層，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權。完全消滅榨取，是這個階層解放的條件。千百年來榨取者斷言，只有他們，本分的是來統治，指揮，管理，而被榨取者的事情，就是絕對的服從及隸屬。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第一次實際上覆沒了這種謬說。現在證明了工人階層知道管理，知道建設。證明了普羅列塔利亞無需寄生者——資本案，仍能美好地進行下去，其間，布爾喬亞倘若缺乏工人階層，就一日都不能存在。因此蘇聯成為指示各國普羅列塔利亞走上解放的前途的強有力的燈塔。

十月革命，高高地舉起了國際主義的旗幟，舉起了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旗幟，粉碎了是『國民監獄』的專制政體。十月革命，解放了由於民族壓迫陷落在這種監獄中的一切民族。蘇聯對全世界指示，只有社會主義纔能從根拔除民族憎怨及壓制的有毒種子。蘇聯對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指示了走到解放的道路。

『十月革命，撼動了帝國主義，不僅是在牠的統治中樞，不僅是在他『本國』。他更打擊了帝國主義的背部，打擊了牠的外圍，顛覆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及屬國的統治。』（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二〇五頁）

十月革命，在廣大的領土上終結了布爾喬亞的支配權。她無論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最深的背部，都散佈了革命的種子。這裏，他親自提起了整個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資本主義已不是唯一的經濟體制，和牠並存不僅能遇着前資本主義的殘餘關係，和資本主義國家並存，且成長出來了顯示全體人類將來的道路，少壯的社會主義國家，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是凝集着全世界革命力量的中心。

『十月革命，對世界資本主義加給了致命打擊，由於這種打擊，使資本主義任何時候都不能更好的恢復起來。』（約瑟夫·前書二〇七頁）

一國建設社  
會主義與世  
界普羅列塔  
利亞革命

十月革命，奠下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她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建築物中，打開了一個大的破洞，他在蘇維埃國家的形式中，創造了國際革命運動的中心。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是世界革命偉大的勝利。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企圖用大言壯語的關於國際主義的口號，來掩蔽自己取消的本質。事實上，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托洛茨基派的否定，就對於世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說來，是十足的背叛。放棄社會



主義，向布爾喬亞投降，這就是托洛茨基的路線。

## 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主要特徵

世界分  
裂為兩  
種體制

在帝國主義時期，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這是不容變更的法則。因此單獨地在一個國家中，開始引來了布爾喬亞統治的顛覆。世界分裂為兩種體制，以及兩種體制的鬥爭，——這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最重要的及根本的特色。

十月革命奠下了社會主義體制存在的基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資本主義已經不能表現為唯一的及包括一切的世界經濟的體制了。』（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二頁）

於是破毀了資本在政權上，領導權上，管理社會權上的世界獨佔權。

『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同時，存在着社會主義的體制。』（約瑟夫同書三五二頁）  
衰老的，朽腐的資本主義，和少壯的，精力充實的社會主義間的矛盾，這是現代的主要特徵。兩種體制的鬥爭，構成了世界歷史現階段的主要內容。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空前的繁榮，鮮明地反襯着產出了尖銳恐慌的資本主義的腐朽性。社會主義體制存在的事實本身，損害了全世界資本統治權的基礎。

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  
義前面的  
優先權

蘇聯社會主義的繁榮，對全世界的勞動大眾，鮮明地指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無數的可能性及巨大的優先權。

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前面有如何的優先權呢？這些優先權，在十六次黨大會約瑟夫的報告

中是完全無遺漏地表現出來了。

蘇維埃的制度，是意味着握在工人階層手中的政權。在資本主義下，政權是屬於布爾喬亞的。

在蘇聯，把生產手段由資本家奪出來了，而轉交給工人階層及農民勞動大眾所有。在資本國家中，生產手段是為極少數的榨取者所有。

在蘇聯，『生產的發展，不是屬從競爭及保障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屬有計劃的指導及有系統的提  
高勞動大眾的物質及文化水準的原則。』（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九七頁）

在布爾喬亞的國家，生產是為資本家的利潤來經營。

在蘇聯，人民收入是分配於『關心有系統的提高工人及農民的物質狀況，及在城市與鄉村擴大社會主義的生產。』（約瑟夫同書同頁）

在資本國家，人民收入的絕大部分，是送給了寄生的布爾喬亞。

在蘇聯，恐慌及失業都沒有地位。在資本國家，恐慌却是不可避免的，失業是對於好幾百萬工人的災難。

在蘇聯，『工人階層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不是替資本家工作，而是替自己的階層工作。』（約瑟夫同書同頁）

在資本國家，工人階層却是被壓迫的及被榨取的階層，他們自己的勞動，使敵人——榨取者致富了。

蘇維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前面巨大的優先權，是蘇聯經濟空前繁榮的基礎，蘇聯的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衰落及深刻恐慌比較起來，是特別顯著的對照。

蘇聯在資本主義命運上顯示了巨大的影響。蘇聯存在的事實本身，銳化了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蘇



蘇聯與資  
本主義矛  
盾的深化

聯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使蘇聯的這種意義更加強了好幾倍。

蘇聯的存在及勝利了的社會主義的建設，銳化了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間的矛盾，全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都看到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鴻溝。工人階層愈益確信，除社會主義外，就不能由飢餓、貧窮及破滅中挽救出來。他們取得了可能性，能把建基在好幾百萬人們血和骨上的罪惡的衰老的制度，和對勞動大眾帶來了解放及幸福的社會主義新制度，作明白的比較了。蘇聯對工人大眾指示了走到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途徑，是經過工人階層的革命鬥爭，顛覆布爾喬亞的政權，並樹立普羅列塔利亞的專政。

蘇聯的存在，對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的中農及貧農大眾，顯示了革命化的影響。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奴役、破產、農業恐慌的壓迫，力不勝任的捐稅負擔。在社會主義國家，是走到富裕及文化生活的廣大道路，在應用科學和技術的基礎上來提高農業。這種比較，逐漸愈益深入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勞動大眾的意識裏了。

蘇聯是吸引一切敵視帝國主義勢力的中心。她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最深刻的同情。在蘇聯存在的影響下，殖民地民衆求解放的鬥爭，取得了無比地更廣大的規模。其中捲入了好幾百萬好幾千萬的人們。同時變更了這種鬥爭的本質。牠成了愈益堅決愈益銳利的了。普羅列塔利亞的前衛是進在第一位上。

蘇聯的存在，是把世界六分之一的領土，由資本的權力下拔出來了。消滅了帝國主義榨取的一個最大對象——帝俄，俄國對於獨佔資本的騎士是黃金窟。俄國由帝國主義陣營中的脫落，是意味着銷售市場，原料市場及投資市場的窄狹。帝國主義間爭取再分割世界的鬥爭，遂成了愈益慘酷的。

蘇聯的革命，是工人階層第一次勝利的革命。它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就在這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

鬥爭，是歷史的現時代——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主要的及決定的特徵。在蘇聯存在的一切年間，帝國主義者沒有中止對唯一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國家編組武裝襲擊的計劃，反蘇維埃布洛克組成員雖有變更，這種布洛克的首領的強國雖有變更，但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遠征計劃却没有由台面上消逝。蘇聯及其紅軍的實力，是充當了對戰爭煽動者的重要的抑制因素。同時帝國主義的陣營裏，也裂開了最深刻的內部矛盾。

凡爾塞條約與重新再分割世界的鬥爭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刪改了全世界的圖畫。它根本變更了在自己手中保有地球六分之五的領土的，資本主義列強間勢力的相互關係。

德國的布洛克被擊破了，一九一八年初，德國主義和年幼的蘇維埃共和國所締結的，強盜式的布列司特和約，也沒有把侵略者由敗北中挽救出來。德國主義於一九一八年許多月間，占領了烏克蘭並劫掠了烏克蘭。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國的軍隊由於對協約國確定的敗北而崩解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皇威廉二世及其王侯親貴，都喪失了王冠。一九一九年夏季，締結了凡爾塞和約。

戰勝者的列強，在締結凡爾塞和約的時候，努力損害德國主義的實力，以免除她復興的危險。德國喪失了自己許多國境地帶。她損失了八分之一的領土，及十分之一的居民。德國的殖民地，都在英國、法國及日本中間分割了。

凡爾塞條約，禁止德國有建基於一般徵兵制度上的軍隊。要塞必須拆毀，軍事工廠必須改爲別種生產。武器的存儲一部分破毀了，一部分都繳給了戰勝國。艦隊是強有力地限制了。

和平的條約，認爲德國是『大戰的罪魁』，判處他賠償大戰的費用及損失，總數爲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馬



克，這種總額是分做許多年來清償。

奧——匈帝國是分割了。在她的地盤上，組成了新的國家：奧大利，匈牙利，巨哥斯拉夫。牠一部分的領土，割給了意大利，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

凡爾塞和約和任何的和約一樣，在保存帝國主義制度的條件下；不能把帝國主義的矛盾引到解決。德國主義是屈伏了。但德國却依然是帶有強有力的托辣斯，卡特爾，銀行的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利用戰勝國陣營中的矛盾，特別是英法間的矛盾，德帝國主義逐漸恢復了自己的實力，積蓄了對於新戰爭的力量。從法西斯主義政變的時候起，準備戰爭更以特別迅速的速度進行了。法西斯主義的政府，公開地定出了自己的主要任務，是以武裝的辣手，來重新刪改世界的圖畫。他粉碎了凡爾塞和約的軍事限制，一九三五年春季，實行了一般的徵兵制度，並狂熱地在製造軍用飛機，飛行場，軍艦，大砲及化學戰爭品等等。

### 美國的

### 新地位

大戰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戰勝國陣營中勢力的相互關係。由大戰得勝利最大的是美國，因為她在軍事的活動中沒有大規模的參加，但在軍事供給上却非常地獲利了。

美國顯示了充分有力的，來由戰爭吸取大批利益，在大戰期間，她的舊競爭者（第一個次序是德國和英國）是都正在彼此互相嚙着咽喉。

交戰國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滿足一切日漸增大的軍事需要，如巨大數量的石煤，生鐵，鋼，五穀，石油，棉布等等。這些巨大的需要都仰給於美國。同時在南美，亞洲等等的農業國家，銷售工業品的市場也解放出來了。以前這些地方，都是輸入英國，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商品。現在由這些國家輸出商品不能有也談不到。一切這些，遂惹起了美國工業及農業空前的發展。把美國造成了世界最富的國家。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心，因為大戰遂

由歐洲搬到美洲來了。

一九〇五年，美國輸出了十萬萬美元的農產品及原料品，而只有四萬六千萬美元的工業品。在大戰的時候，工業空前迅速地發展起來了。一九一四年，美國的工業生產了總數為二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萬美元的全部生產品。一九一八年，就已經有六百二十五萬八千萬美元了。

在大戰期間，紡織商品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四十，鋼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四十，石煤採掘及銅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亞鉛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八十，石油採掘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五。海船建造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擴大到十倍以上，汽車生產擴大到兩倍以上。在大戰期間，美國變成了輸出工業品的工業國家。一九一九年，由美國輸出了二十萬七千二百萬美元的工場製品，消費資料及原料却只有十四萬零八百萬美元。但美國的農業，在大戰期間也大步前進了。收穫量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大約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家畜的數量增加得更多。

大戰把美國造成了世界最富的國家。以前最富的國家是英國：她在資本主義世界占有指導的地位。她在各國都有資本，其中並有美國——都是英國的債務國。英國的貨幣——英鎊——在世界上認為是最穩定的。英鎊會貶價，連設想都不可能。大戰却完全變更了；英國在大戰中喪失了自己財富的絕大部分，並退到第二位，而美國却驚人地富足起來了。

大戰的結果，毀去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好運。英國喪失了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支配權。她被迫把自己的支配權讓給了少壯的敵手——美國。

英國和美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帝國主義矛盾的主要核心。



協約國間的  
債務  
與德國的  
賠款

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間，美國的出超為一百八十萬萬美元，換言之，她供給歐洲交戰國家的商品，比較由她們在輸入的商品的形式中所抵銷的，多過了一百八十萬萬美元。這種巨大的數額，是用什麼來清償呢？美國由牠們取得了什麼呢？

首先是把在美國屬於歐洲布爾喬亞的企業，都轉歸美國人所有。在這上面折成相當的數額，約為三十萬萬至五十萬萬美元。其次，是把全世界黃金儲蓄的一半以上，集中在美國來了。交戰國家把自己的黃金儲蓄，送到美國用來交換他們所需要的軍事設備及對於軍隊和人民的消費資料。像這樣，大戰以後，協約國欠美國的債務約為二十萬萬英鎊。英國欠美國的債務約為九萬萬英鎊，英國由自己的債務者取得的債權，約為十六萬萬英鎊。結果，遂於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間締結了關於調整戰債的協定，把以前協約國及其他國家欠美國的債務，規定為二十四萬萬英鎊（帶有利息）。以前協約國欠英國的債務，是削減到了這樣，最後結果是他們付給英國的應當等於英國付給美國的。

至於說到德國的賠款，那末牠的總額，最初規定為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馬克。一九二四年採用的道威斯計劃，遂把關於賠款總額的問題放作懸案，但迫使德國直到一九二九年以前，每年的支付額在最近幾年應為二十五萬萬馬克。一九二九年，代達道威斯計劃的楊格計劃，是迫使德國在五十九年期間，每年平均償付十九萬萬馬克的金額。楊格計劃總共只實行了一年又十個月。從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實行了所謂的胡佛的緩付辦法，這種辦法把一切戰債及賠款的支付暫停一年。

德國以現金償付了的賠款總數，各時期總共為六萬四千五百萬英鎊。

由世界大戰承繼下來的德國賠款和協約國間的債務，是戰後資本主義體制最焦躁的場所之一，是資本

主義國家陣營中最殘酷鬥爭的癥結之一，是最尖銳的矛盾的毒癩之一。美國在賠款的事件中，是站在不干涉的立場：說這是歐洲內部的事件，對於美國無干。但她却非常激怒地對自己大戰中的同盟者要求清付戰債。經濟恐慌的發展，無論對賠款，或是對許多其他的債務，都引到事實上的停止清付。自然，這種停止清付，是愈益銳化了帝國主義間的關係。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世界大戰及蘇聯革命的勝利，銳化了帝國主義列強和殖民地國家間的矛盾。大戰期間及戰後，更激化了對殖民地的榨取。交戰國經濟中無數的破洞，帝國主義者企圖藉殖民地來填補。由殖民地及屬國輸出了大批食品及工業原料。某幾個列強，甚至在殖民地招募了軍隊，把他們送上前線充做炮灰。

同時，戰爭却對殖民地工業的發展給與了激動。在大戰年間，宗主國不能對殖民地供給工業品：她們的工業是在從事着更重要的事務——她們是在對戰爭服務。殖民地的工業企業於是擴大起來了，勃興了新的工場及工廠。工業普羅列塔利亞也成長起來了。同時，對殖民地的壓迫卻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更激化了。在殖民地成長出來的年輕的資本主義，和老工業國家競爭起來了。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因此愈益尖銳化了。

在殖民地及屬國，成長了並擴大了革命運動。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和勞動大眾反對榨取的羈軛的鬥爭結合起來了。蘇聯的實例，興奮了並激起了解放的運動。崩解帝國主義陣綫最大的因素，這是中國的革命。蘇聯和中國包括有巨大的領土，居民有好幾萬萬人。是工人階層和她們的政黨在領導着鬥爭。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且是意味着帝國主義大戰及蘇聯革命的勝利，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及屬國的基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中的權威已經覆沒了，她在這些國家裏再無力照舊地來支配了。』(約瑟



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二頁)

企業慢性的  
的運轉  
不足與  
恆久失業

大戰期間，對許多工業部門的製品過度增大了需要。不僅是對於武器與彈藥的需要增大了，而且對於製造彈藥的機器和設備等等的需要也都增高了。甚至軍用消費品上的需要也增長了，如衣服、皮靴等等。一切這些部門以及有連帶性的企業都擴大了。牠們的生產設備及生產能力也都增大了。

大戰以後，當專用於軍事上的需要衰落了的時候，企業都是以非全力的運轉在工作着。所增大的生產設備的巨大部分，指示爲不需要了。牠們都不能利用了。牠們無事可做了。直到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襲擊以前，計算資本主義工業生產設備的運轉，在最重要的部門裏，也沒有超過牠的能力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例如美國，甚至在一九二九年恐慌襲擊以前，生產能力就石煤說來總共利用了百分之六八，原料石油是百分之六七，精製石油是百分之七六，黑色金屬是百分之六〇至百分之八〇。汽車工業是不多於百分之五十，機械製造工業是百分之五五，棉織工業是百分之七二，但在某幾種部門却還更低，例如印刷工業爲百分之五〇，麵粉工業爲百分之四〇，毛織工業爲百分之三六。

企業慢性的運轉不足，是和恆久失業密切地聯繫着的。在總危機的時代，最主要的資本國家，失業對於百千萬工人成了恆久的災難。產業中就業的工人數目，在生產擴大的時候，也甚至降落了。生產的增大，這是藉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性來達到，是藉強化他們的勞動來達到。

例如美國，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間，在這種關係中有過如下的變遷。在工業中，農業中，鐵路上就業的工人數目，縮減了百分之七。生產却增大了百分之二十，工人的勞動生產性提高了百分之二九。在這些領域中，

就業的工人數，目在這些年間大約減少了二百萬人。其中一部份，在商業中與充當汽車夫及其他等等裏替自己找到了工作。但絕大部分是陷於失業。

德國，在戰後的年間，構成了失業當備軍，她不下於一百五十萬人。在英國，恒久失業者，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包括有全部保險工人十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這裏應當注意，絕大部分的失業者，是不屬於這種範疇裏。英國失業者的人數，從一九二〇年以來，不少於六百萬人以下。

『大戰留給了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艱辛的遺產，是企業慢性運轉不足的形式，及存在好幾百萬失業者隊伍。他們都由失業預備軍變成了失業當備軍。』（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二頁）

### 三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

資本主義的破滅，充滿了整國的歷史時代。這是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爭取自己的專政，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的連續。

帝國主義大戰以來的各年間，能够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直接承續着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最尖銳危機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包括資本主義局部安定的年代。第三個時期，是在經濟恐慌的地盤上，帶來了這種安定的破滅，這次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知道的一切恐慌中最深化及銳化的恐慌。

#### 第一

##### 一 時期

戰後最初的幾年間，（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是資本主義全體制尖銳崩解的時代；是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間最殘酷鬥爭的時代，是在許多國家裏，轉到了公開的國內戰爭的時代。在軍事破壞的結算中，人口以物質價值空前的損失，經濟的混亂達到了令人難信的規模。



資本主義一切矛盾都銳化到了極限。大失所望的大眾的不滿增長了。中歐的國家燃起了內戰的火焰。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一九年在匈牙利存在過好幾個月，在巴華爾存在過幾個星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間，資本主義各國都陷入了深刻的經濟恐慌，這種恐慌使矛盾愈益銳化起來。

蘇聯在這些年間，擊退了俄羅斯白衛軍及國際布爾喬亞聯合力量的進攻。國內戰爭，是以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及鞏固結束了，一切干涉的企圖都被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鐵般的堅定性粉碎了。創立了第三國際——世界革命戰鬥的本部。在許多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次產生了揭起革命的社會主義旗幟的康姆黨。

然而布爾喬亞，在許多國家中，由於社會——民主黨的援助，擊退了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進攻，並破壞了他們的抵抗。一九二三年，德國的布爾喬亞從新使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失敗成功了。所以第一期，一方面是以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另一方面是以西歐普羅列塔利亞暫時的敗北來結束了。

## 第

### 二

#### 期

擊敗了工人階層，西歐的布爾喬亞轉到了總的進攻。於是踏入了第二期——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形成局部安定的時期。在資本主義的陣營中，進到了相當的「恢復」另一方面，這個時期，是蘇聯非常迅速的恢復國民經濟的時期，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功的時期。

擊退了工人大眾的進攻，布爾喬亞於是着手來醫治世界大戰所加給的重傷。這種醫治的方法，總括是把因帝國主義獲得搏鬥而來的一切重擔，都加到工人階層的肩膀上去。藉工人生活水準令人難信的低落，布爾喬亞的得了暫時的及局部的資本主義的安定。在許多國家是恢復了貨幣流通，結束了戰時及戰後狼狽的混亂。布爾喬亞着手採取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在資本主義下的合理化，是意味着非常增大對工人的榨取。引用合理化的技術革新，就是用於這種目的。資本主義時期的合理化，是在企業生產量增多的時候，反而縮減了企業中

的工人數目。把一部分的工人擲到了街頭，絕無希望再回到生產中來了。留下的，則以兩倍及三倍的強度來工作，對資本付出自己的全力。

資本主義的局部安定，只能是暫時的，動搖的及腐敗的。牠僅能在最短的時間，使現代資本主義矛盾中的一部分鈍化，但解決這些矛盾牠却没有能力。反之，這些矛盾，却每年都以增大着的力量把自己顯耀出來了。

安定是在個別國家發展中不平衡性強化的標誌下來進行。一個國家由於或種原因，更迅速的就醫好了大戰的結果，別個國家在這種關係中却更落後。各別國家中的貨幣流通，是在各種時期纔走上了相對的秩序。生產機構暫時的活躍，也是在各別國家各不相同的時間開始起來。安定年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在短期間就鮮明地暴露出來了的那些矛盾的來源之一。

和資本主義國家復興中的暫時的安定同時，蘇聯也進行了經濟的恢復，蘇聯沒有外面的援助，獨立地在最短的期間，治癒了帝國主義大戰及內戰所加給經濟生活的沉重巨創。蘇聯實力的鞏固及成長，深化了及說化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被帝國主義者所榨取的殖民地國家，揚起了反對自己榨取者的鬥爭。中國的革命雖然暫時敗北，却没有讓帝國主義者安枕。印度，及許多英國和法國資本的其他殖民地，也都成長了革命運動，增大了並說化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世界的經濟中心移到了美國，美國變成世界的榨取者，非常銳化了美國和歐洲，首先是和英國、布爾喬亞間的矛盾。美國和英國間的矛盾，成爲世界帝國主義鬥爭的中軸。隨着資本主義的工業在許多國家達到戰前生產規模的程度（對一九二七——二八年比較）更非常銳化了爭奪市場的鬥爭。

#### 第十章

踏入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期。這個時期，是以現代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尖銳化特別表明出來



了。

第

三

期

一九二七年的世界經濟，和一九一三年比較起來，石油採掘量為百分之三百，所熔煉的生鐵為百分之一〇二，鋼為百分之一二七，所收穫的棉花為百分之一二五，小麥為百分之一一〇，裸麥百分之九五。進到一九二八年，根據許多商品說來，生產給與了愈益向前的成長。資本主義在大戰結束以後，大體經過了十年，遂走出了戰前的範圍。同時無論各國的內部，或是各國間的資本主義的矛盾，也都進到了空前的增大。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中的第三期，這是資本主義局部及暫時安定崩解的時期；在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以最深沉的形式震撼了資本主義國家全部經濟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情況中，把資本主義的安定襲到了盡頭。

資本主義的安定，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布爾喬亞對工人階層榨取的激化。合理化使階層矛盾銳化到極限。在資本主義條件中的合理化，引到關閉許多衰老的企業，引到縮小留在工場及工廠中的工人數目。增大了慢性的（恒久的，繼續的）失業。甚至在最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工人階層的狀況也非常惡化了。這些年間，因合理化由生產中拋出來的失業者的總數，在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達到了一千萬人。恰好和世界大戰中所殺死的人數是同樣的數字，這一千萬人的命運，被資本主義注定了毀滅；然而其間的不同，只是在『和平』時期，做資本主義的犧牲品，慢性地死亡下去而已。

工人階層的貧窮化，是跟着技術的成長接踵前進，技術的成長，把工人由工廠中擲了出來，同時製出來的商品數量却以非常的規模擴大了。

和商品大量成長平行，依存於大眾購買能力的國內市場却窄狹了。擴大了的生產和大眾縮小了的消費

相抵觸。銷售的困難性加強起來了，迫使各國的資本家，進行爭奪國外市場的慘酷鬥爭。

在第三期，特別強烈地尖銳化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狹小了的市場間的矛盾。使資本主義國家苦惱的，無論內部矛盾及外部矛盾都增大了。第三期帶來了毀滅性最大的恐慌，及愈益成長了的帝國主義新戰爭的危險性。

同時，在蘇聯，由恢復時期過渡到改造時期了。開始實施偉大的工作計劃——五年計劃。改造國民經濟，巨大成長社會主義的工業，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根本改造農村經濟——一切這些，都是意味着地球六分之一的巨大領土上社會主義凱旋的行列。第三期銳化了兩個體制間的鬥爭——瀕死的資本主義和猛烈成長着的社會主義間的鬥爭。在震撼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的空前深刻恐慌的襯托上，蘇聯進行着社會主義凱旋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破滅性，及社會主義的一切優先權，在現時代特別鮮明地現出來了。

資本主義的破滅

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的年間，布爾喬亞的文人，以及對資本一心一意擁護的社會——法西主義的從僕們，都證言資本主義制定完全把大戰所加給的巨創治愈了，把戰後的危機根本克服了。金袋的辯護士，都確認為資本主義力量飽滿，前程無量。社會——法西主義者，自己卑污下賤的逢迎布爾喬亞，確認現在是進到了資本主義繁榮及隆盛的時期，進到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千年王國。這個王國不會知道有任何的撼擊，戰爭，及恐慌了。

機會主義者——第三國際的敵人——在比較更隱蔽的形態中，重復了這些布爾喬亞辯護士的捏造。右派機會主義者，重復了社會——法西主義的關於有組織資本主義的論斷。在由第二期過渡到第三期的時候，右派機會主義者，企圖把第三期當做不是資本主義安定終了了的時期，而當做是牠愈益鞏固的時期。右派機會



主義者，支持了關於美國繁榮的神話，造出了彷彿美國表現『例外』不會被資本主義總危機觸傷的理論。論資本主義的安定，在右派機會主義者的眼中，是鞏固的及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最初企圖否定資本主義安定的一切意義，來成就左傾的口號，但不久他們就完全附和和在讚美資本主義安定的鞏固性及穩定性的同聲合唱以內了。右派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甚至當布爾喬亞大部分政治家都被迫承認恐慌存在的時候，他們都不希望承認現今世界恐慌的襲來。

蘇聯的黨及國際，早在局部安定的時期，就預見到有出現新恐慌的必然性，蘇聯的黨，是由革命的，卡爾——伊里奇的分析現代資本主義中不可避免發展的那種內在矛盾來出發。約瑟夫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次黨大會的報告中，就極力說過，『由安定會產出資本主義恐慌的成長。』他說道：

『早在十四次黨大會的報告中，曾經說到資本主義能夠達到戰前的標準，能夠越過這種戰前的標準，能夠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但這却不是意味着——也遠不能意味着——資本主義的安定就會因此是鞏固的，說資本主義能回復自己戰前曾經有過的穩定性。反之，由於安定的本身，由於生產在成長，由於貿易在增大，由於技術進步及生產可能性在增進，同時世界市場，這種市場的境界及個別帝國主義者羣的勢力範圍，都或多或少成了安定的，——正由這裏會成長出來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及最尖銳的恐慌，這種恐慌會孕育出來新的戰爭，並威脅任何安定的存在。』

『由局部的安定，會成長出來資本主義恐慌的激化，成長出來的恐慌會崩解掉安定。——這就是歷史現階段中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十五次黨大會紀錄三九頁）

向後的發展，證明了約瑟夫這種推斷的正確性。一九二九年年末，已經出現了『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的，

最尖銳的恐慌。」這次恐慌，覆沒了布爾喬亞及資本主義辯護士社會——法西斯主義的一切捏造，覆沒了一切機會主義的理論。這次恐慌，證明了蘇聯的黨及國際對第三期所給的評價有絕對的正確性，現今的恐慌，在自  
己的發展中，如同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國際中央執委會十二次全會的決議所指出的一樣，襲到了資本主義  
相對安定的盡頭。



## 第十五章 經濟恐慌與特種蕭條

資本主義  
總危機的  
基礎上的  
經濟恐慌

數年來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慌，是在跟着帝國主義大戰同時出現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地盤上展開起來。現時的恐慌，是在資本主義衰落及破滅的時代中，在大戰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中爆發起來。

現時的恐慌，是以最本質的情況不同於先前資本主義的一切恐慌。和資本主義體制平行，現今更存在着勝利了的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世界現今是立於兩種體制競爭及戰鬥的標誌下，這兩種體制，是瀕死的資本主義和連續勝利的社會主義。恐慌以非常的力量震撼了資本主義各國。同時，在蘇聯，却進行着空前的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走上了不可思議的躍進。蘇聯勝利的建設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國家被剝削的及奴隸化的勞動大眾，指示了由奴屬及壓迫，貧窮及破滅的專制中的唯一出路。

經濟恐慌，大約是從一九二九年秋季在兩個對立的發源地同時開始，這是東歐及南歐的落後國家——波蘭，羅馬尼亞，及現代資本主義最先進的，最強有力的國家——美國。恐慌由這兩個發源地擴張了資本主義的全世界。

恐慌以最大的力量，圍襲了現代資本主義最有勢力的領導的國家——美國。數年的長期間，一切布爾喬亞的阿諛者，一切牠的學術從僕及奴婢們，其中有社會——法西斯者，都歌頌了美國的繁榮，並斷言這種繁榮前途無量。恐慌却無情地反駁了並否定了這些無恥的謬論。

現今的恐慌，是戰後第一次的世界經濟恐慌。現今的恐慌，是不均衡地在各國發展着：一個國家，更早就被恐慌圍襲了，而別個國家却更遲些。恐慌是以各種不同的力量圍襲了各國。這裏，她却沒有更少的圍襲資本主義全世界，被恐慌寬赦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個都沒有。所以，雖然恐慌圍襲個別國家有不均衡性，但恐慌却以自己的鐵腕，擁括了資本主義一切國家。

在先前的時代，當資本主義還沒有走到衰落的時候，恐慌通常是追隨在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成長，充分長期的活躍及上昇的後面。現今的恐慌，在這種關係中，却以根本的形式不同於先前『普通的』恐慌了。現今的恐慌，在各國預先只有一剎那的活躍。

這些一剎那的活躍，在各別的國家，是在各種的時期有地位。而且都繼續得很短。德國走在活躍的標誌下是一九二七年。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景氣就已經開始衰落了。波蘭著名的活躍，是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有地位。日本，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二九年年初是走在活躍的標誌下。反之，在這種國家，如英國，奧大利，巴西，恐慌以前的活躍却完全沒有。恐慌以前的時期，在經濟生活中是顯着很大的蕭條。

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分析了資本主義世界最近幾年間的狀況說道：

『在經濟的領域裏，這些年間是延續着世界經濟恐慌的年代。恐慌不僅包括了工業，而且是整個的農業。恐慌不僅騷擾了生產及商業範圍，牠更轉移到信用及貨幣流通的範圍，顛覆了國與國間所樹立的信用的及本位貨幣的關係。倘若以前是爭論什麼地方有沒有世界經濟恐慌的人，那末現在關於這事已經不再爭論了，因為恐慌的存在及其破壞性的活動是過分明顯的了。現在是爭論關於別的問題——即能不能由恐慌中找到出路的問題，而倘若有的話，那末是以如何的形式使牠實現的問題。』(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



生產過剩的恐慌

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切恐慌一樣，現今的恐慌是生產過剩的恐慌。所生產的商品比較市場所能容納的太多了。

『這意味着，所生產的紡織品，燃料，工場，工廠的製品，食料品，比較那些收入停在最低水準上的人民大眾——主要的消費者，用現金所能購買的是太多了。因為人民大眾的購買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是停在最小限度的水準上，那末『過剩』的商品，紡織品，五穀等等，資本家就只好囤在堆棧裏，或甚至毀掉，藉以維持高度的價格，生產縮小了，工人解僱了，人民大眾因為生產了過分太多的商品而陷於不幸了。』

(約瑟夫·伊奇里主義問題三四六頁)

生產過剩的恐慌，是意味着沒有銷路，市場收縮，工場和工廠停閉，生產縮小。巨大數量生產了的商品找不到銷路。這就引到了各種商品的堆積，形成了原料，工業商品，農業產品大量的存儲。這些存儲壓迫着市場。商品存儲的大部分，被資本家拿來毀滅，藉以制止價值的下落。資本家本着這種目的來縮小生產。一切這些方法，援助着資本家在短期間內，對某幾種商品的價格，能維持比較高度的水準，但恐慌的活動，却比較資本家的一切方法顯示着更有力。銷路減小，市場收縮，存貨堆積，而不可避免地會引到價格的慘落。在現代獨佔資本主義的時候，最強有力的獨佔聯合，利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藉以把自己的商品價格維持在高度的水準上。因此價格的跌落極端不平衡。在最有勢力的托辣斯及卡特爾對自己的商品維持充分高度價格水準的同時，一切其他部門的價格，却都無法阻止地向下跌落了。

銷路缺如，存貨堆積及價格跌落，遂引到生產縮小。生產衰落就有許許多多的結果。失業隊伍猛烈地增大

起來了。企業的運轉度低落起來了。因此生產的成本增大起來了。同時，商品的價格却向下飛落了。資本主義經濟比較薄弱的一環破裂了。破產增多了。信用及金融恐慌爆發起來了。

資本家把好幾百萬的工人擲到了街頭。失業者喪失了一切資料或取得乞丐般的救濟。留在工作上的，則領取非常減低了的工資。工人的工資完全縮小了一切這些，遂愈益縮小了工人大眾的購買能力。同時，恐慌更在農業中縮小了農民的收入。農民大眾都破產了。

國內市場的縮小，迫使資本家實行爭奪國外市場的決死鬥爭。但國外市場——這或是別個工業資本的國家，或是農業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每個工業國家的布爾喬亞，都努力保護自己的市場，以阻止外國競爭者的侵入。爲了這種目的，實行了空前高度的關稅，直接禁止商品輸入等等。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農業國家的市場，則因爲農業恐慌破滅性的活動，因爲對殖民地的壓迫及榨取的增長，衰落及縮小到了極限。一切這些，遂引到對外貿易破滅的衰落，引到爭奪市場的鬥爭極度尖銳化，引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巨大的增長。這裏是一九三一年，英國一家布爾喬亞的雜誌，對於美國恐慌圖畫所描述的實例：

恐  
慌  
的  
圖  
畫

『最近幾個月，擁括了大多數美國人的一切深刻的狼狽，歐洲人甚至連想像都不能想像。美國的居民，數年來是都被不斷成長着的繁榮的汎論陶養着。都相信股票將會永久上漲，都會愈益富有。當交易所的有價證券引到慘跌的時候，若是許多美國人會開始想到世界浩劫來臨，這是不用驚異的。恐慌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爲美國沒有失業保險。失業者必需藉慈善家的救濟來生活。紐約和芝加哥，約有一百四十萬人，都是專藉慈善家的救濟來生活的。在美國其他的城市，也都有和這同樣廣大的大眾。』

『農業區域，也都深深地被恐慌打擊了。棉花，小麥及其他的農業商品，都按照成本以下的價格來出賣。』



僅只密士失比自治州一處。破產的農民就把自己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出賣了，是爲的取得有繳納租稅的可能性。幾十萬的職員及知識份子，也都被失業及餓死所迫害。好幾千的大學生，都由於完全沒有資力，被迫拋棄了自己的學業。倘若廣大的大衆都喪失了工作，那末商人也就都要破產，不能清付自己的債務，像這樣，破產的波浪，是逐漸愈益增高起來。美國擾狂的別一個原因，是根源於對銀行完全不信任。從恐慌開始，約有四千家銀行破產了，在很多的場合，存款者變成了乞丐。把自己的貨幣存在銀行中的人們，不敢確信他們能取得這些貨幣。銀行常常確被存戶圍攻起來，他們要求付還自己的貨幣。在和這事的聯繫中，迫使銀行在自己的金庫中要保持着巨額的貨幣不敢動用，專來應付存款者在任何的頃間有取回自己的貨幣的可能性。

『可以說一切建設都停止了。新的摩天樓非常稀少。一九二九年以後建築的大多數摩天樓，住着人的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汽車的運轉非常縮小了。好幾條鐵路都停工了。數年前顧客常常擁擠的商店，現時歡迎購買者，簡直是和接待自己的父親一樣。』

一切恐慌  
中最深刻  
的及最尖  
銳的恐慌

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有過許多恐慌，但任何時候，也沒有和這同等尖銳及深化的恐慌。按自己的規模，按自己的力量及期間的長度，按自己在資本主義經濟各方面的影響的深度，現今的恐慌，使以前有地位的一切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

『資本主義各國中現今的經濟恐慌，不同於一切類似的恐慌，其間因爲牠是最持續的及最拖延的。倘若以前的恐慌，總括不過一——二年，那末現今的恐慌，已經繼續五年了，牠一年年地在掃蕩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並由其中汲盡以前年代所積蓄的脂肪。無用驚異，這次恐慌，是一切恐慌中最嚴重的恐慌。』（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九頁）

關於這事，表明恐慌深刻及尖銳的一切主要指數都證明了。根據一切描繪生產的衰落，失業的規模及工資的降低，商品價格的跌落，對外貿易的衰落，交易所股票行市的跌落，等等的主要指數，現今的恐慌，是使資本主義歷史中有地位的一切先前的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

這裏的表，牠給與了現今恐慌和先前恐慌的衰落在百分率中的比較。

在現今恐慌的狀況中，生產的衰落，達到了資本主義存在以來的恐慌歷史中沒有先例的規模。在過去的恐慌期間，生產的衰落，倘若達到了百分之一〇——一五，就認為是非常深的了，現今的恐慌，對資本主義全世界生產的縮減，達到了巨大的規模，——由三分之一以到五分之二，而個別最重要的國家，牠曾經達到了二分之一。

這種空前的生產縮減，把資本主義各國家遠遠地向後擲退了。

根據資本主義國家個別工業部門關於生產水準最準確的材料，下表指出了一九三二年的生產，當時所達到的最大衰落點，竟退到了先前那一年的水準。

恐慌的年代	世界的生產			美國的建築工業			對世界貿易		股票行市		世界商賈價格的跌落
	鐵	提煉	建築	工業	對世界貿易	美國	法國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	八·九	—	—	五	—	—	—				
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	一〇·〇	—	—	四	—	—	—				
一八九〇—一八九二年	六·五	—	—	一	—	—	—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	三三·〇	—	—	七	—	—	—				
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	四三·五	—	—	—	—	—	—				
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	六六·八	—	—	六〇	—	—	—				



國別	石煤	鐵炭	鋼	棉花消費
美國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三年
英國	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二年
德國	一九〇九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九年

以前一切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充分能夠說，在一九二一年恐慌的時候，當時的失業，就那時說來是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失業者的數人大約達到一千萬人。但在現今恐慌的時候，失業者的數，在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就達到了四——五千萬人。

什麼原因使恐慌具有拖延的及長期的性質，使牠空前的深化及銳化呢？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以如下的形式把這些原因表明出來。

恐慌空前深化的原因  
 「這首先能解做是工業恐慌無例外的囊括了資本主義各國，遂妨害了一國藉犧牲別國來迴避的陰謀。」

「第二這能解做是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的綜合，這種農業恐慌無例外的囊括了農業國家及半農業國家，遂不能不使工業恐慌複雜起來及尖銳起來。」

「第三這能解做是農業恐慌在這時激化了並囊括了一切農業部門，其中並有牧畜業，牠引到了充分的退化，引到了由機器轉到手工勞動，引到了用馬匹來代替曳引機，引到了對人造肥料的應用，非常的縮減，而有時且完全拒絕，遂愈益延長了工業恐慌。」

「第四這能解做是在工業統治着的獨佔的卡特爾，努力在商品上保持高度價格，——這種情形把恐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部門，是被恐慌向後擱退二五——四〇年了。

世界上前未曾有的生產的衰落，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巨大的失業聯絡着的。按失業的規模，現今的恐慌，也使

慌弄成了特別病態的，並妨害了存貨的銷散。

『末了——這主要的，能解做是工業恐慌乃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中爆發出來，當時資本主義，無論在主要國家，無論在殖民地及屬國，都已經沒有，也不能有大戰及十月革命以前牠所有的那種力量及鞏固性，當時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由帝國主義大戰，繼承了企業慢性的運轉不足及好幾百萬失業者隊伍，她再沒有力量由牠們中解放出來。』

這就是決定了現今工業恐慌深深地拖延性質的情形。』（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九——五四〇

頁)

信用恐

慌

及破產

現在資本主義獨佔性質的結果之一，是在信用恐慌中所展開的一定的特性。

在先前恐慌的時候，信用領域是公開地，猛烈地顯現恐慌的最初領域之一。銷售的停滯，十分迅速地沒有發賣自己商品可能性的企業引到了破產：沒有貨幣用來清償自己的債務，牠們被迫宣佈破產，即是宣佈無力清償債務。在前於獨佔資本主義裏的企業破產，非常迅速地就會惹起和這些企業有聯繫的銀行的破產。同時企業的破產，致令縮小了生產，於是最有能力的及鞏固的企業，由市場上驅逐了較弱的企業。像這樣，恐慌破滅了小企業及一部分中等的企業，遂愈益強化了幾個大資本團體的地位。

現代資本主義的獨佔性質，使信用恐慌僅在一九三一年纔公開地爆發起來，當時經濟恐慌已經非常深沉地囊括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

在現代資本主義中佔統治地位的獨佔，從恐慌的最初，就把由恐慌而來的損失，都轉嫁到非獨佔部門的肩上去，非獨佔的部門中是中等大的企業占優勢。同時，獨佔以強有力的形式來進行縮小生產，藉以在強力



縮小銷售的情況中，來維持高度的價格水準。生產縮小，不可避免地引到利潤的縮小，引到賠本，引到個別資本家團體間利潤分配中的巨大激變。

恐慌惹起了空前大量的破產，這裏的表，牠給與了關於這事的表現。

國別	破產的數目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美國	二二九〇九	二六三五五	二九二八八	三三八三三	一七七三三
英國	五九〇	六二八七	六八一八	七三二二	四九七
德國	九六四六	一五四八六	一九二五四	一三九六六	三七一八
法國	六〇三	六二四九	七三〇〇	九〇一四	八三三
波蘭	五一六	八一五	七三八	五四五	二五九

崩解，在自己的輪次又造出了工業的困難，並惹起了新的工業破產。

信用恐慌，首先是在德國和奧國爆發起來。一九三一年春季，奧國最大的，在自己的手中握有全國工業百分之七五至八十的銀行破產了。以後，德國許多最大的工業企業都接繼着破產了。一九三一年六月，德國第三位的大銀行（達爾式塔德銀行及國家銀行）破產了，別一家最大的銀行——德列登銀行也破產了。信用恐慌的波浪由中歐轉到了英國，更迅速的囊括了法國，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在恐慌的打擊下，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及一九三二年，世界獨佔資本所組成的『美麗且傲慢』的許多大企業都崩解了。瑞典火柴托辣斯克列希爾崩解了。克列希爾是在美國的貨幣上工作，努力獲得了各國的火

信用恐慌早就增長了。和銀行有聯繫的企業的破產，資本主義各國國家預算的困難，利潤的縮小及損失的增大，股票行市的跌落——一切這些，準備好了信用恐慌的爆發，牠特別有力地在一九三一年間爆發了。因為生產及價格的衰落，生產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存貨貶價等等而發生的工業的破產，不可避免地會引到信用機關的破產。銀行的

柴獨佔。牠實行瘋狂的鬥爭來反對蘇聯：蘇聯輸出火柴，對於牠是不希望有的障害，在自己破產的前夜，克列希爾自殺了。他死了以後，曝露了他在最後的時期，僅是在許多詐欺及欺騙的詭計上支持着，用這些欺詐，他暫時救出了自己的破產。並且曝露出來了許多國家著名的政治家，都被這位火柴大王所收買。許多社會——法西主義的領袖，都是受他的接濟。

同樣的欺騙者有資本主義美國最大的企業家之一——印司爾。一九三二年春季，他的康採恩破產了。隸屬於這個康採恩，有美國六十個都市的發電廠，瓦斯工廠及自來水公司，資本有五萬萬美元。

『恐慌不限於生產及商業的領域，而且囊括了信用制度，本位貨幣，債務證據等等的領域，粉碎了傳統地樹立的個別國家間，以及單個國家裏社會團體間的相互關係。』

『商品價格的跌落，在這裏占有很大的作用。雖然有獨佔卡特爾的阻止，價格的跌落却仍跟着自然的勢力在增大，其間，無組織的商品所有者——農民，手工業者，小資本家——的商品價格，是儘先並大大的跌落了，僅只有組織的商品所有者——在卡特爾中聯合了的資本家——的商品價格，纔是漸次地在更小的程度中跌落下去。價格的跌落，使債務者（工業家，手工業者，農民等等）的狀況成了不堪容忍的，反之，把債權者的狀況却造成了空前優越的。這種狀況，必然會引到並實際引到個別企業者及商號的巨大破產，最近繼續的三年間，在這種基礎上，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破滅了幾萬家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破產以後，遂都實行了使債務者的狀況相當緩和的本位貨幣的貶值。本位貨幣貶值以後，——無論對內債務抑或對外債務，都經國家決定合法的不償付。』（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〇頁）

恐慌的發展，引到了最廣大的通貨膨脹，即是本位貨幣貶值。價格的跌落，使債務者的狀況空前困難起來：



通貨膨脹  
及爭奪市  
場的鬥爭

當價格跌落了的時候，現在必須償付的同數量的債務，比較以前當他借債的時候，要費去他更多數量的商品。價格的跌落，在個別債務者——企業家的肩上，遂加上了追增的負擔，牠極端惡化了有巨額債務的各國的狀況。怎樣纔能由這種狀況逃出呢？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找到了兩種途徑的出路：一條是停止還債，別一條是通貨膨脹。隨着恐慌的增大，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個接着一個停止了還債。但這還嫌不夠，牠們都走上了通貨膨脹的大道。走上這種途徑的，最初是比較更弱的國家。一九三一年秋季，英國也把自己的本位貨幣放上了貶值的途徑，英國政府停止了兌現，並把英鎊貶值。本位貨幣的貶值，替債務者帶來了緩和；他們現在能够用減低了價值的貨幣來歸還債務了，即是拿更賤價的貨幣來償還債務了。但通貨膨脹在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中，也有巨大的意義。

貨幣貶值，使資本主義國家於世界市場上在其他國家前面有了優先權，取得這種優先權，是因為她的商品，在這種場合用黃金來計算比較更低廉。紙幣的價格甚至會增大，但倘若把這些貨幣換成黃金，那末就顯出了把自己的貨幣減低了價值的國家的商品，就對黃金的比率說來，是成了更廉賤的。那些按以前的價格來出賣商品的國家，這種價格和黃金比較起來是沒有貶值的，就會顯着失敗。因此我們看到，世界別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她是世界最富的國家，也同樣開始把自己的貨幣貶值，把美元貶值了。

這是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資本主義全世界都把美元和英鎊認為是最穩定的。資本主義全世界的事業家都對牠們祈禱，都相信牠們的堅定，把牠們看得和黃金相等，其他較貧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牠們裏來保存積蓄的資金。但這兩個堡壘傾頹了，並在自己後面曳倒了其他附庸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第三個強大的，在大戰期間暴富的國家——日本，也把自己的貨幣比較以前對黃金的價格幾乎貶低了三分之二。由於這種

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貨幣價格的跌落，又增大了資本家中間新的喧擾，新的混戰。因為每個把自己的貨幣貶值了的國家，在世界市場上能够更廉賤的出賣自己的商品，來打擊競爭者。所以在爭奪市場的格鬥裏，遂出現了新的武器——貨幣貶值。用這種武器來實行本位貨幣的戰爭。

一九三三年年底，資本主義全世界只有四個國家保持着金本位，這是法國、比利時、瑞士及荷蘭。一切其餘的國家都走上了通貨膨脹的途徑。

「顯然，在這些動搖了信用制度的基礎的現象以後，必然會進到並實際地進到了停止債務及外債的清償，停止同盟國債務的清付，停止資本出口，從新縮小對外貿易，從新縮小商品出口，強化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強化各國間的貿易戰爭——傾銷。同志們，正是傾銷。我不是說假造的蘇維埃的傾銷，關於這事，歐洲及美洲高貴的議會有些高貴的議員，不久以前已經完全叫得嘎聲憂氣了。我是說真實的傾銷，現在幾乎全體「文明」國家都在實踐着的，關於牠，這些大膽的及高貴的議員，却都見解分明地保守着沉默。」（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一頁）

生產過剩的恐慌，在經濟的一切部門中，都引到了生產大大的衰落。從一九二九年秋季起以至於空前的規模使生產後退了。

至一九三二年止，資本主義各國都在空前的規模中引來了生產的縮小及減少。

同時，蘇聯每年對生產都給與了非常的，新的增大，被恐慌的鐵腕所緊壓的資本主義世界，却

這裏，是根據官廳的材料，所編成的關於蘇聯及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量的變動表，牠是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曾經引用過的。





他的報告中所引用的關於這種事件的計算。

由這個表裏，看出英國及德國的工業，現在是低於戰前的水準。美國的工業，牠在一九二九年已經達到了戰前規模的百分之二七〇，現在僅是超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一〇。同時，蘇聯社會主義的工業，比較戰前帝俄的工業幾乎增大到四增。

生產力

資本主義各國生產慘滅的縮小，是意味着生產力空前的破敗。

的破壞

用勞動大眾的血汗以創造的生產設備，是在最小的程度中利用着。巨大多數的鑛礦爐及馬爾丁氏煉鋼爐，礦坑及礦山，機器製造工廠及紡織工場都停止了運轉。以最新的技術設備了的企業也沒有工作。投在這些企業裏的巨額資金都失去了一切作用。企業自身因停止而倒壞了，絕大多數開工的企業，也是以不完全的運轉在工作着。

企業運轉不足的程度，及工業生產可能性沒有利用的程度，比較生產的縮小更非常高。事實是在恐慌以前，主要國家的工業也遠不是以完全的運轉在工作着。生產設備大大的運轉不足——這是資本主義體制總危機鮮明的表現之一。

工業的主要部門，在恐慌以前，就不能完全利用自己巨大的生產可能性。在恐慌及生產衰落的結果中，生產設備的運轉不足更巨大地增長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美國鑄鋼的設備只有百分之二三，生產汽車的機械只有百分之二一。是仍在開工。德國全部工業的運轉，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落到百分之三六。而重工業的運轉却還更少。

美國四年間破毀了六十座熔礦爐。一九三一年，每年生產性在七十一萬噸的十二家馬爾丁氏法的煉鋼



工廠都破產了，毀壞了十三架輾壓機器。德國二十三座熔礦爐及三十八個馬爾丁氏法的煉鋼組合都破產了。在布爾喬亞的報紙上，能够找到幾十處記述資本主義各國成長起來的機器的巨大墓地。許多閉了門的工廠及堆棧閉放着的强有力的起重機，荒廢了的長了草的工廠軌道，整排宏壯的貨船及客船，成林的滅了火的工場烟囪，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區域中，延長到幾十哩路。

人民收入的低落及國民財產的減少

工業中生產的縮小，所生產的商品量的縮小，運轉的減少，是意味着每年在資本主義國家所生產的價值總額的減少。這是意味着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收入降落了，即是說某一國所生產的生產總數減少了。

但在恐慌的影響下，不僅是資本主義國家每年的人民收入降落了。停工的工場倒壞了。未曾修繕的房屋成了無用。沒有耕種的地面長滿了雜草。沒有在事業中消費的機器生鏽了，並成了無用。沒有銷路的大量已成品用各種方法消滅了。以各種各樣的形態，把在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集中的，幾十年來頑強的艱辛勞動所積蓄的財富，引到了空前的掠毀及消滅。把許多世代勞動所積蓄的生產力引到了空前的濫費。某一國所有的價值總額——工場及工廠，房屋，機器及設備，已成品及原料品的價值總額。普通叫做某一國的國民財富，這種財富，在資本主義各國，自然不是握在人民的手中。反之，牠在資本主義下，是集中在少數一羣榨取者及寄生者的手中，確實和這一樣，資本主義各國的人民收入，也完全不是歸屬國民大眾，而是把自己絕大的部分，都落為少數之又少數的寄生者所有。

下表指出了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恐慌最初二年間國民財富及人民收入的低落。（單位十萬萬美元）

國別	國民財富		人民收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美國	400	240	9.0	5.0
英國	125	69	19.0	11.1
德國	80	46	15.5	9.3
法國	68	32	9.0	6.7
意國	35	18	5.0	3.0

這些數字，指出了在恐慌的兩年間，五個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損失了自己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四十。（由恐慌之初的六千九百三十萬萬中減少了二千六百七十萬萬美元。）她們的人民收入，在這同一期間，由一千三百七十五萬萬美元落到八百四十四萬萬美元，即是也幾乎損失了百分之四十。

這些數字，給與了恐慌在資本主義世界所引來的，那種空前的破壞最概括的表現。這些數字，鮮明地圖解了資本主義體制全部的不合理及全部的罪惡，這種體制，盲目的消滅了無數的財富，並把億兆的人們注定了無數的苦難及滅亡。

按人民收入的低落及國民財富的毀滅的程度，現今的恐慌是使以前一切的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爲的充分比較，指出一九〇一年恐慌的期間，德國人民收入是縮減了百分之六，一九〇七年恐慌的期間，德國人民收入是低落了百分之四，而英國人民收入則是低落了百分之五。

失業與工人階層的狀況

恐慌以自己的全部重量，壓潰了工人階層。恐慌把工人階層的狀況引到了空前的惡化，把失業及對普羅列塔利亞的榨取引到了空前的增大。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惹起了包括好幾百萬人的恒久的失業。失業，是隨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間所普及的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波浪增大了。藉勞動強度瘋狂的增長，資本家達到了對勞動力費用上的『節省』。幾十萬的工人因此被指爲『過剩的』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英國有百分之八·八，一九二九年二月就有了百分之二二·二的失業者。德國在相同的期間，有百分之六·三及百分之二二·三，或二百六十二萬二千的失業者。美國一九二七年有二百一十萬，而在一九二八年年底及一九二九年初就有了三百四十萬失業者。

一九二九年襲來的恐慌，把失業引到了巨大的增長。生產的縮小，把好幾百萬的工人擲到了街頭。在恐慌的打擊下，對殘留在生產中的工人，是實行了愈益增大的勞動強度，更提高了榨取。

在現今恐慌的期間，失業達到了資本主義全部歷史中空前的規模。資本主義主要各國中的失業者人數，根據最慎重的計算，也達到了四千五百萬人。對於這些數目，還要再加上部分地失業的，即是每星期工作一兩天的巨大多數的工人。末了，這裏是沒有加入恐慌剝奪了最後一片麵包的，殖民地世界的巨大多數的勞動大眾。在恐慌的期間，全世界的失業增大到四——五倍，而在許多國家却還更多。

應當注意到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或種整理了的及可信賴的失業者的統計。普通的統計材料，都是極力壓低了的。

在這樣的國家，比如美國，一般都不實行正式的失業統計。但甚至布爾喬亞的報紙，也沒有能力來掩蔽那種事實，即在恐慌的最低點上，美國約有一千七百萬失業者。這幾乎是這個最富的工業國家工人階層的半數。英國關於失業者人數的材料，是根據社會保險的名冊。這些名冊，指示了約有三百萬的失業者。但最近的幾年間，從社會保險中除去了幾十萬失業者。幾十萬人一般都沒有能力來保險。德國關於失業的官廳材料，是強有力地壓低了的，這特別是在希特勒法西斯政府獲得了政權以後。波蘭工人階層全體一半以上都沒有工作。

現今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很少能遇着家長，兒童，親屬，都不是失業者的工人家庭。這意味着工人

貧乏的工資，必需贍養多數的人口。這是意味着留在生產中的工人，任何時候都不能確信自己的明天，不能穩定自己的命運——被擲到街頭的威脅是恒常地懸在他們頭上。

資本主義國家在給予失業者乞食般的救濟上，資本又加以無情的進攻，在『節省』國家經費的前提下，許多國家非常惡化了失業者救濟的條件。在這種國家，比如法國及美國，都沒有強制的失業保險，失業者只能死於飢餓或仰給私人的慈善。但在那些實行強制失業保險的國家，對於失業者的津貼，都實行無情的進攻。在德國及英國，非常地減低了津貼的數額。此外，對絕大部分的失業者完全剝奪了津貼。

在恐慌的狀況中，布爾喬亞對工人階層的生活條件加以襲擊。在一切國家，都巨大地增長了對殘留在生產中的那些工人的榨取程度。在許多場合，延長工作日都有地位，增大了勞動強度。酬報局部的失業者，是令人難信地低下。勞動條件在一切關係中都惡化了。

工  
資  
的  
減  
低

希爾喬亞利用恐慌的狀況，對人工資的水準作有組織的進攻。在恐慌的年間，一切國家中，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都實行了工資的減低。

在恐慌的年間，工人階層全體所取得的工資總額，是以最有力的形式縮減了。美國資本家於一九三二年，是支出了以前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三分之一）。德國工人階層的工資，在恐慌的三年間，縮減了二百六十萬萬馬克。同時，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在五年計劃的年間，却把工資基金由八十萬萬盧布增大到三百萬萬盧布了。

德國一位經濟學家，計算過最近幾十年間，最主要的資本國家中實際工資水準是在怎樣變遷。建基於這種問題的研究上，他得到這樣的結論：『倘若把現在的實際工資水準，和以前十年的實際工資來比較，那末就



得到如下的結果：德國及美國的實際工資水準，比較最近半世紀的任何時候都更低；英國的實際工資，近於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的水準。』

這些結論，根據個別國家的材料完全確證了。

德國工資的平均率，在最近幾十年間是以如下的形式變遷了（以一九〇〇年爲一〇〇）

一八七—一八八四年	八六
一九〇〇年	一〇〇
一八九四—一九〇三年	九六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一〇三
一九〇九—一九一四年	一〇二
一九一四—一九一三年	八六

最近時期，實際工資水準更受到不斷的降低。倘若以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那末我們就取得如下的圖畫：一九二八年的工資水準，在緩慢提高的結果中達到了一〇〇，以後的各年間就都給與了不斷的降低。

一九二九年	九六
一九三〇年	八九
一九三一年	七九
一九三二年	六四

一九三三年，德國工人階層的物質生活水準，更引到了愈益的低落。

失業者的狀況愈益惡化了，不用說，那些主要是根據政治考慮而來的大批失業者是完全喪失了津貼，法西主義的官廳鬱關，對一切其他類別的失業者的津貼也都實行了減低。

英國英國工人的平均工資額，在最近的幾十年間也顯出了低落。

以一八九五—一九〇三年間爲一〇〇，我們得到結果如下：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是九七，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九年是九六。在相對安定的年間，英國資本主義引來了工資的提高。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又引到了下降：一九二七年是九八，一九二九年是九七，一九三二年是九四。

在美國，工人階層全體的工資，從一九二二年起都是在提高着，一九二九年達到了最高的水準。如以一八

九八——一九〇八年爲一〇〇，那末我們就看到一九二九年是一二五了。但從這時起，開始了不斷的降低，牠把工人階層的物質水準遠遠地向後擲退了。一九三〇年的指數等於一〇五，一九三一年等於九一，一九三二年等於七一。

資本在工人階層生命交關的利益上的襲擊，由普羅列塔利亞廣大的層級方面引起了反抗。同盟罷工的波浪，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國國地展開了。在現今恐慌的條件中，同盟罷工的鬥爭顯出了特別的堅定。她在幫助工人階層判解現實的事態。她明顯地曝露出來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在現今恐慌條件中的罷工，迅速地採取了對布爾喬亞制度挑戰的性質，這種制度是罪惡地把億兆人們判定了無希望的窮困。

工業恐慌  
與農業恐  
慌的綜合

造成現今恐慌特別銳化及深化的，是由於恐慌也囊括了工業國家也囊括了農業國家，也囊括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也囊括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現今的恐慌，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根本矛盾，都裸露並尖銳化到了極限，這些矛盾中並包括了工業和農業間的矛盾。

『在經濟恐慌展開的行程中，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恐慌和農業國家的農業恐慌不是單純地拼發，而是綜合起來了。牠加重了困難，並預定了經濟活動一般衰落的不可避免性。』（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一頁）

工業恐慌引到失業空前的增長，引到工人大衆空前的貧窮化。大衆的貧窮，是意味着農產品銷路的縮減。此外，生產的縮減，又是意味着農業原料——棉花，羊毛等等——需要的縮減。而輪到自己，使農民大衆破產的農業恐慌，又剝奪了他們購買工業商品的可能性，像這樣工業的銷售市場也窄狹了。

農業恐慌，是資本主義無力統制現代發展了的生產力的明顯指標。現代的技術，給與了完全應用新的勞



動方法的可能性，揭開了意味着生產性巨大增長的機械化的可能性。然而資本主義的範圍，對於現代技術的成就是過分太窄狹了。激化了城市和鄉村間的對立性，資本主義把農業注定了停滯及自然生長，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是農業向前發展的道路上的障礙。

農  
業  
的  
衰  
落

資本主義各國農業衰落及停滯，在和蘇聯的對比下更特別鮮明地暴露出來了。僅在一九三一年一年間，蘇聯的播種面積就大約增大了一千萬公頃，而資本主義各國的五穀播種面積，在最近的二十年間總共不過增加了三千萬公頃。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蘇聯的農產品每年平均的增加等於百分之六·二，那時例如美國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間，農產品的增加是百分之七，且蘇聯在個人小經營形態統治的時代（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也有百分之二·七。一九三四年集體農場所給與國家的五穀，比較集體化以前個人農場所給與的多了十萬萬蒲特。而在一九三五年，則給與了比保證廢止糧食券制度的還更多。世界大戰惹起了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嚴重恐慌。許多國家農民大眾的破產，生產的縮減，都是這種恐慌的結果。現今的恐慌，其中是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互相綜合起來了，對於好幾千萬農民的生存帶來了打擊。

惹起了勞動大眾及普羅列塔利亞空前的貧窮化，恐慌銳利地縮小了農產品的需要，對這些生產品的銷售市場窄狹到了極限。市場非常的窄狹，引到形成農產品巨量的堆積，並引到價格慘酷的跌落，堆積形成，銷路縮小，價格跌落，在自己的輪次又惹起了農業中生產的縮小。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倉庫及棧房，都堆滿了巨量農產品的存貨。布爾喬亞的指導者，只能看到一種由這些豐盛中挽救的方法，這是焚燒，朽腐，拋到海裏，消滅存儲，而主要的是縮小耕地，強制農業生產更少的商品。山般

的小麥及玉米都腐敗了及焚燒了，牛乳傾在河裏，……美國把棉花鋪在瀝青馬路上，德國用特別的染料專門來蝕腐種子，好使牠不適用於人吃，只能用來飼養家畜。

農產商品的價格，在恐慌年間強有力地跌落了。例如世界市場上小麥的批發價格，在恐慌年間落到百分之七十，而棉花、白糖、咖啡、羊毛，更賤到半價以下。由這裏好像是城市消費者應當占便宜，應當是人民大眾占了便宜。事實上却並不是這樣。當商品達到消費者的時候，牠是要經過十幾個轉賣商人，批發商人的手，他們是在最大的獨佔中團結了的，却不讓零售價格低落。零售價格，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恐慌年間都跌落得很少，而在某幾個國家（例如德國）甚至還上漲了。但農場經營者，農民勞動大眾是只和批發商人往來，被迫按照最低的批發價格出賣自己的商品，這種批發價格，總共甚至不能彌補種子及農具等等的費用，更談不到勞動的代價。

農業恐慌，引到農產品生產的縮小。布爾喬亞的政府，在許多國家都完全公開地宣傳縮小生產。這，照他們的見解，是緩和農業恐慌的唯一方法。農業生產的縮小，這和工業生產的縮小一樣，是意味着生產力巨大的濫費。小麥及玉米的田場都放着不播種，棉花的，橡膠的，咖啡的栽培地都放着不耕耘，或是完全斫伐掉。和發生這專的同時，當時却有幾百萬的人沒有一片麵包，在自己的頭上沒有遮蓋，沒有最必需的衣服。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縮小了曳引機，機器，肥料的應用，牠們的銷路低落了。恐慌把資本主義世界的農業，引到了直接的退化，引到了空前的衰落。

在農業恐慌的打擊下，是貧農和中農大眾首先蒙受損害。恐慌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引到了貧窮化。恐慌加速了農民的分化，把好幾百萬農民轉入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隊伍。農民把自己生產品所賣得的代價，比較他以



前所賣出的代價僅是不大的一部分而已。

但國家的捐稅，地主的地租，銀行的債務，農民必需照先前一樣，且甚至是按增大了的數額來繳納。貧農的及中農的農場，繳納債務的利息及捐稅的費用，吞去了他們能由市場賣出的代價的絕大部分。爲了稅捐及債務，使農民的農場帶着地的全部農具在拍賣。成百成千的農場，不僅在歐洲各國都已經破產了，而且在美國也一樣，這個國家，是資本公司常常指爲資本主義下農業繁榮及隆盛的實例的。在這種空前破落的基礎上，農民大眾對資本公司地主，銀行壓迫的反抗增長起來了。農民企圖聯合起來，組織自己特種的罷工，反對因債務出賣他們的家財，都拒絕購買被拍賣的財產。在美國有這種情形，當時近鄰的全體農場經營者，他們都集合到被拍賣財產的破產了的農場上來，大家一致對整個農場及一切設備都出價一元。銀行的代表被迫只好延期拍賣，而把債務延期償付。拋棄了自己的農場，破產了的農民增大了在大路上流連乞食者的隊伍。至於資本主義各國的日雇農夫的狀況那更是可怕的。在歐洲及美洲，地主及富農，他們拒絕以現金來酬報所僱用的雇農的勞動力，是成了普遍的現象。因爲以一掬的五穀，以一片半腐敗了的馬鈴薯，在同樣的工作上就能找到城市的失業者。布爾喬亞的斗方文人，在狂叫着回歸土地（即是回歸農村）創設了專門的機關，這種機關當來組織所謂對失業者的『移民地』。但這意味着各種細碎的經營益增加，牠在農具缺乏下，在無希望的勞動下，在自己可憐的小塊土地上，幾乎只能養活自己。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鮮明地顯示了在資本主義下，小生產是如

何絕望的狀況。

現今恐慌最重要的區別之一，是牠由獨佔資本主義的地盤上發展起來。

『現今的資本主義，和舊資本主義的區別，是爲獨佔的資本主義，而這就預先決定了資本主

獨佔  
與  
恐  
慌

壟斷價格及自由價格的比較表

年代	德 國		奧 國		波 蘭	
	壟斷價格	自由價格	壟斷價格	自由價格	壟斷價格	自由價格
一九二八	100.1	106.8	—	—	—	—
一九二九	105.0	97.4	99	100	107.7	93.6
一九三〇	103.1	79.7	96	87	108.9	80.9
一九三一	93.6	60.8	91	76	107.8	63.8
一九三二	83.6	47.5	93	73	106.1	53.5
一九三三	83.9	48.3	93	73	106.1	53.5
一九三四	83.9	48.3	93	73	106.1	53.5

義的聯合，雖然生產過剩，却仍在商品上爭取保持高度壟斷價格的不可避免性。顯然，因這種狀況，恐慌使商品基本消費者的人民大眾成了特別慘苦的及破滅的，於是不能不引到恐慌的延長，不能不妨害恐慌的消解。」（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三五二頁）

布爾喬亞的從僕們，許多年來都斷言獨佔的成長，是意味着過渡到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資本的辯護士神話般說過，在獨佔資本主義上，恐慌會成爲過去。現今的恐慌，充分鮮明地曝露了這種捏造的全部虛偽。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的獨佔性質，只是把恐慌更引到了非常的銳化。把恐慌引到了深化及長期化。

獨佔的支配者，首先是企圖把一切恐慌的重壓，都轉嫁到廣多的消費大眾身上去，甚至在生產過剩的境況中，仍努力保持高度價格。並實際上，雖然生產過剩，許多工業獨佔部門的生產品上的價格，比較其他部門所生產的商品上的價格，是落得非常緩慢的。

在許多許多的場合，恐慌的壓迫，比較獨佔的聯絡，依然表現是更有力的。當價格迅速傾向下落的時候，獨佔自身也就瓦解了。在生產原料的部門中更特別常常有這事。原料上的需要非常縮小，發生大量堆積，最後會迫使生產者去大大的跌價。在這些部門裏，



獨佔同盟顯出無力在高度的水準上來維持價格。

在恐慌的境況中，空前增長了一切隱在獨佔資本主義本質中的矛盾。獨佔支持高度價格水準的趨向，會引到一方面是少數獨佔同盟，和另一方面是牠的生產品的全體消費者大眾間最尖銳的矛盾。獨佔化了的部門，和獨佔占有不大地位的部門間的矛盾尖銳化了。崩裂着個別獨佔體的矛盾非常激化了，個別獨佔組織內部的鬥爭成長起來了。許多獨佔不能支持恐慌的打擊而崩解了。

在恐慌期間，例如下面這些大規模的獨佔聯合都崩解了，國際亞鉛卡特爾，歐洲生鐵卡特爾，國際錫卡特爾。歐洲鋼鐵卡特爾也長期站在最有力的打擊下。德國崩解了人造絲生產者的組織，亞鉛的卡特爾也破產了；法國生鐵新提加也崩解了，以及其他等等。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對獨佔聯合予以強有力的支持。陷於困難狀況中的獨佔，能由政府取得各種補助金及救濟。好幾億兆的馬克，美元，法郎，都像這樣由憔悴的納稅者的口袋，轉入托辣斯資本巨頭的保險庫裏去了。

對  
外  
貿易的  
衰落

生產過剩的恐慌及銷售市場的窄狹，會引到對外貿易的縮減。現今的恐慌，關於對外貿易的衰落，是使資本主義歷史中有過的一切恐慌都落後了。

關於這事，下面這個表證明了，牠給與了一九二九——一九三

一年間世界貿易的衰落，和許多先前的恐慌期間對外貿易衰落的比較。

恐慌期間對外貿易額減縮的百分率：

對外貿易的衰落，削弱了資本主義經濟缺欠牠就不能存在的那種經濟聯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	5%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	4%
一九〇〇—一九〇二年	1%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	7%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	55%

繫。工業國家強有力地縮減了原料的輸入。農業國家縮減了工業品的輸入。這無論在生產中，抑或在廣大的勞動羣衆的消費中，又都會引到更大的縮小。

世界貿易的衰落，以最大的力量，打擊了在世界市場上占有優勢地位的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下面的數字，牠指出了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出入口的縮減。

最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外貿易的衰落（一九二九年的指數爲一〇〇）

國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美國	七〇	七三	四八	五〇	三〇·一	三〇·八
德國	七七	六〇	五〇	七三	三〇·七	四二·六
英國	六六	七六	七三	五三	五七·六	五〇·一
法國	九〇	八五	七三	六二	五二·二	三九·三
意國	八〇	七九	五二	六六	三八·七	四三·六

自己最大的衰落。

由最大的衰落點到  
特種蕭條

對外貿易如此的縮減，引到爭奪市場的鬥爭空前的銳化。個別國家間爭奪銷售市場的競爭銳化到了極度。競爭的鬥爭採取了特別銳利的形態。在每一個國家中，資本家都努力首先保障國內的市場，不讓競爭者由國外侵入。都實行了空前最高的關稅。保護貿易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空前的增大，結果是傾銷非常的激化。

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於一九三二年達到了

最近的幾年間，工業的生產纔相當地提高了。在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期間，生產發生了不斷的動搖，然而這些動搖，却沒有達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所造成的最大衰落點。關於這事，揭載在四三一頁上的兩個表給與了表現，那兩個表的材料是引到一九三三年爲止的。我們來引一個也包括了。一九三四年的表。這個表和前面兩個表的區別，是代替一九二九年的水準而以一九二八年的水



準爲一百。

工業生產量。(一九二八年等於一〇〇)

資本主義全世界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美國	一〇七·二	五七·七	六八·五
英國	一〇七·九	八二·八	八八·三	九九·二
德國	一〇〇·三	六二·二	六九·〇	八五·八
法國	一〇九·〇	七六·〇	八四·〇	七六·〇

像這樣我們看到，一九三二年的水準，是在近幾年間的最後面。克服了最大點，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都相當地前進了。然而還遠沒有達到恐慌以前的水準。資本主義全世界一九三四年所生產的還少於一九二九年所生產的四分之三以下。

因什麼條件轉到了  
特種蕭條

專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所實行的，通貨膨脹的政策及對戰爭瘋狂的準備，來解釋最大衰落點的克服，這是不可信的。某幾個國家。例如日本，軍事工業巨量的定貨，真是佔有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工業狀況中的進步，却在各國都能看出來，其中並包括有貨幣穩定的國家。因此

『顯然，和軍事——通貨膨脹的景氣並行，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力量的影響在這裏也有地位。』(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三頁)

用瘋狂激化對工人階層榨取的方法，用使農民大眾零落的方法，用掠奪殖民地勞動者居民的方法，資本主義在工業狀況中成功獲得了若干進步。榨取的增長，勞動強度的提高，工資的下降，——一切這些，對許多資本家需要薄弱的時候，在商品低價的時候，給與了進行生產的可能性。依藉農民大眾及殖民地勞動大眾原料及食糧上的低度價格，這對資本家也是意味着生產費用的減低。恐慌破壞了巨量的生產力。消滅了大批

的已成品，於最後是減少了他的存儲，使供給與需要的相互關係，在許多場合成了更順利的。弱小企業的消滅，這裏對於更有力的企業遂掃出了延長生命的市場。

蕭條

這樣看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是把自己的最大衰落點放在後面了。工業由自己最大的衰落點轉到了蕭條。

特  
性

「但不是普通的蕭條，而是特種的蕭條，這種蕭條不是把工業引到新的上昇及繁榮，但也不使牠回到最大的衰落點。」（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三頁）

在普通的時期，當資本主義還沒有進到自己衰落及滅亡時代的時候，恐慌是被蕭條所代替，輪到蕭條，又是新的上昇端緒。然而現代的資本主義——這是瀕死的資本主義，牠體驗着自己的總危機，牠裂開了把牠引到滅亡的最深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地盤上，爆發了現今的經濟恐慌，因此牠顯着如此的深度及長度，如此的破壞力及尖銳。現今的蕭條，也在這種總危機的地盤上有地位，因此牠和普通類型的蕭條有根本的區別——牠不是新的上昇，新的繁榮的先驅及端緒。因爲

「一切不順利的條件都仍在繼續影響着，這些條件對資中主義國家的工業，不給與或種真正上昇。這裏要說到在牠的環境中推演出來經濟恐慌的，繼續存在着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要說到企業慢性的運轉不足，要說到慢性的失業，要說到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的綜合，要說到普通預告上昇到來的，固定資本或種真正刷新趨向不存在，以及其他等等。」（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三頁）

轉到了蕭條，愈益激化了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同一期間，一個國家知道犧牲自己的競爭者，遂使自己的工業有了若干活躍，別的國家，却幾乎沒有經濟狀況好轉的徵候。



『雖然許多國家的工業生產有增加，金融巨頭利潤在廣大，但世界布爾喬亞一般地却絕對做不到由恐慌及蕭條裏逃出來，絕對不能制止資本主義矛盾的愈益尖銳化。在若干國家（法國、比利時等等）恐慌仍在繼續着，別一些國家轉到了蕭條狀態，而在那些國家，那裏的生產却已經越過了恐慌以前的水準（日本、英國）又成熟了新的經濟騷擾。』（國際第七次大會根據吉米特羅夫報告的決議）

進攻的觀念在大衆意識中成熟了

震撼資本主義全世界的恐慌，使資本主義體制一切內在及外在矛盾銳化到了極限。長期的恐慌，把工人階層的狀況引到了空前的惡化。廣大的失業，工資空前的縮減，榨取的增長——工人階層在現代恐慌條件中的命運就是這樣。恐慌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蒙受了空前的破滅。隨着勞動大衆的貧窮化，同時成長了牠們反對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

在大衆增大的憤激前面，布爾喬亞愈益由舊的，在以前的條件中用來壓制工人階層服從的方法，轉到了公開的恐怖的法西主義的獨裁。德國的布爾喬亞，在社會——法西主義者的援助下，於一九三三年二月樹立了希特勒血腥的獨裁，布爾喬亞愈益拋棄了民主主義的虛飾，轉到了用公開的血腥的恐怖來反對工人階層。但這裏，牠自身又惹起了威脅着崩裂資本主義全部建築的，階層關係愈益空前的尖銳化。

長期的恐慌，使資本主義列強間的一切矛盾銳化到了極限。在恐慌的條件中，每個國家都企圖把牠的重壓卸在別個國家身上。爭奪市場的鬥爭極端銳化了。在國外市場上應用傾銷，每個國家都同時守護着自己的國內市場，以避免外國競爭者的侵入，債項的停付，使債務國和債權國間的相互關係尖銳起來。恐慌激化了帝國主義時期不平衡發展法則的活動。牠以不一律的力量，打擊了各國，像這樣遂引到帝國主義列強間勢力相互關係中顯著的變動。一切這些，使國與國間的相互關係銳化到了極限。準備新的帝國主義大戰，已經完全公

開地在進行。資本主義各國都在盡力擴充軍備，準備爭取重分世界的新的決鬥。同時，在恐慌條件中，一切工業部門都收縮了自己的生產，但只有一個部門沒有縮小，反而一年年地愈益在擴大——這是軍事工業。這裏日本以武力侵奪了滿洲及向華北推進，已經有好幾年了。中日間的戰爭，使爭奪太平洋的鬥爭銳化到了極限，太平洋上是錯綜着日本、美國及英國這幾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

意大利、法西主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觸動了歐洲帝國主義列強間矛盾的一團亂絲。這種戰爭，孕育着瓜分世界的最大危險性。

在帝國主義首腦部的機密室裏，已經在編制將來大戰的計劃。在這些計劃中間，武裝襲擊蘇聯的草案佔有最顯著的地位。

法西主義勝利了的國家是在喧擾起來。在德國，康姆黨正在進行反對法西主義的英勇的鬥爭並在令人難信地艱苦的條件中，深深的潛行鍛鍊着顛覆法西主義獨裁的力量。在法國，法西主義的煽動惹起了建立工人階層强有力的支柱，牠對鬥爭組織了統一陣線，使布爾喬亞的政客們，被普羅列塔利亞的憤慨真正地驚駭了，在奧國，一九三四年二月，幾萬工人在社會民主黨領袖反叛的令人難信地困難的條件中，進行了好幾日的武裝鬥爭，反對數量上勢力更優越的敵人。

現時最強大的勢力，是蘇維埃××，她佔着許許多多的區域，帶有居民六千萬人以上，她擊退了多次總攻，並創立了自己强有力的紅軍。（譯者註：這事在××已經成爲過去。）

『普羅大衆是還沒有達到進攻資本主義，但進攻的觀念却在大衆的意識中成熟起來——這已經是沒有懷疑的。』（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四頁）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不會親自由舞台上消逝，牠不會自動地滅亡。我們知道，種種說資本主義會自動破滅的理論，僅是會對工人階層的事業帶來重大的損害，在他們中間消滅長期堅定鬥爭的意志，沒有這種意志，戰勝榨取者就是不可能的。無論資本主義的矛盾如何尖銳，對於布爾喬亞却不會作成絕對致命的狀態。只有堅定的鬥爭，纔能決定資本主義體制的命運。

『革命的勝利，任何時候不會自己到來。她需要準備及爭取。但只有强有力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黨，纔能對她準備及爭取。』（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八頁）

（完）

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

(全一冊)

原著者 列昂捷也夫

譯者 胡明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訂正第六版

中華民國卅七年六月戰後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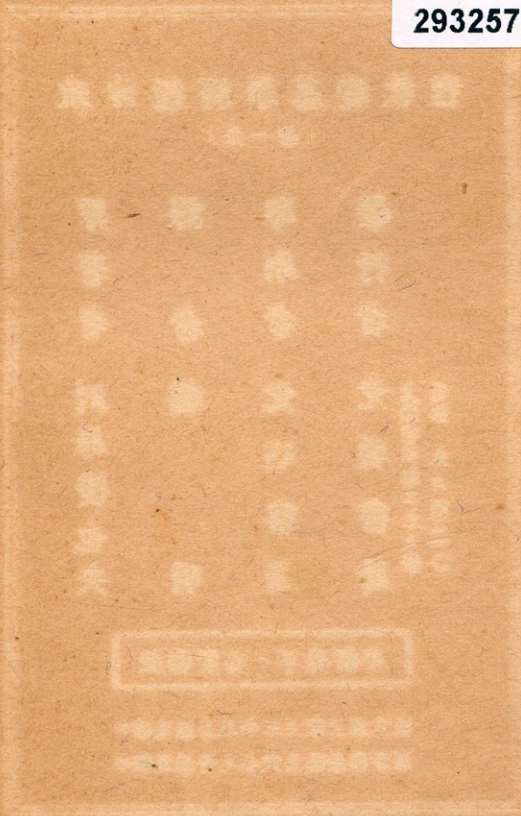
BE # - 1050a

550.16

1068

1948

2932577



平裝	法社分館 LK
來源	舊書重登
登記	97.12.16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932577



基本定價

14.00